

諸子摘要小引

余罷戰蠖伏世屨余余亦屨世
無奈膠膠擾擾視管婆娑文苑
睥睨菀林役形轉甚于是復檢
舊篋理殘編耽蠹魚之餘味解



俗網之嬰羅旗鼓付之兒曹伊
吾隨其夜旦人嘲書癡余唯知
無用以爲用自適之爲適也然
而諸子一集雖言人人殊總之
鼓鑄靈機發動天倪啓肩鑄之

閉袂窅奧之藏神行於無所不
之而理窮於靡所不入要皆妙
合于宗曲中乎節者也向儻藥
籠妄拾餘唾鼓其波瀾今已矣
嗟乎經籍何負於余余自負耳

故韋編幾絕未忍棄去置之案頭以爲家常茶飯兒輩竊窺重余簪履私從剖劘氏請漫續于刊行諸集之後後竣索序於余余嫣然曰傳世珍竒安事糠粃

在前至如魯魚亥豕之謬令賞鑒者爲之噴飭非我也子其勉之若夫嗜余之嗜抽其神理遺其皮毛朽腐新奇更相變幻存乎其人

莆東臯子宋光廷撰



評釋諸子摘要目錄

卷之一

天地

道

心學

為學

人道

人事

人情物理

人倫

卷之二

師友

君子小人

闢邪

出處進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賢

帝王

古今人物

辭受取予

經權

陰陽感應

王霸之辨

六經

文章

卷之三

君學

君道

君臣

臣道

用人

薦賢

聽言

進言

治道

卷之四

御臣

御民

禮樂

朝廷

國事

征伐

馭夷

馭將

將兵

功德

刑賞

祥災

法制

教令

民風

議古

建置

形勢

預防

目錄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評釋諸子摘要卷之一

莆田宋光廷 稗脩 評訂

男 祖駿 爾逸 參閱

祖驊 爾騁

天地

天其運乎謂不運而自行地其處乎謂不處而自止日月其爭于所

乎謂不爭所謝而自代孰王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

是言各自行耳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者耶意者其運

旋而不能自止耶自爾故不可知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

句句精絕皆言花機之自然



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也孰嗟吸是孰居

無事而披拂是披拂風貌 莊子

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

而雕之焉得力而給諸言萬彙紛錯得之自然老子

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取其可以止及槌提仁義絕

滅禮樂吾無取焉耳老子以仁義禮樂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

無取 楊子

有生不生生物而有化不化不生化物而不生者能生不生

者固生不化者能化不化者固生者不能不生化者

不能不化言自不得不生故常生常化 列子

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言物氣形質

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 列子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故天職

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聖居天地之間物職所宜

職主也生各有性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人或

性各有所宜也能而物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形必有所分聲必有

此論天地聖人萬物正當之論也

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 子

此杞人之過計不知天職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

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細縷謂中亡處亡

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謂

天者豈何遠而無所極乎自地而上其人曰天果積

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

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

地積塊也耳克塞四虛無處無塊若踏步跣蹈皆踐踏之

踏音深趾根紫二音

會讀釋

貌終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

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亦以必敗為憂亦以必全為喜而互相慰喻使自解什故未免於

大惑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

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

水火也此積氣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

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剖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

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笑夫憂其壞者誠為

太遠言其不壞者亦未為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

是其壞二語足破千古之疑

者一窮真天地

確當之論

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于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成，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之情無彼此何所容。 列子 其心乎。

說陰陽之理
妙入玄解

天墜音地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馮馮翼翼，洞洞濶濶，無形貌。道始于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漠垺，漠垺，貌。

專一作博

重安之貌。清妙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

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為

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

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

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不周山在西北，傾者高也。原道

篇言地東南傾，傾者下也。此言先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

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

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

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

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

散霧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

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

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

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

蛭音龍。蝗虫也。

而羸。羸。臄。臄。滅少也。臄。肉不消。言應陰氣也。火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

臄音臄。尋音尋。

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

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熱摩令熱。日中

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扶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盆受之。下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虎土物也。谷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水生。故龍舉而景雲屬。會也。麒麟鬪而日月食。鯨

魚死而慧星出。蠶珥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渤海決。

蠶。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商音清。絲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客星也。墜。毀

也。渤。大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狂風。枉

墳音明

法令則多蟲螟暴虐也飄風迅也殺不辜則國赤地

令不収則多淫雨赤地旱也干時之令四時者天之

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

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

十九隅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一百一十一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

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

阿以上皆淮南子星名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說得精密若
繭絲羊毛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近之則疎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湿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炭可去湿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

矣視物之動則知風之大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

草木為之靡縣箋未轉縣箋邊侯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

在其前故天之且風也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亦知

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

逢音逢

噞音噞

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淮南子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四方上下是也，四極四方之極也。

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

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

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淮南子

璠璣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璠璣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璠璣玉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之南是也。

也。竹箭，今會稽郡所出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

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

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弘農華陰山南。西方之美者，有霍山

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西北方之美者，有崑

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名。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雁門，以焉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為弓弩。東北方之

美者，有斤山之文皮焉。文皮，虎豹之皮也。中央之美者，有岱

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五穀桑麻魚鹽所以養人者也。

淮南子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

萬物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制斷。故為積刑也。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者陽。主生。下

者陰。主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為牡。谿谷汗下。陰也。故為牝。水

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

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

之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者。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

氣多女。障氣多暗。障。極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癘。癘。病也。

木氣多偃。偃。病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

多瘿。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瘿。咽也。暑氣多天。天折不終也。寒氣多壽。

增音陰
癘音陰

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汗者為衍。陵氣多貪。輕

土多利。利疾也。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

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

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温故

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

國。西方有刑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斷剖攻戰

之事。有刑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

能為妖怪。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

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

雁春分而去故曰代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
飛代更也與猶隨也

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

寒魚鼈鷺屬食土者無心而慧如蚯蚓屬食木者多力而

羸熊罷之屬羸屬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屬食葉者有絲

而蛾蠶是屬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屬食氣者神明而

壽仙人松喬之屬食穀者知慧而天不食者不久而神凡人

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腰之屬或竒或偶或

飛或走莫知其精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道

聖音開

一段發先賢所未發

夫道有情有信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

無形也之信故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

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推原其根始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

地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自生斯乃不生之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

六極六合也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挈要

也挈天地之要也伏戲得之以襲氣母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維斗得

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

此四句發得痛快

戲音義

坏音丕

崑崙。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崑崙崑山名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服八石得水仙

是為河伯大川即河也肩吾得之以處太山。肩吾山神也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黃帝得道而上天也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

立乎北極。玄宮北方宮也。禹強北海之神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漢武

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芙蓉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為仙不歿下及五霸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記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角乃列宿今尾上有傳說星

莊子

此論至道不可以形求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德之極。昏昏默默。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

可傳於人者其粗也。

淮南子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音托八極。廓張也。析開也高不可

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受

無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淖湧也。冲虛也

此段托言道真無微而不漸盈以喻於道亦然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

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

窮竭無所朝。舒之幙于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幙

久盛哀也。舒之幙于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幙

覆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

彊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綱絃

也。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而澒也。亦源。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

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

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動曰翔。淮南子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平夷而民好從邪徑也。老子

秋水時至。木生於春壯於秋。故曰秋水。百川灌河。涇流之大。涇徑也。直

渡曰涇。兩涘渚涯之間。涇涯也。渚。遮也。不辨牛馬。辨別也。言

廣大致望不分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

望洋仰視貌。野語有之曰。聞道自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

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闡。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

弗信。今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方道也。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

海者。局於隘也。局謂拘於井中之隘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

於時也。所知止一時而已。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曲士

二語精妙

卷一

者一商要道

七

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以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

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尾閭東川名。泄海木出外者也。

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

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

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

小木之在泰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

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礪空小穴也。又云小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稊米小也。又

一段詞意甚好

造化之內有天地，天地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九州之內有萬物，萬物之內有人人之封

有帝王聖賢也。

有帝王聖賢也。

有帝王聖賢也。

而帝王聖賢又有以為造化之主也，則小可以為大，大亦可以為小，就起下無分別之意。

云草也。似稗。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云千粟也。又云盡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

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吾帝之所連，連續也。謂連續也。

仁義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任能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

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莊子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之本也，得其

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

洞見道真之言

根本故能連千枝萬葉

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

揮音渾
疾音善

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
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
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
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能
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論得道者能與日月並明也。是故以道
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鈞，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
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踳躍之術，踳躍猶離
離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揮揆挺桐世之風俗，揮引挾
桐猶上下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素微

此見體道之
妙投之所向
無能撓之者

猶得肆其志，克其欲，何況懷瓌璋之道，忘肝膽，遺耳
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弊猶中徙倚
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
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
輅，璇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
王者所乘有瓌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乙五絃之琴。登千仞之谿，臨皞皞
之岸，不足以滑其和。皞皞臨其岸而目眩也。滑亂也和適也。譬若鍾山
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
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

軒音幹

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軒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自

膝以下脛以上也夫貴賤之於身。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也。麗也。麗也。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

不黑。行純粹而不揉。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

礪音爲

礪。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惟休道者爲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

不能禁。孟門山名。終隆終南在扶風皆險塞也。惟體道不能敗。湍瀨旋

淵。吕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也。旋淵深淵也。吕梁水名。水險也。留滯也。太

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皆險塞也。是

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遊魏闕之下。

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縣教

象之書於象魏也。魏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家也。非得一原孰能

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

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哀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

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

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蛇能解蛇。故道以爲譬也。盈

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

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持也。簡大也。引楯萬

楯音盾

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也。事治也。休

其神者神居之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散六

衛散布於六設於無垓垓之宇設施也垓垓垓也寂寞以虛

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已也非有為於物者不為之也物以

有為於已者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

道之所施也淮南子

女齋戒一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宵然

難言哉莊子

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噉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而不由於喜怒嗑噉也

噉噉終日握而手不捉其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終日

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瞋作瞬動也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是衛

生之經已莊子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

故大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暗昧無所見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

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不自別殊上德若谷若深谷不耻垢濁也太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太潔白人若汗辱不自彰顯大德人若愚頑不足建德若偷質

蛇音惟

明道之言

真若渝

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

大方無隅

大方正人無委曲廉隅

器晚成

大音猶雷霆待時而

大音希聲

大音猶雷霆待時而種喻常愛氣希言也

隱無名

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

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

氣且成就之也

老子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

不以爲有

成化像而弗宰

聖音軟

宰王

踐行喙息

蠖飛蠕動

蠖飛蟲行貌蠕動待也

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歛莫之能怨得以利者莫

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

收斂蓄積國有

常賦也不加賦者爲百姓不以爲已有也

布施稟授而不益貧

布施稟受屈困乏予

不足也以公家旋驟而不可究

驟猶小也

纖微而不可勤

道無象而用勤猶不屈確語

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

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

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

無形貌故曰不可爲象也屈竭也

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

虛動兮

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

仰兮

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

淮南子

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

物之有音有
形俱道之一
為之故下遂
言一之能生
萬物

恣音民

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
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無匹合
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
野。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
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
穆忝隱閔，純德獨存。穆忝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
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
不聞其聲，循之而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既無形
有形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

道立而萬
物生一句是
極經

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無實出于虛，天下為之圈，則
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之變不可
勝聽，五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而五味之化不可勝
嘗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
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正也。味者甘
立，而五味亨矣。亨平也，其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
隨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
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其全也純兮，若璞。璞
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

道

道

其若深淵

冲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

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

若亡而存萬物之摠皆閱一孔

摠衆聚也

百事之根皆出

一門

道之門也

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

道之先也

淮南子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

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始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

有有者

有有則美惡是

非具

有無者

有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有未始有有無者

知無無矣

而猶未能無知

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

憤未發

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

萌兆芽蘖未有形埒垠垆無無

發音實 瓚音韻

龍音龍 蕤音聰

窳音瞿

萑音委 苞音戶

蟻蟻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

始下

天氣下降

地氣始上

地氣上騰

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

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續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

朕兆

續雜操也龍蕤聚會紛也朕兆形怪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

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霽

窅無有彷彿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

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龍萑蘆炫煌蠓飛蟻

動音動

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

慘纖也萑蘆炫煌采色貌切擘循順也

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

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浩浩瀚瀚，不

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光耀無形也。有未始有

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

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

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有無者，天地

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注然平靜，寂然

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

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為也，未能無無也，本性自無為也。及其為

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倣真訓）

心學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

惟人心乎。（莊子）

人心辟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湛濁謂沉

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微風

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太形之

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清謂冲和物

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

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故好書者衆矣。

湛音淡

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黃帝史官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

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

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

倕舜之共工浮游黃帝臣也言二人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奚仲作車乘杜

作乘馬。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此言奚仲者亦改制耳乘馬駕車也而造父

善御者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荀子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古之善御者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

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

倕音乘有巧思

此段見學書心學而耳目之間者粗也

趣音趨 趣音趨

深屈三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行其所難汝先

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惟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顛躓貌造父學之三日

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

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齊輯乎轡銜之際。輯車輿也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

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唇吻之和。轡御唇吻在馬者也正度乎胸臆

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唇吻掌握在人者也內得於中心而

輯音集

此可見妙于中也

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墨而旋曲中規矩其路

雖如繩之小亦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御者不誠得

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御之從容也六轡不亂而

二十四蹄六馬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迴旋進退莫不中

節與和亦鳥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

外可使無餘地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未

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廣平曰原下地曰隰夷平也視之一也

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列子

陽音溫

識音志

為僞反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庖丁庖人丁其名也手之所觸

觸動肩之所倚肩有微斜足之所履用力之時足之膝之

所踦膝有微曲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騞音麥聲大於砉也莫

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桑林湯樂名乃中經首經首樂名之會

文惠君曰噫善哉技蓋

至此乎言如此庖丁釋刀對曰謂其技自臣之所

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解牛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謂之神遊而不以目

春音嫩

丁之技自學道得之亦可通於養生者

心學

神遊

神遊

輒音孤

斲音刑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而後動謂之官知從于放
 依乎天理批大郤有際之處因而導大窾因其固然窾空也節解窾空就道令
 殊因固然者刀不妄加也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
 輒乎枝之剡也嘗遊刃於空未嘗經槩良庖歲更刀於後疑也輒戾大骨劔刀肉也
 割也歲一易刀族庖月更刀拆也族衆也折中今臣
 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斲斲磨石也刀
 若新磨然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而刀刃無厚
 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以薄
 其間縫處可以遊刃其間無所滯碍也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謹音愿

此實道不可
以言傳其設

斲雖然每至於族交錯聚結為族牛吾見其難為林
 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行為遲徐其手也而遲動
 刀甚微諫然已解得其宜則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四顧躊躇者從容也滿志逸足
 自得之意也善猶拭也拭刀而發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
 桓公讀書於堂上桓公齊桓公輪扁斲輪於堂下輪
 斲輪人名扁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
 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歟夫曰

喻極為精妙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夫糟酒滓也粕糟之爛者謂魂魄

也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

則歿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

固徐寬也甘滑也疾則苦而不入疾緊也苦澁也不疾不徐得之於

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數術也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歿矣若此書乃古之人不存其不可傳者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粕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任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

時變化而後至焉去聖人已久莊子

則今人之所傳者糟粕之餘耳

按造父之御庖丁之牛輪扁之斲皆見心而忘象得意而忘言況學者乎故曰心外無道心外無學

視乎冥冥無形之地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

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聞昧而不知也故深之又深

而能物焉窮其源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有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時出而用而要其

宿歸宿不可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莊子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赤水在崑崙山下玄珠道真也使知索之而不得

知首智

卷一

者子商更心學

居

乾音或
穰音歌

言用志不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垢索之而不得
也聰明喫垢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
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心也
今夫赤子之生也啖之以珍美厭而覆之若棄糠粃
耳衣之以禴襦匍伏乎塗炭無異敝褐也弄之以珠
玉旋而遺之瓦缶碎之矣言赤子無知視珠玉猶瓦缶也鄰之赤子
與吾之赤子一也貧人之赤子與富人之赤子一也吾是以明生人之初本皆無欲自聖人至於途人
一也藉令人皆能遺珍美賤文繡齊珠玉于瓦缶不

說亦真切

遠赤子欲安從生乎由此言之聖人者吾所自有也
幾為聖人者原吾性之端引其端而積之也積縷而
成布帛積土而成丘山積水而匯川澤禮義積而成
聖人本之則一而已矣

此篇說個至
人體段胸襟
氣象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北冥北海也鯤大魚名也鯤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鳥似鳳一飛而羣鳥
鵬之背不知其為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冥
南冥者天池也南冥亦海也故齊諧者志

卷之二

齊諧者志

三

怪者也。齊諸書名所志者怪異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

擊三千里。水擊將飛舉翼擊水踉蹌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

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

以息相吹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而息小鳥一去半朝而止此其所能雖有間其適性則一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

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且夫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堂道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坳堂堂上其水微但能浮一芥

水淺而舟大也。此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

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培風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將圖南。將圖南者非好高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

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槍榆枋。槍猶集也榆枋皆木名。時則不至而控

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言小鳥無羨於

適莽蒼者。莽蒼近郊之邑也。三餐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春糧。春糧隔宿之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鳩蜩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

知音智。彌多。

之二蟲非說。也。明說小。天之見。知音智。彌多。

之二蟲非說。也。明說小。天之見。知音智。彌多。

之二蟲非說。也。明說小。天之見。知音智。彌多。

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糞土

暮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成夏生秋此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冥靈木名也以葉生為春葉落上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椿木生江南以三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彭祖姓錢名堅帝堯封之彭眾人匹

之不亦悲乎眾人求齊彭祖之壽而不知大也湯之問棘也

是已棘人地名也窮髮之北北方無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

名為鵬皆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南冥也斥鴳鳥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故夫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徵信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且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

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言宋榮子彼

鷓音晏

知音智

數音朔下
同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數數猶汲汲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樹立也言

立至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列子鄭人名禦冠能乘風而行冷然

輕妙之貌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通篇主意在此

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至人無已故順

至人神人聖物而王矣。神人順而不助。真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言

其所以得也。皆言無迹也。莊子

欲辟之泥沙也。道德辟之金玉也。人有心。辟之有目

此明小大之辨榮子未得為大列子大而不可大也唯至人神人聖人然後為大

養心要訣

也。目惟虛故能善天下之色。襍之以泥沙則目病矣。

益之以金玉目亦豈安乎。故心貴虛。

人之有志於作聖者。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知欲之為

障也而減之矣。又知理之為障也而減之。知理之為

障而減之矣。又知減欲減理之心亦障也而竝減之。

至於減無可減則忘無可忘而日減之功畢矣。能減

則此心之中湛然無物無聖人可慕無愚人可憎天

下之至虛在我矣。

昔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山。史記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與容成子

諸子摘要 心學

天

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雖朱續所聞徐
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滯於神明之
也徐以氣聽侔大聲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氣聽者在
不資外用也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
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也

此段見心當
奏不可以外
物維

夫復陰陽之交也。聖人惓惓焉欲陽之長則於乾宜
豫嚴其戒矣。乃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者何蓋陰疑
於陽必戰。惟不以玄黃而不戰。故復繼而陽生焉。人
心之理欲豈不猶之陰陽哉。是以古之學者固有入
樂先王之義出樂羽蓋龍旂田獵之具也二者交戰以有

樂音洛

天使則一毫
智力不與其
聞是謂以無
翼而飛以無
知而知
崔音光

菜色卒而勝乃肥者矣亦有人悅夫子之道出悅靡
麗紛華二者交戰以至於病卒而勝乃肥者矣夫心
之養不養惟係於欲之多寡閔卜二賢閔子騫卜子夏也尤
大章明較著者然則養心之所善可知已莊子
聞有以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有以知知
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天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欲惡之孽為性崔葦崔葦

害禾稷欲惡莊子
傷生性也

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萬變而皆順
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萃之義下止即虛處

卷二

者子商與心學

元

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

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

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言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有道德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

此見人當復性而不可肆其心

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

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

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

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

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

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

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

懸耶其又能遠于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

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雷霆相激風之

飄旋喻其迅速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

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

為者獨何人耶李翱復性書

真西山曰按翱復性凡二篇其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非也文公亦云李翱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于中而不自知獨此末篇可以警學者故錄焉愚意亦然故

拼音母
徒音尤

未及論性及盡性之
功而先摘此弁其端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駢合併也拇大指也謂足大指合第二指也技指手有六指也贅橫生一肉屬着體

也四者各出於形性之外於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多方乎

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多方於仁

此見仁義根於性德自然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技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

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

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耳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文章青黃黼黻古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

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即離婁是也多於聰者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

曠是已師曠晉人也生而無目善音律能致鬼神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

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

已使人行難行之法曾史曾參史鱈行義駢於辯者纍瓦結繩

謂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竄句謂邪

說隱微穿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敝

也跬躄跛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故此皆多駢旁枝

此論甚是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多駢旁技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矣。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任名任性故合者不為駢以技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跂。以合正技乃謂技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以正長乃謂長有餘以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脛莖也直而長如物正也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仁義自是人之情但當任之耳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人情非人情而憂者其可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

當言高

者決之則泣技於手者斲之則啼。言不可強去之二者或有餘於數。多一指則有餘或不足於數。二指合為不足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患。高目悽慘之狀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左傳云貪財曰饜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者天下何其龔龔也。憂世貌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削侵皆成賊也屈折禮樂。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喻仁義。响喻其言以為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

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與同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

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皆然不可加損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連連謂連續仁義遊道德間也臧

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瓊日塞瓊即今骰子二人

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

此二人皆專其心各有所屬其性猶

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非吾所謂

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

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

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

於彼雖通之於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

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志仁而仁吾所謂臧

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任其性命

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忘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

塗異其為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莊子

按莊氏以仁義為非性此大背吾儒正旨乃以為膠漆纏索則非仁義矣何性之足云大抵仁義具於性自然而然而莊氏無為之旨固亦有暗合者且此篇文法開闔起伏稍稍有端倪可倣非若他篇如捕風捉影故多錄之

見性不可離據音率

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猶動用也其可得乎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澆波也暴溢也疇

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披之則必無餘葉也有況與

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

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

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

得湏臾乎乎淮南子

滑音淵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忘水也以

性成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仲尼

曰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

惡上聲

淵猶車之退却於坂也。覆却萬方也。陳乎前而不得入乎舍也。舟

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惡往而不暇。所遇皆以瓦注者巧。以鉤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所憂愈重則其心愈矜也。殫殫矜也。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拱本。作拙。

請間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也。本然。長乎

性成乎命。性命自自然然之理也。與齋俱入與汨偕出。齊汨者水

此段見處天。下之事惟順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逆之意。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吾生於陵而

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其性之自然

僂音縷

也。順性之理則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物莫之逆也。不可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痾僂者背

曲疾也。蜩蟬也。承提。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

道也。五六月繫罔。罔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二丸而不墜。是用之停當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無所失者也。吾處身

也。若檠株駒。其身如木。吾執臂若槁木之技。其臂若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其心一主於

檠音戚

罔音丸

卷二

者心術學

三

他物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

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

與神相其痴僕丈人之謂乎莊子

詹何曰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

也蒲且子古之善射者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鳥也於青雲

之際用志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

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

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

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

鶴音倉

用心不雜而物自順喻用心治國而治不難意

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

曰善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其蠅人名善射而巧過其師紀昌人名

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機躡也二年

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亞次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

以鞚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

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皆背刺拳言毛

此段見得心而忘象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強弓勁矢貫虱之心。則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

得之美。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

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始窮。盡也。紀昌遺一矢。

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飛衛用棘刺對射無差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請為父子。剋臂以誓。剋臂出血。

也。中國娶血。越人契臂。不得告術於人。列子

按善游之忘水。蹈水之無私。詹何之釣蒲且之弋。痾僕之蜩飛衛之射。摠是假設形容。得心忘象。諸

子之言類符於吾儒如此。予每採其尤雅馴者。次于篇。

此見心之太初當養

心者。虛員不徑寸。而神明舍焉。當其情實未開。欲惡

未熾。若土之在型。惟陶者之所為。若金之在壚。惟冶

者之所化。化於正則正。化於邪則邪。是徑寸之地。而

如炎如冰。轉盼之頃。而天淵飛墜。

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言心未嘗不包藏。謂兼知也。然有所謂一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

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考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

臧讀為藏

大人之心不矢其赤子

材讀為裁
稽考制

度也

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

材分官任也

制割大理而

宇宙衷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

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

安能蔽哉

見解之得在膚而不在裏也偶然之得乍有而亦乍

無也

言詮則粗矣

子路曰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

温伯雪子南國賢人也

見之而

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擊動也見其目

動而神實已言也

亦不可容聲矣

無所容其聲音也

莊子

為學

此見學之在人惟勤有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礪磨石也

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

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

加長而見者遠

說苑

輶音操

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

輶屈也

其曲中規雖有

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

槁枯也暴乾挺直也

故木受繩

知讀作智

見人當學

則直金就礪則利。書曰惟木從繩則直。又曰若金用汝作礪。君子博學

而日參也。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

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

而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荀子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

微言而言蠕也。微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一皆也謂微言微動皆可

以為法則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口耳

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荀子

葦音為

君音條

見物有自取

蒙鳩棲於葦苕之顛。蒙鳩鷓鴣也嘗作巢於葦竹之上澗毛生於絕

壑之下。山夾水曰澗也毛草也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

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龍門子

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為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類比

類而通之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

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

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

聖人也。敦慕謂敦厚慕之知之謂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

鄉音同
塗途同

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混然無所知之貌俄

而並乎堯舜。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

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也。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然所知淺也。俄而

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辨黑白。豈不愚

而智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

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

富矣哉。胥靡形徒人也。舉皆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

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胥然衆多之貌。行貸行乞也。彼寶也者。

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屢售也。然

杆音于

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杆

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自得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

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處窮

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

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者敬也。荀子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田之厥也。玉人琢之。為

天子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

烈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荀子

三賢以學問
禮義為寶

君子以學為
富貴故不末
多積而求博
學

刻施作灑
逸

觀書者辟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刻施也

刻施猶甲恥也况介丘乎介小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

惡沱濁小也况枯澤乎枯澤渴澤也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拾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道而嗜乎異饌者惡

嗜其識道也山崆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

勝入矣崆山中絕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猶諸子之言不可入

於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戶正也楊子

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言非獨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

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又安能立其業也

崆讀作陘

道言遷善不
常畫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晞慕也

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楊子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

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耕饗如此

利莫大焉吾不嗜參辰之相比也參辰二星名一出是以

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與參辰二星不相見猶善惡二途

不同迹是以君子貴能遷善則為聖人之徒矣楊子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止丘陵學山而不至于

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也百川動而不息故能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不至於山學

賈音古

者亦猶是矣

楊子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所閱賣之物價也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見有貨而富克以學

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得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得為君子

吳幹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劍性利

吳越善造劍采五山之精合六

金之神下非浮礪而不鈔人性儂惠非積學而觀遂以成劍

不成

和璞天下之寶也待琢磨而後見毛嬙美人天下之

嬙音色墻

一音

姣也姣美好也待脂澤而後容聖人天下之上智也待學問而後通

國語

此固然之學

古之學者殫智慮敝精神而莫究其緒靡晝夜無晝無夜極年歲而莫究其說折蠶絲擢牛毛而莫究其

奧

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韋編三絕韋皮也編貫也古者

以竹為簡以熟皮貫之孔子讀易三斷其皮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

世漢董仲舒有命世之才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鋤寬受業孔安國

一段皆是勤家貧常帶經而鋤路生截蒲以寫書路溫舒鉅鹿人父使牧羊取溪中之蒲編書

者之簡要為學

三

畢緘燃薪而不息緘字存之少燃薪夜誦毋恤其疲奪火不肯休裴休講述

而不倦裴休為唐宰相讀書至夕不倦黃霸桎梏受業霸繫獄欲從勝受尚書勝

辭以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車胤囊螢自照後漢車胤家貧無油乃囊螢照書而讀之

故能究通蘊奧窺測微言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之名山也魯人以其鄉對

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諱名也獻子歸

徧告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君諱

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

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國語

博
一
博

學在明理徒博無益文在設施徒文無得杜預訂左

氏之謬習羣史之長其學非不博也而武庫之名君

子謂之痼癖預字元凱博學朝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博習羣史韋昭窮

周禮之義成一代之史其學非不博也而孫皓之禍

君子謂之蒙蔽昭為晉吳孫皓侍中著周禮其學甚博後領國史職吳王欲為其父作紀

之訛其學非不博也而興作之咎君子謂之疵曠當作傳吳王積怒誅之范甯探王何之失正穀梁

穆公時人謂王弼何晏之罪甚于桀紂游詞浮說波

蕩後生又作穀梁序參訂其訛其學甚博但好作紛

更時病其病於傳迪讀書雖多迪仕晉為右丞而心不能解

癖音辟

為學

聖

廣讀書不解其義時人譏以書麓劉仲陸澄學識雖廣澄字

好學無所不知而理多蒙蔽當時號以書厨王彥謂房輝遠

字崇雖稱爲五經庫無益於時輝遠隋文帝時牛弘

殷踐猷字伯雖號爲五總龜龜十年五聚何濟于世

踐猷與賀知章陸然博陸赤族寇萊遠謫甚如伏

獵之誤李林杖杜之誤唐蕭金根之誤韓且面墻矣

學可已乎

之燕而越其轍燕可至乎知之燕之轍晨進十而夕

退百也燕可至乎吾北首矣窮日夕矣之水而迂也

此卽楊子哭
岐路之音學
尚當歸一原
審矣

之陸而徑也則無虞至也甚矣分門者之徒之謬也

王弼州

知未適也而欲攝宇宙於毫端是身適越而望冥山

者也學未克也而遽委文字於理障是枵腹而哆張

也爲果然者也

人道

不能勤苦不能恬貧賤不能輕死而曰我能行義

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

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楚昭王與吳戰敗
於柏舉申包如秦

安貧輕生則
能顧道義不
顧利害

枵音
多音恥

乞師涕泣交集以見秦王秦王哀之乃起兵擊吳遂破吳而存楚

曾子敝衣緼袍未

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賤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愈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毋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凝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

數句亦正頓

此有激而通

辱安從生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

孝哀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說苑

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

重耳出奔過衛及曹衛文公曹共公

俱不以禮待之

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句踐事吳而棲於會稽身

請為奴妻請為妾

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

家語

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頭步不休跋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

語云九層之臺起于

累土千里之崇起於足下

厭其源

厭塞也

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

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遠也

彼人之才性之

物之為與不為亦自迥別

者商賈人道

死人

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謂怠日也。其出人也遠矣。荀子按入字丹鉛改人字有當也予心今依之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

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枉。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為枉而在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

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

生。禽獸居焉。物各從其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

疇與儔同

龍風從虎。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

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

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

其慎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所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

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謂自通於

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半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

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

不舍。言駑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

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鏤刻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此見積小可神以成大人當明積其道德而集百祥

道

三

地音蛇
壇音且

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

跪足也說文云蟹六足而二螯也

非虵蠃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

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名無惛惛之事者

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實誠之謂也

行衢道者不至四達謂之

衢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騰音朕

騰蛇蛟龍也能為

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

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人謂多技不專一則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鳴鳩之養七子日夕相從言君

子執義亦當如鳴鳩之一則

荀子

昔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而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仰秣

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

而水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乎

荀子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湏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

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

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

瓠音抱

種鼓相應理魚躍同然也

義取雖行潦

昭忠信也

明有忠信雖薄物皆可為用也

左傳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芝蘭欲秀秋風敗之

文子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二人皆名醫之巧猶不能生也

淮南子

倕音垂

倕

堯時巧者也

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

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珠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且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瞽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使烏獲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

可行逆也。勸盡也。使五尺童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之。順也。呂覽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飾貌言見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見不善

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

好也。介堅固貌。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然

菑讀為災。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

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取友。以致惡其賊

致猶極也。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荀子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察也。名不貴苟傳。惟

當浪友

此言君子惟秉以中意

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

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當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於河。然而君子不貴

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齊秦襲。襲合也。言齊秦相去雖遠。若以天地之入。大包之。則無隔異。而可合為一國也。入

乎耳。出乎口。鉤有湏。卵有毛。入耳出口。謂呼一山而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

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口謂山能吐納雲霧也。鉤有湏。即丁子有尾也。卵有毛。未生而羽毛之性已著。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

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鄧析鄭大夫也。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

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故君子行不

貴苟難。惟其當之為貴。荀子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

然也。積靡猶積漸也故人知謹擇措注。慎習俗。大積靡。則為

君子矣。荀子

此言君子惟盡其在己意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於正已。不

誹音駁

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詩大雅抑之篇此之謂也。溫溫寬柔貌

此言當素位而不願外意

非其事者。勿仞也。仞猶任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

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

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

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淮南子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

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也。息也

知不知係之人。修不修由之已。君子可不慎哉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尼父之渴。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

子唏。唏驚號啼也。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性之物。魯以偶人葬而

孔子嘆。為芻靈者善矣。為偶人者不仁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

此見幾之至。大寒必至。堅冰至。易曰履霜。堅冰至。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

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披甲者

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

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少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

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然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之伐紂是也。

淮南子說山訓

麋音焚

夫胡人見麋。麋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

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

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

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

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

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矣。夫性亦人

之手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

縑音兼

見人性不可
汨于欲

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燥愈沉

淮南子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

晏子名嬰崔杼弑齊莊公盟諸

侯曰不惟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殖華將戰所不惟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亦從如之

而歿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

殖把梁也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

此惟知有義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歿

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

以兵殖華可止以義不可眩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

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

耳而尚猶不徇於物又況無為者美堯不以天下為

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

札吳壽夢之少子延

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

春秋賢之諸笑之子稱公子

受寶

宋人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不以貪為寶

務光不以生害義故

自投於淵

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

由此觀之至尊不待爵至富不待財

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淵而歿

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

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

上觀聖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汙乃

足羞也故通許由

堯時隱士

之義金滕豹韜廢矣

金滕豹韜周公

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

大公陰謀圖王之書

閒

騰目騰

卷二

諸子論學人道

五三

領猶鈴

田者虞芮及恭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
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
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
利也大義歿君親之難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
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
乃性仍仍然知其益瓠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論之旨則叩盆拊瓠之徒也

淮南子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

見道之語

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
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
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
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韓詩外傳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機械巧詐也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脩純白不脩者道之所不載
也

莊子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
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脩哉

道

五

警善教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倘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純德之人哉。莊子

多聞則守之以約。百家之聞守之以經多見則守之以卓。衆言之見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不聞人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以聖

見小說何以明聖道之卓。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什色無用紵絲三千。

寒如之何矣。單薄不寒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

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一以貫之炳而易見也。坦然明白法而易言。

主貴實用

紵音中

也。有制度可言也 楊子

有抱必于其奇

自古文章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

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竿而舍瑟。

竿竹器可吹者。韓文云。齊王好竿而子鼓瑟。庖尸祝不越尊。則快快者之為非始願也。越樽俎而治庖人。莊子云。庖人雖不治

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行孟友

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莊子）

而 鵲鷓意

夫鵲鷓非族也，而胥化。鵲鷓，燕也。螺蠕非類也，祝而肖焉。

螺音零

維其有之，是以事之。躬行之謂也。

見人當有持盈之戒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避席，猶離

位也。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

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不可以益乎？孔

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

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潢博。潢猶宏也。天道成而必變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人物考

不平之氣勃然如龍蛇交中胸中

吾寧惘惘，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

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

諱，以危身乎？將從容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

保真乎？將呶訾，嚙斯啞，伊嚅，喞以事婦人乎？呶，訾言求媚也。嚙，

呶音紫 嚙音紫 伊音衣 嚅音兒 強笑貌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

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突，梯滑達貌。滑稽，圓人貌。脂，肥澤。韋，柔軟也。楹，屋柱。圓物。寧

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也。水鳥也。與波

鶩音務

溷音混

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鶩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屬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楚詞

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吳起張儀。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越猶也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

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

淮南子

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

天地無私覆載。故無予奪。

日月無德也。故

無怨也。

日月無私照。臨故無德無怨。

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多

奪。惟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惟能勝理而為

受名。

淮南子 詮言訓

華胡化反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

之患之也。

言舉家

謁史而下之。弗吉。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

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

此言忘世猶愈于世之馳逐於物者

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樂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也。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切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此理亦是賜之所逮。所以神

列子

逢音麗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

朽臭也。

嘗甘以為苦。行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舉。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

柳青尤

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迷。而已昏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憊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遙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眾寡相傾以成辨爭也。

列子

特戒慎之心順以導之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顏闔魯之賢人。隱居者也。

通章所居皆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太子蒯聃也。

權者不以物害已

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言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憚殺。如天殺物也。方道也。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足其所以

形莫二句言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遷。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

畫調和誘熈之意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者義濟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奔。

彼且至無疵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言彼放蕩。檢我且許之。

言彼放蕩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若逐與同。則是顛危。心而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

檢我且許之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一商要人道。

者一商要人道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一商要人道。

者一商要人道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一商要人道。

者一商要人道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一商要人道。

者一商要人道

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一商要人道。

不拂其意竟
有可達徐加
點化入於無
疵而後已

勝音升

虎為百獸尊
小順之而已

妖為孽

自顯禍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彼且為嬰兒

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哇亦與之為無町哇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喻無

畦無威儀也無崖不顧法也疵病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背以當車

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

當車轍顧非敵耳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

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

之為其殺之之怒也忍因殺而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

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知其所以怒而順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以其養已亦有

媚愛之心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娠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適有蚤蚤

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意驚而至此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莊子

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亶不出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左史

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亶怒而出曰無亦謂我老

耄而舍我舍棄也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

以交倣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事

盛音成

耄音冒

此見老必受
嚴戒挑謗
諫而楚得以
不危

卷二

言二拍要

三

卷二

諸子摘要 人道

六

於是不給而何服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僖公之子供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傲於國曰箴刺也自卿以

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上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

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

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陳居寢有

誓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事戎

書師樂師也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

瞽皇

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懿戒書也昭謂懿詩

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及其沒也謂之戲聖武公戲明也書曰

威強戲德曰武子實不戲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

日中昃日映曰昃易曰日中則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

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也楚國也以

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若常

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爲治子亶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亶名也乃

驟見左史

國語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拱一手所

此段見賞友圍

無把之枝

把一手所握

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

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

弗脩穢生於弗耨聖人為善若恐不及脩禍若恐不

免蒙塵而欲毋昧

塵塵埃也昧昏暗也

涉水而欲毋濡

濡濕也

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

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邪自

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儷走而內行

無繩故聖人反已而弗用也

淮南子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貞而行欲方

方正也

儷音灰

轂音骨

能欲多而事欲鮮

鮮少也

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脩

禍未幾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

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今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

轂智欲貞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

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

屈也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

俱脩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

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

得其要領以應眾務

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

璇音旋

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負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淮南子

此言禍福皆由自召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也。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然自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一事必不可行。則天下無不

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

淮南子人間訓

輦音志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爲。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

者之商要人道

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

人間訓

觀其損益之
辨世亦何居
哉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

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

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楚相也。辭

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

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

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寢丘。名醜。荆人鬼。好鬼。越人機。祥也。

人莫之利也。叔孫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

女音汝

确音學

繼音卷

此厲公之知
不及孫叔敖
也

驪音利

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

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

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

天下而無所繼。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紂。屈也。遂合諸侯

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

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

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

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

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

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歿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家得伏藏也。以言夫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申伯。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服。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人間訓

四句精髓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一掬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翟之術兼愛楊朱之術爲我申商不害也。尚刻削商商軟也。尚嚴猛。猶蓋之無一椽。椽椽也。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脩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

積音遠

九鼎也。保猶藻也。九鼎天。下也。禹鑄九鼎。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淮南子

執道要之樞。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

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

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員曲直

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響音應。聲也。而景不一設。景猶影也。叫

呼彷彿。嘿然自得。

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

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

見當任大道不可屑於小。環音環。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瓜也。

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

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也。數術也。射者。扞鳥號之弓。黃帝一日登龍從之。

者七十餘。扞鳥。拔龍髮。而號遺弓。遂名弓焉。彎其綦衛之箭。彎。引也。其綦美箭。所出地名。衛利。

重之。尹逢蒙子之巧。尹與逢蒙。子皆善射也。以要飛鳥。猶不

能與羅者競多。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

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

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

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蛄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

諸音除

卷二

諸音除

卷二

亂乃逾滋

以艾灼蟹厓上內置穴中迺熱走窮穴也蟾蜍蟹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

曰不足以

淮南子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

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也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名周隱而不仕鯈鵠飲水數斗而不足鯈胡汗鰾魚

見惠施之不足鯈鵠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

人口若露而歿若飲也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

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哀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

鯈音提 鯈音善 鯈音委

剗音厥 剗音厥

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

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辟猶冰炭

不相鈞繩也何時而合言不能相合也若以聖人為之中則

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淮南子齊俗訓

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也鏤之以剗

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鐫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剗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華藻華文也鏤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為蟠龍伏虎之狀故

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一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

有間矣間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

德蕩者其行僞。越散也蕩逸也僞不成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後物矣。

此言人不敬慎不能免禍

魯有恭士名曰機記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故善保身者當合夷險而一於敬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而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

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記對曰君子好恭以

成其名小人好恭以成其形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記所謂

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

得而加之。謂以絲係夫而射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

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恭可釋乎。俱淮南子

知音智

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庚桑姓楚名也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腫音腫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言人以仁智為臣妾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使。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又云皆朴壘之謂也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異其棄智而任愚也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日計不足無旦夕小利也歲計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有餘謂順時而大穰也。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良壘之民似楚之任愚也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杓音的

還夏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謂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也。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一丈曰堵。環堵者。四面各一丈。言小也。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杓。為人準的也。今畏壘不然。故不釋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還。轉也。而鯢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巨

函音含

礪音湯

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

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祥。怪也。野狐依之。作妖祥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獸之能容車也。介而離山。介。介條也。然。介條也。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大魚能吞舟也。礪而失水。謂去水而陸居也。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形生之人。長生反。視者也。藏其身也。欲避世而無名。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也。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

卷二

諸葛亮其人道

七

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人事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荀子

田開之語周威公曰。姓田名開之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鞭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匿著于中。養之也。威公曰。何謂

也。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單豹隱人姓名也岩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簿。簿也。走至也。

此見當養

單音善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莊子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莊子

馳養於情之弊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毀音尊

因以踣河。

善毀善居喪孝也毀而至於歿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踣於水踣於河慕得清之名

也效迹之弊至於如此

筌者所以在魚。

筌香草也。可以餌魚。

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至於兩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莊子

此段喻得意而忘言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

羈首羈

之。僖負羈之妻謂僖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

其從者皆賢人也。

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

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僖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

焉。

饋餼置璧令人不見也。

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

兵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僖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

則全。枉則直。

淮南子道應訓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

徐馮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

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

書而舞之。

自喜焚其書故舞也。

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淮南子

此為泥古不通之戒。多言二句言學道者不在多言能虛中以應則幾於

羈之賢而復加以妻之相其不云宜夫

遺矣

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言魚已盡也。焚藪。獸穴也。

見不可盡用

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獸已盡也。詐偽之道。雖今

猶可。後將無復。呂覽

此與楚人云弓同見小而

荆人有遺弓而不肯索。索求也。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

不見大也

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

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呂覽

中去聲人當重其生

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

不可馳於欲

生無不傷。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

噫音厥

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車入輦。命曰招蹙。

跌失之機。肥肉厚酒。命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言女色之

美。命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也。古之人有

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俱呂覽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心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虎。悞以石為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矢箭也。

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蓋內志不正則外體不固

所以不能。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

倡而不和。動而不隨。必有不全者矣。新序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

心誠則金石可貫

關音究

箭毛

彼人也

新序

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惡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假之也。

說苑

君子交以道義始終不渝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傾敗也以利交者利窮則散。窮盡也

故君子不與也。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當險厄而運奇謀不若宅平而無

為。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

四句甚精

人其知之矣。

俱文中子

去惡必行斯三者

知音智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則賤者。惡之。富則貧者。惡之。知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不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知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

韓詩外傳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色欲謂有愛劍之狀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言其心中已默許之至使於晉。及則徐君

卷三

道商學人事

三

季子心許在前不以存亡易之

歿於楚。於是脫劔致之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子曰：吾非贈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劔，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歿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劔欺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劔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於。是季子以劔帶徐君墓側而去。

〔新序〕

權首離

昔韓娥韓國善歌者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齊城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櫬，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告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人悲

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曼聲長歌。

一里老幼喜躍林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

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嘗君。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

子期曰：善哉！巍巍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

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

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

太史公曰：士為知己者用，正此意。

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

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鍾子期已得其心則

無處藏其聲也

蕞屨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蕞菽。齊桓公北伐山戎得

冬葱及蕞菽又有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有廣廈之陰。云即胡豆也

乘其輶輅。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道然自得。不知榮辱

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于理則外物多不足以介意也

人有亡鐵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鐵也。顏色竊

鐵也。言語竊鐵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鐵也。俄而

此偏心所使

見當有幾先之智

相。古掘字其谷而得其鐵。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

度無似竊鐵者。意所偏惑則隨俱列子

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

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

胥之害哉。按夸父逐日渴死人之知昧幾先可見知此矣抱朴子

老聃謂夫子曰。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

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

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

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意歎 辭 夫子亂人之性也 莊子

含冰射人影是也

揭音管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難以

指數故有無兄盜嫂直不疑未嘗有兄世人毀其盜嫂娶孤女云櫛

婦翁者第五倫三娶孤女諸者謂其持婦翁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

卒光史册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

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之人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告誤

持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謝育之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

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

數人皆失之東隅得之桑

論

於晉終以無死鍾期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克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

蒼韓信伏斧鑕斧鉞刀鑕也終取卿相鄒陽獄中以書自

活梁孝王將殺鄒陽陽乃獄中上書梁孝王立出之為上客賈生斥逐復召宣室

文帝召賈生於宣室問以鬼神之事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渙恣恒怯也下才未技又嬰恐懼

痼疾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

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柳柳州

鑽音至

恒音庄

卷二

首下商要人事

三

此叙已不能
自致功名

塞音壽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
惟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拾
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
之職岩穴士謂隱逸者也
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
（太史公）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雍門子名固善彈琴又善
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
固以為氏哭猶歌也見猶
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

歎音吁

歎歎喞流涕狼戾不可止喞重也歎喞失聲
也戾猶交橫也精神形
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
悲感傷人心不
可學而
得之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効其容必為人笑
君形者言至
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
之驚魚於大淵之中註見前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
和也
（淮南子）

簣音韻

杞之妻可謂
貞姬夫

哀公使人弔簣尚遇諸塗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簣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
奪杞梁歿焉杞梁齊士也為君伐莒莒人圍之壯
其勇力厚賂而止之杞梁遂戰而歿其

卷二十一

者子商要人事

三

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檀弓

此喻真贋難辨

宋人有寶燕石以為玉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而笑謂宋人曰此乃燕石也非玉也是豈宋人之識不周客若哉燕石似玉因以惑宋人冠冕佩玉而後能教人揖讓披甲擁盾也武人語人曰胡不揖也胡不讓也則彼有以相反而不服然亦未有披甲擁盾而肯以揖讓為言者

應詔書稿

游俠傳

善學重看布衣之儒義不苟合四百餘年而弟子志

之不倦以其義也布衣之俠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行信果云

云則俠客之義又安可少哉所以然者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句

者

事

天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

食不厭厭飽也歿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

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歿生矣而

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

重下文故士

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後井廩伊尹

命焉正與此

負於鼎俎，負鼎俎以要湯傅說匿於傅岩，呂尚困於棘津，夷

以前布衣之

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

俠湮滅可恨

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

而漢以來所

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

云不可不為

已嚮，受也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

意激發有感

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跖盜跖柳下惠之弟也躋莊躋能為

引鄙語言世

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弟也躋莊躋能為

之所謂有德

者未必真有大盜，後楚威王用以為將，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

者非誅之是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矣而竊國者

之義，父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

也則宜為誅

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歿，不顧世

首矣而為諸

此亦有所長，非苟焉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

則天下之為

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

仁義者爭趨

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

之不復計其

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

此不曰俠之

聞已近世，廼陵孟嘗，齊春申，楚平原，趙信陵，魏之

門仁義存耶

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故曰已享其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

利者為有德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

劇音
杆音

解音改

此俠之足美

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砥，砥礪也。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其笑之也。史記太史公曰：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探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人以顏狀為貌，則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於戲惜哉。

筑音逐

軻俠客之流而不拘於世

荆軻者，衛人也。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者，高漸離。荆軻酣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為人深沉，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

角也。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嘆焉。又云廐門木馬生肉足也。太過。

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

且游。具知其事。為予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

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較明也。不欺其志。

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名垂後世亦一時之豪也

此治世固然也

樂音洛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以耿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木竹

穀。纁旄玉石。纁山中紆。可以為布。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

出柘梓。薑桂金錫。連連鈔之。未鍊者。丹沙犀瑋。珠璣齒革。

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

里。往往山出。碁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此其大較也。

此太史公有
激之言當事
者宜知之豈
合賢有德必
營營哉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養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勤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

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

營丘，地瀉鹵。

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

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

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哀，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

輕重錢也。九府，輕重幣之官。

桓公以伯，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此三句見正意。

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

下數段議論
奇特

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歿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前蒙

賈音古

驚一作流

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故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榆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戈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

糈音許

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索謂索財也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園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岩處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史記

二子以默而鮮

市南宜僚弄丸

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

而兩家之難解

兩家子西子期

也孫叔敖甘寢秉羽

羽舞者之所執

而郢人接兵

此二子息訟以默澹

泊自若而

莊子

三尺豎子馳馬而牧之

習故也壯夫馳而墜見馬而

辟易者

辟易驚恐也

不習故也故二人鬪則善搏者勝矣

同舟而遇風波則善泅者不溺矣

善泅者陷於水而不溺

鄭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至市而忘操之及歸取

度

度準則也

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毋自信此覈

于法者也豈不愚可笑哉

專責練習

賜音請

趙孟活餓夫于委乘而免入朝之難。趙盾出獵見靈

及靈公伏甲攻盾輒以甲士與其列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周武陰賜人于長樾

而歸華陽之馬。於樾下樾衆樹之虛也秦穆飲盜

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秦穆公出遊車敗失馬野人

人屠而食之。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疾醫趙簡子有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疾醫

曰得白騾之肝可愈求於簡子簡子曰殺人活畜不

仁殺畜活人者仁也令庖人取肝與之後趙與兵魏

攻廣門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魏

顛從嫁妾之命而來杜回之抗。魏犇之子曰魏顛魏

必嫁是及危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後輔氏之

後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夜夢之曰余汝所嫁女

人之僖妻施盤壁之恩而保負羈之里。註見楚莊赦

絕纓之臣而奏破吳之績。楚莊王夜宴羣臣堂上燭

絕其纓為記密以告王王曰今夜與臣等歡飲請各

絕纓戲姬者默感其德及伐吳即出死力以破之

顧榮啖炙之士而免臨刑之誅北郭殺身以明晏

子。北郭家貧無以養母晏子使人分倉廩以遺北郭

子及晏子見疑於景公北郭造公庭求復晏子遂絕

頸以白晏子辛俞從死以報樂盈豫讓漆身以荅智伯。讓

事智伯及智伯滅讓漆身為癩欲為智伯報仇禽息碎首以登百里。禽息秦

百里奚不納以頭觸穆公車腦裂曰皆不肯恩者也

此言徐養而
至於全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虛憍高仰頭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莊子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歿可乎？曰：理無不歿。言無不歿之理。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或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

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

或危如循環之無端，若以為為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為苦，耶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則憂彌積也。

列子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走，不如處陰以休影，處淨以息迹，愚亦甚矣。

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喻人之愚

喻人貴直
強勇友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莊子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修德可以免難若子不思貧而患德之不逮

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

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其官不備

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諸侯

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桓子欒書之子黶也貪欲無藝。極也畧

則行志。畧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

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懷子桓子之子盈也而修武之

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亡奔也夫郤昭

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

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銷至雙又有五

人為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

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

其是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逮。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

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

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生萬

為韓

國語

之祖

譽而得禍毀而得福往往有之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也復白也 晉之所以伯者。近諸夏也。國在諸夏也 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于王側。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

列身計

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短毀也 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

糲粿

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粿之飯也。粗米也。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所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淮南子人間訓

人情物理

貴預防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

淮南子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

陰陽不可以相角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淮南子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彊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

淮南子說山訓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

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

名女羅也。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

淮南子

此言小不可忽

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宮，燒積將失。

一令而軍破身歿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人之情不
蹶於山而蹶於堦

呂覽

見當處之得宜

夫戟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

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卮酒器也不知所施之

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趣舍不同逆順在時

燭火之在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

穴一僕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

宋大澤澤雲臺高至雲也水之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

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

見當謹微懸音美

所浼者多矣浼汚也

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銚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

人爭帶之言劍已銚弊無刃若託為項襄王所服之劍則貴人慕而爭佩之琴或撥

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

撥刺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側室或作

廟苗山之銚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

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山桐之

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子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為琴澗

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修營其音清涼聲和調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

醫音學

卷二

音義人情物理

七

見貴實用而
不必好奇

臆音協

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駉駉皆良馬名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勝號鐘濫勝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格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淮南子備務訓

言與之貴得
其宜也

楛音塚

臆音顯

螂音卽
蛆音直

毋貽盲者無目之人鏡毋予甃者折足之人履毋賞越人章甫賞遺也章甫冠也越人斷髮無用冠為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楛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遊霧而始於螂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始猶畏也螂蛆蜻蛚之大

雛音追

腹者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螂蛆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雛禮爾雅謂禪笠秦人謂之祀祝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淮南子說林訓

言至純者難
得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暮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污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難也

淮南子說林訓

言物各有用
徽音繁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砥石磨石也金刀劍之屬排擻不正而可以正弓排擻正弓之器也所謂弓之掩抹也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擻正者弓也利者砥利者金也

此見得其術

弄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術也。

疾音輾美嗜為病也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美疾雖順于口。不如藥石之利于病。疾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歿。吾亡無日矣。左氏襄二十二年

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睨睨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莊子

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

見貴因宜而與之

黼黻之觀。莊子

言人貴虛以處世

復讐者。不折鎡干。鎡。邪干將。美劍也。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

方舟而濟於河。方。並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惛心之人。

不怒。惛。急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張。開也。持舟。檝者為近岸。

為歛遠岸。為張也。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

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莊子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梁麗。屋柱也。窒。塞也。言殊器也。

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狐。言殊技也。

此言用之貴通

鵠音休

鵠夜撮蚤察秋毫

言鵠夜聚取蚤而食不失也

畫出瞑目

張目也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莊子

蝸音屬
二音

奔蜂不能化藿蠋

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

越雞不能伏鵠

此大小之殊

卵越雞小雞也

魯雞固能矣

魯雞大雞也

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莊子

此真性所存得所樂而悅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

流人有罪自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去國數日見其

所知而喜

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

滋深乎

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夫逃虛空者藜藿柱

魁音生

乎魁馳之徑踉位其空

逃作巡枉塞也徑道也踉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謂處

虛空之間也

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

楚然喜然聞行人之聲而喜

又況

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

言得所至樂則大悅也警欬喻言笑也但

呼聞所好猶大悅况骨肉之情歡之至也

莊子

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先之

國策

見情不當隨物而動

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

仇由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

鐘仇由之君開道受鐘智伯因而滅之

虞公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

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

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

豔音艷

人情物理

生卓子遂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曰桓公
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圍是也
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

及桓公卒五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
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亾

上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伐之得

美好之地也乃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

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

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

日之筴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筴肩也楚人謂肩為筴塵埃天地間氣翳鬱似塵埃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

筴首劄

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淮南子精神訓

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

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說苑

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

蚤豫存亾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說苑

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士所疏也正直之

行邪枉所憎也說苑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在夏陽縣甚險而覆於夷壑夷平也車不

摧於太行山名險也而摧於康逵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

此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

遠音變大道也

此見當謹始慮緣

卷三

首二商要人情物理

七

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君子難其難不易其易論衡

按王克嘗師班彪博學有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言予每愛其書讀之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

之門也呂東萊

一虛一哀自
然之數

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哀新穀熟薦舊穀為之虧
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人事乎漢文

夫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二物不相連然觀兔絲以為

茯苓其本也鐵石異質而慈石引鐵蚌與月邈而盈

虧應月何者精通氣孚勢弗能格也王維楨

人相忘於是
非猶魚相忘
於江湖

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言自然各足也黔亦黑也黑白

之朴不足以為辨俱自然耳無所名譽之觀不足以

為廣忘名譽
乃廣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

沫言仁義之譽
皆生於不足不若相忘於江湖莊子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

喬木上疏少陰之木空穴岩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

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

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極之夫建

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傳著旄旌也象耳聽朝

此貴自得而
後知有樂

齊列也

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

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

樂靡曼柔弱也謂美色也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彊弩弋高鳥走犬

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

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忘也是何則不以内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

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

營惑也

不得須臾平

察其所以不得其形

不得樂形也

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

也

淮南子

語曰楚璧稱璞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輪亦稱朔

溷音混

名實相溷往往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

存奇稿

凡人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

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

冥室暗室也

以目之無見

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露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

牖從冥冥見昭昭乎從冥冥見昭昭猶尚肆然而喜

又況世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

自得之貌而

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

天子之都

若車蓋也

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

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具而無

卷一

著子商要人情物理

七

此言心志決不可使瘖聾

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拘屈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不知緩急輕重。故曰不明於類。夫觀六藝之崇。廣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泰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言無所留戀。芥蒂也。其於以覽觀。豈不大哉。
淮南子 泰族訓

此皆各有所宜

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抗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濶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歎。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也九韶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似獼猴也狢黑猴也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

猿音爰 狢音古 認音計

鉛音言

物貴適用

鱗音矯

蟻音戾

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
 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
 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
 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金。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
 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
 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駢毛。宜於廟牲。其於以
 致雨。不如黑蟻。黑蟻神蛇也。潛於淵。蓋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
 賤。因其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賤而賤之物。無
 不賤也。夫璞玉不厭厚。角鱗不厭薄。角鱗刀劍羽漆

此必處富厚
值貧賤者能
知之

噦音未

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
 也。今之裘與策。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策不御。
 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

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地宜窮蘆也

淮南子齊俗訓

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
 安於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困窮之
 士。莫不噦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煖。習
 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
 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

此兩用相稱

彼不知富貴貧賤之正味也。夫唯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蘇老泉

王良御六驥，何往不達。王良古之善御者逢蒙操烏號，何射

不中。逢蒙善射者，鳥號良弓名孟賁揮于將，何擊不斷。孟賁勇士也，于將美

名劍

羊質而假虎之皮。揚子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人爭，說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逐之矣。鴟惡鳥形而假鸞之聲，人爭唾之矣。棘惡木本而

假棠之華，人咸斲之矣。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忘其跣履。所穿鞋也行三十步而返。

此以似眩真

江漢之君少原之婦無失其故如此

其故如此
川音割
著音是

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遊於

少原之野，見婦人刈著。香草也而忘簪，哭之哀。孔子曰：

何悲也？婦人曰：非傷忘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言不忘舊

時之物所夫江漢之君，猶懷墜履，少原之婦，哭其忘

簪，皆懷故也。況士君子之處，故而可愍然哉！

凡人挾其所有，語之以所無，則惑；守其故常，語之以

所異，非惟惑也，且羣然而議之耳。

鄉鄰閉戶，同室勃谿，事之必至者也。故同之則楚越

非異，異之則肝膽非同。與其以異而同，無寧以同而

異。

刷音行

夫千將之利也。何有不割哉。新發於刷。即能割玉。斷

太剛則折太用則耗言魯

犀足矣。與其盡利而戕。且缺。無寧善而藏之。善猶拭也。拭刀

養其鋒藏其材耳

而殺。騏驥騰驤。汗血汗出血言馬之善也而示千里。亦可以逞

與其力。盡而至於敗。無寧脫駕而休之。脫輿駕而使之休息也

何者。寶千將而不盡其利。寶騏驥而不盡其材。壽之

道也。

昔人逍遙海上。羣鷗狎之。一旦生心。鷗卒不至。至誠

為能動物。豈虛語哉。海翁忘機。鷗鳥不飛。海翁易慮。鷗鳥飛去。正此意。

羽毛美者傷骨骼。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

無之也。

淮南子

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療怒者無煩。易牙之調。而拯溺者無待于規行。非易

牙之不甘。而規行之薄。非所急也。

兩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

不芳。蘭芳草佳。人佩之。繼子得食。肥而不澤。言恩澤之罕也。情不相

與。逞來也。

淮南子繆稱訓

游者以足蹶。以手抃。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

詞甚確

貴變通

逞音往

抃音潑

者二商要人情物理

百

者非手足者矣

淮南子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綆汲索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在之而巳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巳。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舍內求外。非惑而何。子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

廟。海鳥名。爰居。舉頭高八尺。止於魯東門之外。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奏九韶以

當過鳥之性

鯀音條

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迺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巳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誆誆為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固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

卷二

諸子論要 人情物理

巨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特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於福特

不為過分之事則能常保其生

此見誠心可以服人

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辟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

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

於外故僖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

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註見前故禮豐不足以致愛

而誠心可以懷遠

淮南子

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

橙音蒸

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

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

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

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

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眾聖人不以

為民俗

淮南子

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召公周太保也弛獄出拘使百姓皆

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

文王文王獻寶于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

者之商要人情物理

巨

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絺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

常樅見舌而知守柔矣常樅有二老子曰先生有疾無遺教子弟乎樅曰舌存乎

曰存豈非以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樅曰列天曰天下之事盡矣老子之學得樅柔之一字

子學壺子觀影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

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

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

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

鐸以聲自毀鐸大鈴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獫

狁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歿歿以衛軻之難長弘以智

過
三子太剛之

困欲以術輔周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

險者不能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

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

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獺穴知水之

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為穴暉日知晏暉日鳩鳥也晏無雲陰

諧知雨陰諧暉日之雌也為是謂人智不如禽獸則

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子舉以大政寧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

知其賢用以為相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泣沾纓歌哭衆

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淮南子

此徒明於小而昧於大也

今夫赤螭青虬之遊冀州也。青螭青虬皆龍屬天清地定，毒

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

濱，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不

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蛇鱓自以為能勝赤螭赤虬若乃至於玄

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雲，襍凍

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

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

山暫岩，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也，咆嗥也猿狖顛蹶而失

木枝。猿狖屬長尾而昂鼻也又況值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

德也。雄曰鳳，雌曰凰，為至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

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狡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

宙之間。燕雀自以為能狡捷於鳳凰也，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還至其曾

逝萬仞之上，翔翔四海。曾猶高也，逝猶飛也，翼一上一下曰翔，不搖曰翔過

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山之上，砥柱河之隘也，湍瀨皆急

流，遑迴蒙汜之渚。遑迴猶徜徉也，蒙汜田所出之流，地池決為入為渚，渚小淵也尚

佯與北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言鳳凰過

狡音交

廣東之野送日入於柳濯羽翼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於弱水

節之地言其翔之過也風從地而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鶴鶴莫不憚驚伏

竄注喙江喬注喙喙注地不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

明於小動之迹而未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淮南子

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非與其後不可內解於心謂

於中心自熱米之自寒夫有何修焉淮南子繆稱訓

失本則亂得人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

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

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駢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鈎不厭
故處地宜也

此見必貴先容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人無不按劍相

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蟠曲也柢下本也輪困離何則以左右先

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則雖出隋侯之珠隋侯見蛇

夢蛇啣珠謝夜光之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漢文鄒陽上書自

人倫

處于臣之分
富安命而忘
身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十人聚不以一人為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則不足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又何易施之有哉為人臣子者固

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

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容心於有身哉又何至於悅生而惡死莊

伯固立心之險段亦未為是也

春秋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

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

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自君自君謂以稱鄭伯

其自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

謂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

甚乎鄭伯蓋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

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然則為鄭伯者

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

此譏世子子道之不盡

昭十有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塋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塋？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

藥殺也。

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故傳曰：許世子止弑其君。

止進藥而藥殺

則人為加弑焉。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耳。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猶治也。塋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公羊傳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

謂也。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孝子愛日。

孝子養親，惟日不足，無須臾懈於心也。

楊子

申鳴不得盡子道，父使之也。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

下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也，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如入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

韓詩外傳

權事變於難處之際，先全忠後全孝。

此見事君盡親有差矣。

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檀弓

是以戇直也諫者，豈曰非忠而成其母以知與之名，其

孝不足稱也。不忘郢者，豈曰非孝。伍子而貽宗國以藉

館之辱，其忠不足稱也。

吾觀卿贄知孝，不離走獸；蟻封知義，不離蛭蟲。人之

所以獨靈，以稟理之全而盡之也。

莊公雄猜陰
狠視同氣如
寇仇而欲致
之必其用心
亦險矣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姜
長子叔

段姜次子段後
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生
生之

難也因寤而驚故
以其事名莊公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

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武姜為段請干
莊公以制邑封

段。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言制巖險之邑，虢叔恃
險不修德為鄭所滅而

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先君廟曰都，都曰城，一雉
長三丈高一丈，過百雉言周圍

過三百丈之數
將為國家患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
其一不過

六十雉小九之一，九分其國之一
不過三十二雉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言武姜欲大封
叔段安所逃其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使不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己。兩屬
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請除去大叔不除則
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
將自及於禍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已廩廼。叔為己邑以
廩廼為界子封

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
不親於兄

封邑之後祭
仲諫其都城
過制諫其厚
將得衆不知
之滋長蔓延
莊公之機心
正欲其如此
也

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

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不盡弟道故不言弟如

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謂鄭莊志在於殺弟

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言非成至地下無復與母相見既而悔之穎考叔爲

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美請以

舍言捨

遺之留羹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緊發語辭我獨無穎考叔

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莊公以誓母之故語考叔且告

以悔艾之意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在掘地及泉水之處爲地中隧道與武姜相見誰敢以此說爲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和悅也姜出而賦大隧

之外其樂也洩洩舒散相得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左傳

按莊公於叔段因其母愛之而疾已使陷罪矣處心積慮成於殺誠如穀梁氏云也東萊之論尤千

古定案且與毋卻幾不及
黃泉恨未有論及此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評釋諸子摘要卷之二

莆田宋光廷 稗脩 評訂

男 祖駿 爾逸 祖驊 爾騁 參閱

師友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為耒

此段引魯見人才雖高不緣師友之漸摩安能致聖

蘇秦曰貂子力能拒耒謂弓弩之勢足以拒耒敵也然而不得排擻則不能自

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公之芻闔閭干

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芻皆劍名也葱青色錄



與綠同二。劍以色為名，習謂恍惚難視，闕謂劍至利則闕。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騮騏驥，織離駮馭，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信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汗穢

杓讀為鈞

此見人皆有師

行也。漫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荀子杓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直。杓曲也。烝謂烝之使柔。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礪厲皆石也。荀子：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之，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仙堯也。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必有師也。

此見師友之助居多

垂橐而往。捆載而歸。師資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雖有哲匠。不捐櫟括。雖有良冶。不移型范。是故師友之不可已也。

見師可為觀法

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師者人之模範。模不

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閩之市。不勝異

勝音升

意焉。閩市聲如聞也。異意如賣者欲貴買者欲賤是也。一卷之書。不勝異說

焉。一閩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

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

法言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

友者。所以相有也。相有謂不使喪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

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

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

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

以成其德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詩小雅篇名。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今人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荀子

諸子之專師可謂畫弟道矣

七十子弟道尚矣。他如龔勝歿。王莽時人見莽專政遂以骸骨歸至新莽

三年不食而卒。門人高暉等百人為之制服。而門人制服者百數。義不忘

其師也。歐陽歛獄。歛為汝田太守。度田不職。贓罪下獄。諸生救之。守闕千餘人。有平原

禮震年十七代歛而諸生守闕者千餘人義不歿其

師也吳章之斬門人奉頭鼠竄而去敞自劾以収尸

何其偉也王莽以平帝后不得顧私親莽子字吳章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見怨夜以血塗

莽門驚之事覺章乘市敞収尸歸葬孫拯之獄孟玖肆意羅織而費慈

明寬以代歿何其烈也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極力救之終不誣

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詐為誣言夷三族拯門人費慈詣獄明寬因言拯之冤孟玖又殺之廉范

嘗師薛漢矣漢明帝時人受業薛漢漢坐獄誅門生云云明帝聞召責之范自収歛漢

誅門生莫敢視而范獨収歛不避謂之見危能授非

耶郭亮嘗師李固矣固誅親戚莫敢臨而亮獨守喪

不去謂之患難不避非耶固受誣梁異暴固尸令勿臨亮時未冠詣闕乞収固

尸太后許之又有寧驚乘輿寧冒斧鉞寧以箭貫耳出其

師於萬歿一生之際如楊政之待范升者豈不毅然

丈夫哉范升漢光武時人楊政從之學易升為出婦所告坐獄政乃肉袒以前貫耳抱升于伏道

傍候駕至叩頭言曰升兩娶一子至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舉弓射之不去戰又之傷胸又不去

哀泣陳辭帝悟出升其與陳相之背愛眠之嘲漢邊韶字孝先

有嘲之者曰邊學先腹便便懶讀書只愛眠韶聞之

解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寐與周公同夢

寢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劉恕之叛正恕嘗從程願

出何典記嘲之者大慙下遊溺宋挺之娶妻者何如也挺事劉陶為師陶沒

身實得人

妻為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啮音羅 啮音禿

齧。啮足以啮肌。碎骨。蹏蹏足以破膚陷胸。及至圍人

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術。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

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

乎。

淮南子脩務訓

見實得人

妻為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齧。啮足以啮肌。碎骨。蹏蹏足以破膚陷胸。及至圍人

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術。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

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

乎。

淮南子脩務訓

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漿。不內漿謂水曰馬為

知已者。良士為知已者。歿。鮑子亡。天下莫我知。安用

水漿。此之謂心同琴瑟。琴瑟和也。道叶膠漆者也。堅如膠

其次則王陽。名登而貢公。喜。世稱王陽在。罕生逝

而國子傷。罕生亡。國子悲傷。范張款款於下泉。張邵

信義相篤。邵病曰。恨不見吾友。及卒。式夜夢邵曰。臣

某日。葬及。葬。極不行式。至吊之。極乃行式。曰。歿生異

路。從此。尹斑陶陶於永夕。尹敏與班彪為友。論事亦

足尚矣。若乃雷陳之堅。雷義陳重友善。人曰。魏灌之

驩。魏其與。夏潘之連璧。潘岳。呂稽之命駕。呂安稽康

師友

五

命字文脂習撫尸于孔融。舉呂範代歿于魏。滕范雲營

歛于王駭。駭歿官舍貧無宅雲為收斂方翼收骨于持蒲。持蒲為御史因

事誅磔尸東門友擬之耐久之朋。魏元同與裴炎交善時稱為耐久朋

把臂之友。張堪素有各聞朱暉賢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欲托以妻子張堪卒朱暉果拯濟之

剖心之誼。勿頸之交。真無愧矣。雖然定交必自擇交

始。文中子不云乎。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

交而後擇。故多怨。猶之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所

以趙典不友非德之士。典字仲經漢靈帝時人篤行隱約博學誦經為大司農閉

門却掃非德不友龜蒙不交流俗之人。唐陸龜蒙以舟載茶竈筆床往來江湖清

此數子皆剖肝相信為翼送交矣

介自適不交流。毋將隆預絕乎王莽。隆為漢都察王莽少慕與友不

俗號江湖散人甚附之。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冤陷無辜不宜處位遂徙合浦。陳瓘預

疏乎蔡卞也。陳瓘宋哲宗時人初與蔡卞友後見卞奸邪流於偽學瓘遂疏之聞之

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淫僻朋黨也

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

始衰。頌聲既寢。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是也或闕其始終。或疆其

比周。阿附也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殘

薄而攜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

也。曰富貴則入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故君子

言交貴以正

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無可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

蔡中郎

君子小人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楊子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飭。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故蒞衆之容。必肅於閒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於私昵之時。

呂東萊

四句整然可
拖

庸人隨俗俯
仰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

士人有所操持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

君子信道之篤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

賢人履繩隨

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

聖人圓神不

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

雩音戶

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馳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孔子問于桑雩曰。桑姓雩名。隱人也。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

益踈。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殷之逃民也。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匹帛也。為其累與。赤子之負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

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害相棄也。以天

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奪哉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酒醴也。君子淡以

親。去利故淡道。合故親也。小人甘以絕。同利故其利不可絕也。彼無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

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 [莊子]

此見人之難知。浮雲不足比其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日暮之期，人多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愿謹也。愆也。有

長若不肖，外似長者，內不似也。有順環而達，外順研辯，嘗務質訥。有堅而

縵，內堅實，外如縵也。有緩而鈇，情貌相反，鈇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

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持此觀人可照肝胆。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

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

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

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可知也。 [莊子]

闢邪

正道或衆正所當闢。

漢谷永論神恠曰：成帝時。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

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罔猶蔽也。諸背仁義

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

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

樂逢興輕舉逢古遙字興起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及從下

照故其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耕耘五德翼

景倒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王中央戊種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朝種暮穫與

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堅冰

淖溺方士許以藥石若陷水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

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

僞以欺罔世主左道邪辟聽其言洋洋滿耳洋洋美

若將可遇求之盪盪盪盪空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

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謂孔子不夫周

秦之末三五之隆三王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

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

揆今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西漢

按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

惜哉

今夫山雞之於長離也鍤石黃似之於金也砥砭美

似之於玉也杞柳之於梗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

淆名寔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修蛇角

而似龍則見者且却避美何也謂其似之能為害也

似者可亂真

梯其机智然

偶觀一班輒居全覺獨取隻字自標法門其名爲譎
羈鞍仁義纓纜道德駕言墮黜自決含珠其名爲狂
身擁臯比口傳木鐸片言契合許以證聖其名爲僭
見巧若徂赴機如鵠乘人鬪捷不避坑穽其名爲賊
與之語大人則傾蓋劇譚目爲上乘與之語細人則
跣跌終身棄爲鈍根人誠賢矣不入其黨則指之曰
未聞道也奚而賢誠不肖矣一及其門則芘之曰是
知嚮道者也不保其往或稍抑必借巧以更揚或此
負則要彼而求勝至使賢知者聞之駭然喪其所守
之世所宜有哉

而不肖者貿貿若太夢而莫之醒且舉天下姦慝莫
不逋覈其中此五帝所必放三王所必殛也豈明盛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
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
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
於人之性甚戾又其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卒
而歸焉者以佛之有善之說故也嗚乎誠使吾民曉
然知禮樂之爲善則安知不相卒而從哉奈何教之

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以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克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

之類是也。三代旣衰。若此之類。並進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鄣子。傳記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言之。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左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

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

此見救敵莫若修其本

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亾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見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禍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歐陽文忠公

出處進退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間。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

此見幾之昏

華。

二人皆晉賢大夫

乃臨河而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

之。刻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

胎獸胎也。為類見害故不至也。

竭澤

也。

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

鳥未穀日卵。

則鳳

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

還息於鄒。作樂琴以哀之。

傷三大夫之見殺也。

家語

此見才難遇

御人。雙而國色。下陳。駑馬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蹠。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副墨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猶寡人也。將焉之。對曰。君

子猶鳥也。駭則舉。君曰：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呂覽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弦歌於室。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齊小白奪莒文公得之曹，曹重耳奔曹曹不禮之越王得之會稽，句踐棲于會稽以身事吳陳蔡之厄，丘其幸乎。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此見聖人處窮達如一

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得乎潁陽，共伯得乎首丘。呂覽昔許由甘不仕之節，史氏亟稱其義至高。後之人遂求多於顯者，夫鳳鳥翔于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此見相時而動必隱之，是而顯之，非鳳之德哀矣。管黃綺不紉高帝，終不以其出而見非。黃綺夏黃公，綺里季，即商山之四皓也。龐公白首鹿門，終不以其子之仕而貶節，可以出可以無出，可以仕可以無仕，亦各以其時行耳。副明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此見相時而動

見有德之君而來儀

出處進退

見人當介以自守

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

蕭統

見音現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及一以息迹而

遂迹以求一然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

此見自有存身之道

則反一無迹反在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斯道之所以不喪

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節辯知任其真知而已

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德而已危然處

其所而反其性而已又何為哉危然猶行之貌 莊子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

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

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曠然自得不覺及之在身也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故無憂

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此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

謂之倒置之民言營外虧內其倒置也又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 莊子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

軒冕乃倘來當安其性命

性遭命之句極是

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灰。故河魚不得明目，稗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知者不能獨治。身陷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麒麟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所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

弦而射越舲蜀艇

也皆船也

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

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

淮南子

慕當作慕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慕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

鷦明透集，食其繁者矣

透集類聚也。鷦明非竹食之，繁不食。

鳳凰踳踳

匪堯之庭

踳踳步趾之威儀也。言非堯之庭則不降步。

亨龍潛升，其利貞

乎

言龍之所以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

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美玉蘊於砭砭

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寶也

砭砭石之次玉者，快

不辨

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

此見遇合之難

數音朔

知其幹也。金百鍊不耗者曰精鍊。鑛銅鐵璞也。幹體也。君子抱材懷德庸

君視之陋焉。明主遇之。然後知其賢也。晉周人有仕

數不遇。年老而涕泣於途。人問之曰。仕奈何不遇。曰

年少時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亾。少主始立。又好用少

吾年又老。終身不獲一遇。是以悲也。由此觀之。遇不

遇。命也。莊姜適衛。莊公或嬖姜夫人賢。而失位。作綠衣詩。美而無寵。不

也。宿瘤適齊。醜而蒙幸。齊嬖王出遊。百姓爭觀之。宿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曰

承父命採桑。不承命。觀大王王聘為后。遇也。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此喻君子抱
直有時而彰

歷世莫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

砥音弛
媒音肩

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龍媒之也。媒。媾也。不睹其能奮

靈德。含風雲。超晷忽。而躐昊蒼也。躐。行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

暗而文章者。君子之貞也。班史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濮水陳地。水也。楚王

威王也。往先。謂宣其言也。曰。願以境內累矣。以境內累者。欲托以國也。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謂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寧其

性各有所安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三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搜索也。又云求也。三日三夜，莊子

往見之曰：尚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鷦鷯，鳥也。之屬，

也。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醴泉，甘泉也。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

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怒其聲也。已也。

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緼，袍也。麻也。顏色腫噲。盈虛不常之貌。手足

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纓，以維冠也。

正其冠而纓絕矣。捉衿而肘見，衿，之袖也。納履而踵決。履，之後也。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有節也。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累其心也。養形者忘

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矣。無心則近道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者驕。釋莊子，自驕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荻蒿也。

也。織蕭以為番而賣之。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

得道忘貧

議論精透

曰取石來鍛之。鍛謂槌破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也。黑龍也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怒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必塵粉矣。莊子

辭受取予

有養之言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不畏乎。受賜於人者見其人常已思畏以物與人者見其人常驕慢

之納魯君之賜而不驕慢乎我我豈不畏之乎

此見子罕得所寶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宋司城樂善也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狃其取彌狃子罕之所寶者至矣。狃粗也 新序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

極善規諍

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韓詩外傳

說音悅

楚昭王

平王子各軫

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

知音智

好句法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得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屠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三旌三公位也。謂諸侯卿皆執珪者。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不受三旌之位。

卷三

著一商要 辭受取子

三

子列子鄭人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子陽鄭相也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

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言非真知也。既非真知。我則譽者可信而毀我

也。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

此說甚切當者又可信矣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

樂音洛過當作遇

此說甚切當者又可信矣

國人逐御拘而殺子陽 (莊子)

萬章字子夏。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

常接轂。言車轍來常也至成帝初。石顯專權擅勢。免官徙歸

故郡顯貲。家貨也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直欲

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

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

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漢書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

人衣白狐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

獨見

蘇黎足稱

者一商

者一商

三

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仍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說苑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犇欲與之邑弗受也

任國晉以天德

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諧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卻犇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卻犇歸鮑國晉卿也以妻故親聲伯欲為請邑以與之

謂之曰子何辭若成叔之邑欲信讓耶抑知其不可

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

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

國棟夫若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

不存也亡無日矣辟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也若成氏

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

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勝敵

而歸必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

家不因民不因民之所惡不能去舊不能去舊卿因民非多怨民

無所始言卻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

能定焉能予人也

國語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何法多新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二公皆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寔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貪天之功罪也奸也。下反以為立君之賞。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毋曰。盍亦求之。以死難對曰。尤而效之。既以貪天功為過而又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祿其毋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吾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毋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

而歿。晉侯求之不得。以綿上為之田。共祭祀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

經權

惟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歿之。尾生魯人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歿直而證父信而溺歿。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

經權

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非君命而稱君

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秦師遂還而去。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

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

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歎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庭養由基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恭王懼而失

體。威體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

以讓兄。蒼吾繞孔子時人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

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

贊音侯

蒼吾繞失經
安謂之權

時伸卑異弱。柔如蒲韋。非懾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升也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溺日拯則名君。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淮南子。汜論訓權之義。何始乎。自黃鐘制而權以生。大而度量。微而

經權
言

銖龠度量權衡以黍生之六黍爲一龠七尺爲一斗六斗爲一石於

是乎取則權立而天下不可欺以輕重矣古人有見

於聖賢遭艱遘難當崎嶇窮厄之運不能率其素所

守者以自見而必假經以行之是有似乎權故命之

曰權權爲無心之物其推移而變化之者一理也其

劑量而參酌之者一中也聖人之權權以理也權以

中也是故授受不親容有時乎援嫂之溺禮食親迎

容有時乎周之而受不告而娶見人之危而褰裳濡

足以救之容有時乎不可蹈者權豈易言哉故必聖

此言權之義

人行之而後可以無弊是故禪受權也堯舜以之得

人子噲以之禍國子噲以其燕國讓其相子之燕人大亂湯武以之應

天莽操以之倡逆不以曹操辭位權也夷齊以之成仁吳

札以之生亂吳子諸樊除喪讓位札辭願附子臧事例棄室而耕於野其後闔盧戮王僚自立

立易君權也伊尹以之康辟霍光以之赤族霍光廢昌邑王

后后被宣帝族誅誅弟權也周旦以之靖難周公誅管蔡唐宗以之

喋血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至於喋血禁門權非聖賢不能用也苟不達

夫時不明夫理而一旦迫夫事勢之難乃苟且僥倖

以爲自私自用之計是猶明王禁于蘇張辨智之朝

聖人之用權

蘇張蘇秦張儀也歌匪風于三川淪沒之日三川河洛伊也

風一詩尚思三川淪沒乃卒葵召之師葵丘于孫商

白起之野孫商孫子商鞅也談范蔡范雎蔡澤之說于金

張許史之間若是而謂之能權可乎大抵天下之事

有經必有權其道常相湏君尊臣卑也然紀信以為

臣而乘漢王之車楚圍滎陽急紀信乃乘漢王車出

此見權不可觀以故漢王得東門曰食盡漢降楚楚皆之城東

祖尸則坐于上而受父之拜君子不以為悖天下之

定序莫大于君臣父子且從權而反易之如此孰謂

可以無權哉

感應

感應必然

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祈報

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故三后禹稷契之後無不王者有

陰德也周室衰禮樂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

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淮南子人間訓

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

侵音浸

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暴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_{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亾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萬物_{有以相連}精_{氣之侵}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群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采明朗闊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_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

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_{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_{難以頃數計}八極不可道里也_{難以里數計}太山不可丈尺也_{難以尺丈廣}江海不可斗斛也_{難以斗斛量}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

首一商更感應

三

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父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

平公癘病晉國赤地

白雪樂名也神物神化之物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癘病篤疾

也赤地

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

水大出

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惟一女利毋財令毋嫁婦婦不肯女殺毋以

癘音隆

藁音姑

誣婦婦寃結叫天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

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藁

藁菜名王是官

者至賤

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

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

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

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

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

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

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

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

江准間謂士
口武

官一作宮

奇

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歿生同域不可脅陵
勇武一人為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猶尚
若此又況夫官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
於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歿者乎偶直
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
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古兆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天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
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
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順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

其詳不可得而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睹
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
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

文王始開王
業改易制度

太平之道於

是乎成故雖

后嗣哀替猶

更千載而無

惡聲

文王改制爰周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哀微千載
二聲下亞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
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易夷易遵也湛恩龐鴻易豐
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
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始終都於攸卒於未
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沕滴曼美。逢遇也。沕沒也。

言漢盛德若遇原泉湧出流澗不絕沕滴泉流貌曼美長多貌旁魄四塞。雲布霧散。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

武節森逝。森疾風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邇陜游原。遐闊泳沫。首

惡鬱沒。晻昧昭晰。昆蟲闔澤。回首向內。然後囿騶虞。

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觝共

抵。本也。之獸獲周。餘珍龜于岐。周放蓄余龜漢得之岐山之旁。招翠黃

乘龍于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竒物譎詭。倣儻卓也。

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

森音標

澤作澤

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界丘。

不亦恧乎。恧慙也。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

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

不特創見。意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況善也。榮吳也。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絕

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闇。

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太山靡記。而梁父罔

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

言古之時猶今時也乃封

卷二

者子簡安 感應

三

禪而大山梁父與有榮焉

今之世猶前世也此典屈而不舉後世何所稱述哉

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

苟進喻禮

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

而不舉後世何所稱述哉

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

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

陛下全之而後因禱搢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

之末光絕炎以展宋錯事

展申也宋官也錯致也

猶兼正列其

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

襲舊六經為七經

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

詩歌味功德下四章之頌也

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云

按長卿請封禪導君以侈心其稱述漢德亦張皇刺謬甚至托于遺書詎足為人臣訓哉顧余每奇其文讀之乃採其尤雅馴者如左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故曰興必慮哀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祇舜在假典顧省棄遺此之謂也

封禪

節義

巽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

弘演衛懿公臣狄人

攻衛食懿公其肝

王子間張掖而受刃。

楚白公欲立王子間為王

身刺之以

問不受

不以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

用也。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

人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

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

淮南子

趙簡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復進。青笄為參乘。

謂却寢佯為死人。叱青笄曰去。吾且有爭。笄曰少

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

二句可表青笄之心

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乃退而自殺。青笄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笄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覽

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

說苑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北郭可謂不負恩矣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不必見國之侵也，不如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固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說苑

初獻公使荀息傅

師

奚齊

獻公貪驪姬之色，廢嫡子申生，立庶子奚齊，使荀息

以傅

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言奚齊幼賤與諸孤

懸藐欲屈辱荀息深護之

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

俱無猜，貞也。

送死事生而無猜疑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

曰：三怨將作。

三公子將作亂

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荀息得詩人重言之意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言欲踐言必不能愛其身也

雖無益也，將

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言里克忠于申生，我亦如我忠于奚齊

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已止也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也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十一月殺公子卓荀息歿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

有焉左氏

嚴霜集而竹箭勁寒風號而楚材堅中流砥柱夷險

一致夷平也悲泣可以頹城浩歌可以決石揮戈可以

退日拊膺可以隕霜

進歿退生者狂狷之士褒生貶歿者宴安之人

聖賢

數句確實

見真知惟聖意

聖人托其神於靈府而歸其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

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

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

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

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

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寧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歟淮南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謂覆載之美也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

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為而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

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 莊子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羣目非日無以辨色渾渾乎聖

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渾渾廣大貌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 楊子

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賢人

之言近如地山川田澤之形可得而見瓏璫其聲者其質玉乎玉

瓏璫其聲亦猶君子清冷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

也肆恣也放口肆筆勒成典訓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不可殫盡言深遠也 楊子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積謂積滯不通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

六通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四辟謂四方開也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在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于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一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

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

為故所照無不洞明也 莊子

喻情之賊情

蓋觀於日月乎。日月之明耀乎六合。陰翳而薄蝕之。則晦矣。蓋觀於水乎。水之清也。鑒乎眉睫。淆之則濁矣。其德通利萬物。闕之則菑矣。性之有初也。情之賊性也。物誠有之。人亦宜然。學聖人者。正其情。反其源。如是而已矣。夫聖人者。豈非博大深渺之稱。通變化。侔神靈。殊絕倫黨者哉。言超倫類也和性情之理。遵仁義之途。表倫物之儀。曲而中。殫舉而不勤。與時遷徙。若因四肢。聖人之道。誠大矣。窮六籍之指。突入籍之指歸也灼萬有之牖。究陰陽之變。察乎毫芒。若殊黑白。而不以

鬼者鬼

窺其智。誠深矣。本天地之經。脩百王之法。絃而布之。若因四時。旁皇周浹。調一海內。包乎萬世。德誠廣矣。為而不宰。施而不有。功成而不名。終始天下。而莫知其因。其化誠神矣。夫其道大也。若是其智深也。若是廣而神也。若是則聖人者。將鬼焉。不可為幾望者乎。而非也將窈焉。不可為幾測者乎。而非也有大者。有為之大者。致眇矣。有深者。有為之深者。致靜矣。有廣者。有為之廣者。致約矣。有神者。有為之神者。致虛矣。視於不睹。聽於不聞。希乎其玄。潛乎其淵。澹乎其若。

忘○湛○乎○其○中○一○物○無○有○也○無○物○則○靜○靜○則○虛○而○明○矣○
靜○虛○則○動○直○直○則○公○而○溥○矣○

此盡其在已

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也

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割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技於手而愈醜。淮南子齊俗訓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

數則然
而不哀盈而不虧

荀子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敝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抹敗扶衰。黜淫齊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荀子

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

配堯禹之王者。其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王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奴婢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

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分總方而議。則天子其已而已矣。
荀子

世俗之爲說者。曰。王道利周。是不然。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王道利在如此也。王者民之倡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之儀也。彼將聽倡而應。視儀而動。倡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道其若是不相頌者也。手則上無以效上。若是不相頌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

上感下應
若影響

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

明別於上端誠則下愿慈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

正則下不治辨則易一。愿慈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

一則疆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

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又云讀為眩惑也。上幽險則下漸詐

矣。幽隱也。險難。則也。漸進也。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

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利相親

其情難一則不疆。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

所由作也。荀子

說甚是

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向而聽天下。生民之

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而朱象獨不化。

朱丹朱象舜弟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過哉。堯舜者天下之

英也。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之人縱

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今世之為說者不怪朱象。非堯舜豈不

過甚矣哉。是之謂鬼說。妄謬之說羿逢門者天下之善射

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王良造父者天下之

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

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荀子

辟與蹙同

古今人物

魯文公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

賈季問晉賈季奔狄鄆舒鄆舒狄相也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

趙哀趙盾孰賢對曰趙哀冬日之日也冬日之日也趙盾夏

日之日也夏日之日也左傳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友坵山節藻稅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

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

下不僭上家語

簋音唯

管字過制嬰也崇儉

汰音太 屨音簡

秦伯景公問於士鞅鞅為樂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

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欒之德

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思召公之德政不忍伐其棠樹

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

而黶之怨寔章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

晉而復之左傳

季康子謂子游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

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歎吾

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人皆愛之。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大雨乎。說苑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二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以告子路。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說苑

道大必大用之

裘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劇王劭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為談柄，良可笑也。藝苑 王舟州

太史公論項羽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耶？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如蜂之出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五諸侯謂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

斷羽亦盡

古今人物

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于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亾其國身歿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乃引天亾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漢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

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

主父偃上言今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

卒以安也

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晁錯言十景帝有四日強兵將

也實邊備也廣儲蓄也制驕橫也後景帝輕信袁盎之讒而斬錯而七國俱反如故

孔子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

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

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老莊申韓 老子所遺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無虛

體也因應用也 謂因而應之也故著書辭稱微眇難識莊子散道德

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

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激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十三篇不

獨武人根本文士亦當盡心其詞約而纏易而深暢而可用吳起兵法世多有故

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

救患於被刑言無籌策也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

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亾其軀言無德也悲夫

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

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

公子虔欺魏將邛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

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故帝秦者鞅也亾秦者亦鞅也

南面之樂足以報其帝秦之功而車裂之狗僅以償其亾秦之罪也

此見居賢當
思危

穰侯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
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
其貴及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歿況於羈
旅之臣乎。此以貴極富溢為戒也言親而有
功且不免於讒况羈旅之臣乎

白起之自殺
王離之降虜
皆可為善戰
之戒

白起王翦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
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
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沒身及孫王離
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評案甚是

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邢說祖詐
之說
是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亾虞卿料事
也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
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
著書以見於後世云

全相如智勇兼

藺相如 知歿必勇非歿者難也處歿者難方藺相
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

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賈誼 余讀離騷騷憂也讀其離騷有長鯨蒼見之態令人生激切忠憤心

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屈

見放於項襄王乃懷石自沉汨羅以歿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

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

自令若是讀服鳥賦賈誼所作同歿生輕去就又爽然自

失矣

李斯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寡以輔

始皇瑕寡謂因諸侯有瑕寡遂忍心而剪除之也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

聽高之說且為高所敗

屈原千載一人賈生寧不為長太息哉

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輔至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趙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叛斯乃欲諫諍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歿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殘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眾庶之和

議是

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韓信 吾如淮陰。信封淮陰侯 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

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歿，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良然。假令韓信

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勲可

末四句乃信之斷案

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褒廣之得人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

道辭，及歿之日，天下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

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

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也。

相如為人通達文亦駢麗

司馬相如 相如為孝文園令，作子虛賦，多言遊獵之事。武帝讀之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曰：

臣邑相如為之，帝聘之。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

又命為天子遊獵賦。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

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楊雄生于西漢之末太史公不應引此疑後人所增

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於節儉。就其時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叛逆。仍父子再亾。國俗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荆警也。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陽盛物。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乃自

古記之矣

以上俱史記據正宗錄

班固贊文帝。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

漢文亦寬仁恭儉之主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冊

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

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哀益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烟火萬里方內享安寧之慶禁網踈濶司刑無鬼哭之庭嗚乎仁哉。

即位之初首親策賢協曆改正此最爲有得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得一代大儒董仲舒爲首興太學。脩郊祀。祀五時改正朔。以夏時爲

歲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緝禮裁樂化俗移風建封禪。禮百神。

如東萊泰山以期不灰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與長生作蜚廉觀通天臺以求神仙之遇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帝年十四即能辨光無罪俾上官之謀不行是彌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

不是過矣

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間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帝起自閭閻。稔知民瘼。咸服北夷。可謂中興之主矣。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乘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

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

周宣矣。

匈奴遣子入侍。單于來朝。

孝元之立。百度廢地賞罰。

贊元帝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利節。

倒置用賢。則如拔山。如轉石去佞。

度窮極。勿恥。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元之柔柔之過者也。孝元之過過于柔者也。孝宣之美。哀焉。然寬弘盡下。

出於恭儉。號今溫雅。有古之風烈。

贊成帝。臣之姑。克後官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

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

梅福謂帝不能顧形察影。以彰新德。

矣博覽古今容受之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

平上下和睦然耽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

可為於邑於邑嘆息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王氏一姓乘朱

輪率轂者二十二人五男同日封侯哀乎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

由來者漸矣

贊劉向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

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

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

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

思言著于當時文章表于後世向之謂歟

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
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
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
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贊蕭曹漢興賢相必以蕭曹為冠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

奇節漢興依日月之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

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

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黔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

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

而隱蔽曹參所守惟何不以有隙而紛更

哉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

三雋。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

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

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公殺桓公

此見衆口燦金積毀銷骨也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鬼

裘。吾將老焉。邗父懼反。譖公于桓公。十一月邗父使

賊殺公。樂書構卻而晉厲逐。晉楚鄢陵之後。書欲固

于薦氏害于厲公。公怨卻至。又欲豎牛奔仲而叔孫卒。叔孫

去樂樂書懼遂弑厲公過唐宗。過婦人哭而送之。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王

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之。人也。名曰牛。助余乃勝。后

魯召叔孫歸。過所宿婦人獻以雉。見以子果如所夢

寵之。長使為政。齊有子明娶其國氏。牛因以譖孟丙

樂子明殺之。公與仲王以夢牛給以勿稟。命讚其自

服亦逐之。公侯召仲至。牛秘之。牛饑渴使人致饋。而

退叔。邱伯毀季而昭公逐。邵伯怨季。平子遂毀于臧

孫氏司馬駿戾救之。陷西北門。以入孟氏執鄆費息

伯殺之。昭公不忍留魯國。遂于齊。次于陽州納女而楚建走。楚平王生太子建。使伍奢無忌為師

聘于秦。歸曰。秦女可娶。王娶之。后又譖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城外叛。王執伍奢。使殺太子。太子

奔。宰嚭譖胥而夫差殺。吳將伐齊。越子率衆朝。王皆差聽。託計不納。子胥子胥使齊。囑其子於鮑氏。託譖

之夫。差賜以屬鏤劍。而歿。后夫差為越。勾踐所敗。縊李園進妹而春申斃。楚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

古今人物

春申君有娠使妹與春申君謀與王幸以為王子果

生男園恐春申君事泄及楚王崩園先入伏歿王刺

殺春申君 **上官訴屈而懷王執** 屈平楚之同姓下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

怒而疏屈原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諫勿行 **趙高**

稚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果留王以求割地 **趙高**

敗斯而二世縊 楚盜二世任高治之高罪以實殺之

高素驕懼誅使婿 **伊戾狀盟而宋瘞死** 宋太子瘞美而狠寺人伊

戾惡之板楚客過宋與太子相知伊戾作為太子盟

狀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與楚盟矣公囚太子太子

乃自 **江克造蠱而太子殺** 漢武帝太子每諫征伐帝

太子呪咀帝無道帝夢木人數千擊帝信之使 **息夫**

江克治巫蠱獄太子斬江克遂反因敗自縊 息夫與孫寵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

作姦而東平誅 息夫與孫寵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

安東平雲欲非望乃上亦事平雲坐

賈生氣吞匈 奴而乃為二

表五餌之說 不免于好大

喜功

誅皆自小覆大繇親陷疎可不懼哉

贊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

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

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

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

漢為土德數用五色上黃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

以係單于其術固以踈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

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撥其切於世事

者著于傳云

處尊冕而遠樂勢則然也

贊景十三王。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亾。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亾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係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舒條天人三策成一代之大儒亦可謂卓越諸子矣

贊董仲舒。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未及也。至向子歆。以為

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歿。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學。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贊公孫弘等。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克實。而四夷來賓。

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生慕嚮，異人竝出。卜式拔於

芻牧。以輸財用弘羊擢於賈豎。以言利用衛青奮於奴僕。以征伐用

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販牛之朋。已漢之得

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

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以舞文用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

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

協曆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以遠

使將率則衛青、霍去病。亦以征伐用受遺則霍光。金日磔

以輔幼主用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

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

諸子皆漢武時人各有所長如此

遷常作漢文
其文亦峻厲

可取

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

凡所作多不
儉於俗

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乎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夫惟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贊戾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克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養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灰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師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擊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

高馬光以武
帝窮奢極欲
異於始皇者
法也然而改

過守毛得入
此所以為
秦之續耳

上憐太子無
辜作思子宮
為歸來望思
之夢

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哀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云。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

議朔亦安

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統。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詆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竒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

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廼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及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詞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

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原王道。擣當世反諸正。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禦矣。桑大夫弘羊也。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未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

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何足選也。

贊楊雄

雄

字子雲

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

雄作劉秦美
新之文是耳
匪人之比而
乏去就之介
矣

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笑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

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
勢利。迺如是。寔好古而樂道。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史篇莫要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
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
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
時人皆勿言。唯劉歆與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
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惟寂惟冥守
道之宅爰清
爰靜守道之
庭

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叔不請。時雄校書
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
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
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
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殺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
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

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
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
歿。謂柏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
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
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
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
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
之言。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違時君。更
越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
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蓋誅絕
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
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贊王莽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
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
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
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
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

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向。處非所據。顛覆之

莽之即真窮凶極逆天下

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迺始恣

皆詭吟思漢

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

野首敷

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

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

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塚。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

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

文音系 繩音蠅

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亾。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繩

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已上俱漢書 據正宗錄

宋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

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

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

不解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

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

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

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

於金。然猶人主也。

言雖稱臣於金猶為中國之主也

雖失中原。然猶

秦檜專主和議而大仇不復孤二帝望報之心誠罪也

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於其所
 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
 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宵
 遁也，明州之汎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
 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于中原？帝之所憂者，
 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從也。二帝蒙塵於沙漠矣
 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
 矣。時韓韓世忠張張浚與岳岳飛三將軍，其兵皆重于京師，
 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

是時張韓劉岳效忠宣力於外，乃報復要機中興遠

畧也。且殺岳飛而株連父子，是姦害忠良也。

安于和而安于三將之失兵矣。彼其輕于廢韓而易
 于僂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
 宗而文之罪者也。嗚乎！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
 至咸淳，百餘年來，建炎咸淳俱宋年號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
 時耳。完顏亶弱粘罕，皆番將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
 朮耳。時兀朮亦望風而奔潰矣非岳飛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
 忠劉琦吳玠敵也。海上之女真，其覆燕傾汴者，漸以
 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
 振而甚整，不於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

此高宗定案，破洞肝腑，不必深文，顧安所避罪哉！如此持論足決千古區區詰曲，辭何為哉！

淳熙宋年號而浚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紇石烈志寧

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

且厭厭為人役矣嗚乎天哉嗚乎天哉

陶侃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

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畧節其善而

稱之遂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

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

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

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其

卓之盟以犄其後假令處仲遂得志始興當為司馬

孚而士行不亦為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

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歿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

顧命為恨其拒温平南温嶠也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

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

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

太真至動義旗迴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

成功耳假令太真款欵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

箋亦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

先儒謂士行不為無功于晉特於君臣之義有未盡耳

顧命為恨其拒温平南

温嶠也

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

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不祥而止又稱其瓌瑤珍異富于天府寧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于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于士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荆軻傳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其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知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

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向歆學父子而人夷夏者也荀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

全身范蠡隱居致富後稱為陶朱公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乘迫為合攻隙為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張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儀秦蘇秦張儀也彼其智

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時見勝溺寡

仲連奇氣疎節是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

員為父報仇不得不伸志蠡居龍思危故扁舟泛五湖

林足頡頏一世出戰之表矣

取勝蠡彼黃綺者豈其徒哉黃綺四皓中夏黃公綺里龍德而隱管寧氏追之鳳凰翔於千仞兮黃憲氏近

之

趙韓王之才也而不勝險趙韓王趙鼎也寇萊公之敏也而

不勝躁寇萊公寇準也敏捷也躁急也王文正之容也而不勝弱富

韓公之果也而不勝褊富韓公富弼也果決斷也才難不其然乎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皇帝之稱

自始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

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

諸子有所長復有所短

三主功亦足純

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今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譚詩書治禮樂者嗚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言強兵黷武雖不足為人主訓而平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

夷服戎之功有足言者

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之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又。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言所以守之者非其道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

古今罪祖龍者夥矣而宋有發其廓地之功至謂其取六國於僭篡者之手而惜其不善守確哉確哉

天下之所謂其主若赧王。周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今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今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裴公上蔡鄭用兵机要則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裴度不及

規以安不忘危進朋黨解

李文饒李德裕以為不可解後得李文饒一品集讀之

疑論畧則甲以譖不亂德

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懸斷曲中利害

惜帝疑其朋黨而庸鍾是

雖晁陸不勝也晁陸晁錯陸贄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

之奸不得竟其功業

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

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

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

屈於縛再屈於積三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

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曼斯破回鶻

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振舉也槁枯葉也喻其易也千里之外披

膽待燭百萬之衆頰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

威振即不啻履晉公而上之言文饒之功比裴度猶遠過之而及其

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哉彼其訾太

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譏百泉之觀侈則

不聞有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言晉公以誠信

而文饒以智術也裴以容李以伎容度量也伎忌刻也如是而已史稱

其一飯必報睚眦必讐夫修別於恩怨若此而豈意

其曲擠而致之灰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

德裕以致勝為得東坡稱其以氣勝亦偉人也

饒之精爽能見托於命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學士後德裕失勢敏中執人凡德裕所人皆不次用之裕貶潮州司馬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吁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當去聲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與。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

北見必舜焉之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姬公而後可以行天子之禮樂

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狩四嶽。四嶽東西南北嶽也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宸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竝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口非者何也。夫秦之始君朕也君父皇

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莽也吾故曰
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
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
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
也

孔子於春秋書取善盾弒其君夷臯許世子止弒其

君買而左氏載蕁受之言曰董氏晉史官董狐是也子爲正卿

亾不越境反不討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

世子之書弒也以不嘗藥公穀氏公羊穀梁也因之而卒

莫異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者卒莫疑也獨歐陽
氏爲之論曰盾止實弒也學者奈何信傳而背經其
言甚辯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固習聞其時事者
也其記符合而節契盡紕之不可也然信其言則孔
子申韓之所不爲也盾猶云耳當其時天下之不嘗
藥者夥矣夥猶多也獨以微文而致重辟於許世子何居
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
信經而廢傳可乎歐陽氏知盾止之爲弒而不知其
所弒也夫弒于何知之曰三傳知之晉爲盟主盾寔

執政三年之間。而諸侯之被弑者三。而莫問也。盾一
逐而穿之。戕靈公於桃園也。若拉拉音底擠也。觸也。枯然。亾
不越境。謀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為成
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盾故所欲受也。止
之。不嘗藥也。罪亦恥矣。也。耶。小國人胡為而疑之。止又
胡為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逆謀哉。孔子因其
走。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疑者。春秋虞
廷之李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不辜謂殺不當罪也。是故見盾於會。見買於葬。使天下後世之

為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不得以其文
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其要皆歸於忠厚也。
故非弑而弑者。三傳也。弑而弑者。歐陽氏也。三傳徵
乎春秋。孔子所不為也。徵歐陽氏乎春秋。不必孔子
而為也。

季札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季札賢父。壽欲立之。札辭而耕於野。卒不
受封。封于延陵。號延陵季子。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
札而似伯夷。讓位不受。兄國故曰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知人
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諸樊

天下之爭奪季札之者多札以讓兄也存心亦可謂盛德士夫

夷祭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闔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衄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

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亾。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盛衰。獨不知吳之將亾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夫差賜子浮之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季札知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相如完璧歸趙國也

藺相如 藺相如之完璧。相如完璧歸趙人人皆稱之。余未

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寶。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

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亾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

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與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將入秦矣吾故曰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魏無忌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

此見諸客之能惟公子善

用之非公子
之不善兵也

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卑虛得士急於收名

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平原孟嘗輩耳。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孟

嘗君名文姓田氏愚以為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

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頗則

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未有不

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

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不

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馘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

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嗷喑懦將之所

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

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寔有以一萬人之心而振

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

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

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且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

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

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

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鶩乘勝逐之至函谷

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

此亦見公子
之長

如也。公子不歿。魏幾不亾。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人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爲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爲秦亾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項王 力拔山。氣蓋世。喑烏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僂守通。八千人。飛渡江。燕荒燕也中原灰燼也

羽之勇蓋入而烏江之厄乃天也

秦宮裂崩也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後。軼道之誅。未足酌六王之一王。旣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滌。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猶曰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高帝 高帝之斬丁公。以爲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其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

此意諱帝亦真

且帝之寤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以爲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滅楚以號令諸侯王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阨故醜之旣僂而爲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于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卽無後侯之可也卽不侯祠之可也卽不然者旌信而成其成臯之降也非史幾乎泯矣故其於信也耻之變而泯者也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脇帝以北走虜南走胡

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怪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攷古之士妄爲之說者

評條侯亦確當

周亞夫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爲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益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爲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委梁以嘗之而爲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越亞

夫功最大不益封。卽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竇大將軍監滎陽兵。封樂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勲籍。寧能一二埒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爲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營細柳之時。日軍中只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文帝聞之。乃按大徐行曰。此真大將軍矣。亞夫且坐扞詔。大不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魏相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丙吉魏相也。

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

香 草 猶 臭 也。當博陸侯霍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逐。故

車丞相武庫令爲不長者。而實用告賊殺不辜。事法

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唯大將軍之爲

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

御史大夫。誰爲用之。博陸侯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歿。

相之相宣帝材亦足稱然學衰平之亂相亦未可取也

而大夫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橫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尚書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相蓋窺帝之有疑憚於霍而借以修其邪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勛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亂之血胤安在其為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為忤者也。夫以一九卿之末按脅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按丞相丞相

不以為望而救之。帝必為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之德益弘矣。廣漢之誅誰為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國富兵彊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賸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昭烈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

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爲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操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郤何傷乎。且是時。荆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以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爲孔明卽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關羽 關羽之失荆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

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吮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

此見昭明孔明
明智不及此
皆天也

狡狡猾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言其安也夫以昭烈之明

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

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

天也。

蕭何諸葛亮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

武侯為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

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倣儻奇偉也之士修詞之

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工匠也之徒執斤

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擲音力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

此見武侯之才智先人

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伎客才

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敢

不勞亮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疆人

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

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

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

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

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

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之曰是非王

此何之奇不為用甚

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椽棟榑櫨必構夫榑。構榑皆美材也之良者克焉。斲而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黠然而中腐者蝨傷之木。匠之罪也。其無榑構榑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歿。法正之敏焉而歿。關張之悍驚焉而歿。於

謬音縮

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忌懷之李嚴。浮詆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克牛溲馬渤皆賤藥也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鄙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亾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

諸葛孔明

卷三
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鄼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闕一世哉

此見仲之顯桓之也皆叔薦仲爲之也

鮑叔 鮑叔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伯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仲故甘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伯首也管仲之得稱伯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弗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管仲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太子辭上卿禮

仲之佐桓功亦不少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繪潤色也其所不足耶

伍員 唉哉平乎不人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

此議甚正大
可佳

憤俠烈官郢乃伸明哲沉幾沼吳益神沼吳言不十
年而吳其沼

乎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迴其主智之先

若質著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

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乎丈夫

淮陰博陸 夫歸秦襲魏取趙定齊席捲天下之十

二子功畧甚
偉俱不得其
終是昧保身
之哲也

九此言韓
信之功廢昏立明誅姦取畔衽安漢祚之四百此
言

霍光之功項氏山摧之威非信莫遏武皇土崩之勢會光

曷莫然而猜起躡足韓信請立為齊王漢王大怒陳
平張良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

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禍萌驂乘宣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
乘宣帝憚之若芒刺在背

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韓既極被五刑復夷三族霍僅及身

妻子不免徒使鍾室之草歷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轄

飛南山而不返嗚乎惜哉余感其事而贊之且交志

戒云

九有夔跼三靈錯莫秦社雖墟楚氛甚惡褒斜中斷

南鄭如鞞音的淮陰神武恢我王畧北歸三秦東挾五

侯虜豹馘田捷若承蜩斲餘泝水溺且濞流躡索中

原項蹙一丘飲至未終兵符中失反接傳車離骸鍾
室距涉辭通誠表天日百戰為虛單騎輒實走狗既
烹牝雞之凶翁王出塞虜入回中羣雕在天胡為藏
弓惜哉匈奴與漢始終

於赫孝武光承炎漢皇輿四闢兆心中渙赤靈所綏
天啓輪臺顧復冲子靡慰予懷爰詠誓御爰及博陸
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光拜稽首讓於日磾金日磾也乃抱
孺子乃撫蒸黎民毋枕革革甲冑之屬以卽衽席衽席言安也
工商流通農蠶畢賦漢書言尚璽逼封外人孤誠上假

立排三親再霈鴻慶再罹大喪九有晏然四垂不崩
黜昏立明阿衡是法助塞宇宙忠昭日月孽由女作
禍自勢萌黃腸未乾赤族已成霍光死後以族朱乾戒允龍
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千古

楊子 余讀楊子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願

其文割裂聲曲闡旨渙浚剽襲剽竊沿襲也之跡紛如也

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
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
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太羹玄酒哉

此言楊子之
文深而意味
得而矩度

日星最易見者太羹
矣。澗喻言之有味也。乃其矩矱猶矩也天就矣。世之病

楊氏以道也。余之病楊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呂不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

齊諧禪官者。齊諧莊子篇名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

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

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廁之經。追今焉。甚矣

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

不韋買邯鄲姬知其有身乃獻之異人。既而以財役後異人立為王姬所生子即秦始皇也。

此見非不韋之罪其食客所為耳

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也。不韋作呂氏春秋意

豈獨不韋罪哉。

淮陰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

士論淮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

以反歿。未有明其不反者也。信功誠大。至族滅以歿。

信夷三族而又身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

反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

不知之。天下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

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陵。秦緩請假王者韓信謂齊人及復多詐請立假

王以鎮之固陵來緩漢高與韓信期會于固陵韓信獨後至非純臣之節耳。信見

夫項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以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焉而王。司馬邛張耳之功微焉而王。呂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之功微焉而王。自搢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

此句極是

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遊擊將軍別定代。破臧荼侯。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豨之監趙代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

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成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

所給也入而落其手韓信為呂后所給因令武士縛之其不可解四

也以信之功呂氏也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能辨

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馭諸桀

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

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世同於責赫嗚乎可

慨也夫

衛霍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衛青霍去病皆賢將為太史公

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

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乎匈奴天下莫強焉

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

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伍被楚人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又胡無稱

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

叙其材力栗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額也於

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

矣吾不幸而才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老如公孫

弘倪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

李廣自況也況此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

句亦老

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
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
使後人不得尋也

魏徵 自程叔子之以爲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

管仲有功而無罪二句可盡其評

異而紫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

後有功王魏王珪魏徵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

取其反正也愚以爲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

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

白僖公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杜

預註曰子糾小白庶兄也太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

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

則糾與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爲兄何以不當有齊

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傳子糾與小白戰

以競齊不勝而歿之何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

大而不責其歿曰仲傳也猶可以無歿至玄成之爲

隱太子宫臣則不然隱太子建是也高帝命之也當是時

可遷而爲他官或下移而爲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

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

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勳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武門之蹀血，兄弟相攻擊至，于蹀血禁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鉤也。管仲射桓公中鉤。秦王正東宮，東宮太子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不處，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于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墨音照

武墨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為簒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羿有窮之君，后為其臣，浞所殺。新莽已耳。

新莽王莽也。

周武墨已耳。

武后名墨。

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

墨已耳。羿、浞不盡，僂、妣氏莽不盡，僂、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妣、劉氏之嗣，若族而墨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為墨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剥之餘，若羊豕之垂鼎俎，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剥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食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

朝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弁衫比肩而相揖讓者則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它魏元忠婁師德之徒毋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於霜鉞斷斷焉齧散吏之楊雄與故僚之王魏而於是諸賢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爲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以一兔

此見諸公卿之職皆不及狄仁傑之姊

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某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慙而退烏乎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岳飛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岳飛謚武穆朱仙之登則欲渡

河以滅虜也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

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仇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

飛也詞調滿江紅則忠憤見於翰墨懸疏居廬山則孝思溢于至誠誓心而欲

掃金亮之達
墟誠宋室中
興之所恃也

檜以尺一削武穆官尺一天子使一部將代之而歸
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嚴僂迫於後是非徒敗
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
雖響應言應之速也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術強胡
者亦慄悍猾賊人也女真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
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
左右犄角劉琦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
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膽奪謂喪膽也而
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

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
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
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痛恨於高宗也

文天祥 譚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
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咸淳宋年

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
之眾烏合如鳥之集合言多也率以勤王而眾不潰此非有駕馭

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關歷涉險道謂之間關
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眾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

信公忠氣憤
發節操甚堅
卒而黃冠言
號歸是猶涸魚
想江湖之舊
枯木思桃李
之榮耳

遣張汴鄒鳳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

皆大疫。也。瘟氣。死者過半。五坡之後復遇張弘範以敗。

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

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真以至宋。宋自朱仙之後

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

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頽弱息。以

與賁育中黃之徒抗。賁育中黃皆古之勇士抗相角也。蓋未接兵而

魄先奪矣。雖有韓白。韓信白起也。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

敗而能數起。吾以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

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

欲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

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

雖以害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

終不可也。又天祥欲黃冠歸故鄉。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

必敗敗而歿於盜賊之手。以殲也。盡沒。其宗而夷趙氏

之裸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歿

矣。故曰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欲詔使

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此托方外以言歸其用意微矣

牛僧孺 吐蕃悉坦謀以維州

維州之議僧儒以小信防大計德裕以大

維州在唐據議謀國山絕頂三面事也

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之

臨江吐蕃不敢憑陵近甸

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

代宗不振地歸吐蕃此僧儒之過也

未能損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

平涼阪萬騎驟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

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為然詔德

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坦謀及所用偕來者悉歸之

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之

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

急此言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

國家計以信愚搢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光迂儒

也為僧孺愚而不睹其時勢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

安立僞帝數蹂畿甸蹂踐踏也而悉掩我河西北庭之土

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

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其請盟於長慶也豈有

所慕於中國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於南詔北摧於

迴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綴回中而責

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為兵端彼力之不足

鷓鴣核

降平聲

德裕宣揚國威戎心振海致坦謀來降

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角之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縛已降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夫悉坦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坦謀也。為唐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彫甲弱弓也。武士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顛隳。以歸爾。則不能令而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投之不毛遠方之之地。以示警。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千萬。

它音他

能歸我我亦如之。吐蕃喜於得地而憚於兵端。必無它也。庶幾可以無廢仁而全信。或曰。然則金完顏主之不受任得敬趙位。寵降非與。曰。是何可同日語也。夫夏高麗於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權臣乘其主之弱而以地市金。奈之何其受之。若悉坦謀者。謂之嚮化可也。

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奪而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

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口與以言稱揚之也。舉而

名之曰篡。嗚乎。篡矣。當獻帝時。董李肇蠻。拉然土崩。

海內之欲為所欲為者何限。有操。亾。無操亦亾。亾等

耳。有操後亾。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擢陷

廓清。字內莫又。安治也。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

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其言

標之如此亦貪其拙矣。也。狐其態。狐獸名。性善媚。喻操之邪媚也。屠僂忠舊。教廢儀節。教慢而廢

君臣之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

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國於

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

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

裔之亾也。亦如之。嗚乎。孰謂無天道哉。

五代。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

廢卷嘆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棄廢冠履。

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

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

然吐蕃。回鶻。皆蠻狄之人。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

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官

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蠻狄之服用飲食自與中國殊也。濕暑弗

習也。水土不同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也。藩籬也。鳥獸以

山為性若就藩則受制矣。而魚龍之改陸也。陸道路也。魚龍以水為樂。改陸則枯矣。

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旦而騎且馳射之

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士風物候令俗南矣。挾

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

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噉而食全也。固所

必至矣。嗚乎。石晉之罪與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

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

此見契丹之得幽州縱浴久亦不能順其性

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其儉崇禮讓

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

畧指數焉。以手指數之也。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藝祖宋高祖也。然

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

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宋祖仕世宗時為殿

前都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周帝柴世宗也。一旦乘

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

見此虜方難折服為難

之際其為敵者偏伯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
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
即無尺地不入版者版圖也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原
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
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
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
契丹以兄弟事契丹也及二帝之北擒二帝北擒宋欽宗徽宗是也與遺
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
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

然未嘗不表金秋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亾猶有禪受
之迹焉宋亾而銜璧輿視再辱王庭抑何其志細辱
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
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
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
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
不以魯先盟王之晉而況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
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猶
其詣淺然其人材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

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其就虛。

老子習禮而薄禮者也。莊生畏死而齊死者也。佛氏畏滅而樂滅者也。有者諱之不及者文之。斯其所以異哉。

荆軻之策下矣。雖然燕亾不由也。言燕之亾不由於荆軻之失策也。

范雎之策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諸帝各任其性

漢高凝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脩賢者也。唐太宗飾聖者也。宋藝似光祖而文不足。今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銳也。武之斷也。其

失刻。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以上俱見州文集

太史公讀史記。索隱曰即秦國之史記也。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

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瑞見

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

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

正義曰臚音旅祭名也。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

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版城祀之其神夜光聲若雄雞命曰陳寶。管岐雍之間。而穆

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

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

此見戰敵強
兵雖盟誓割
符不能相鈞
束

質言志

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
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
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
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
能約束也置質如納子為質是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中國擯
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
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史記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初涉起兵假楚將項

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歿涉詐稱其尚在以感動人心虐戾滅秦自項氏撥

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

令三嬪嬪古禪字謂陳涉項氏漢高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

斯之亟也昔虞夏之間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

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稷

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

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四君也之

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

倫以德若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

此在締造之
又項只成於
五載皆天也

五年之句重
看後舉數十
年十餘世百
有餘載百萬

世之安等語
皆與五年

卷三

考之簡要 古今人物

七

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安在無土不王。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記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從。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同姓為王。即周親親之義也。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功臣即周尊動勞之義也。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

周以封國太多而形勢弱

漢以封國太
大而形勢弱
其始皆欲以
輔承天子而
其禍亂因之
而生周竟不
能正而忘漢
有以損之而
安也

自陳以西南至九嶷東帶江淮激泗薄會稽為梁楚
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
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官觀僭
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
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
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
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承衛猶藩屏也漢定百年之
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晉也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
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亾國天子觀於

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
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及天子支庶
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
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
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
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
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
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
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

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史記〕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重耳為驪姬之禍奔翟處十二年適齊桓公妻以齊

姜人衛文公不禮過曹亦不禮後適秦穆公納之復即位焉 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

乎得人。言臣子所恃者以有君父之命而受其享生之祿是有祿而後能聚民人 有人而

校。與君父校勝負 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者也 狄人伐唐咎

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

大翟之時言有五臣之從也

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

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

之塊。塊土塊也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言得生者得國之象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妻之以齊姜 有馬二十

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狐偃知孝公不可恃 將行謀於桑

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聞之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而謂公

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恐泄其謀也 公

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人之寵安已之居寔敗壞功

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使從者載去醒以戈

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駢合也脅肋也蓋腋

下肋骨合比非赤體不浴薄而觀之。伺重耳赤體就浴迫近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夫子指重耳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早

別異于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藏璧殮中令人不見公子受殮反璧。領

意示不貪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

後稱妻與叔詹皆有先見之明也

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

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

不蕃。其美先盡故子孫必不盛晉公子姬出也。狐姬所生而至于今一

也。至今蕃盛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者皆天意之可疑三士狐偃趙衰賈佗也

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天之靈。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

辟君三舍。三十里。若不得楚。其左執鞭弭。

子未之。無緣者。右屬秦鞮。以與君周旋。秦以受箭。鞮以受弓。子玉請殺

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大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惠公無親。忌刻。內外惡之。吾聞姬

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後諸侯而衰。其將由晉公子乎。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

內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也。與五人之數。奉匭沃盥。既而

揮之。懷嬴奉匭以供沃盥。既盥而揮盥水。湔酒重耳。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以謝秦女。他日。公享之。子

犯曰。吾不知哀之文也。請使哀從。公子賦河水。逸詩也。

公賦六月。雅。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

一級而辭焉。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

敢不拜。六月首章言匡王國文章言左氏僖二十三年。言佐天子故趙盾通言之。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劉

之破家。厚客。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

之絕業。欲恢復天下也。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舉發大謀。

在倉卒。擾攘之中。急迫紛亂之時也。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

見齊武王不能以蜂蟻致

卷三 諸一簡長 古今人物 五

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嗚乎古人以蜂蟻為戒蜂蟻有毒蓋畏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

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子產愛民

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夫子嘗稱之為惠人於學為博物子產為博物君子晏子於君為忠臣

帝王家語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
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

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

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

蒙德承澤荷恩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

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

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

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百里奚轉鬻轉轉市而管仲束縛墨子無黔突孔子

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于黑席不至是以聖人不

此皆汲汲以見用

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

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謂禹稷也不以山為高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也

雖帝王猶憂事治勞況初民乎也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音要舜黷音彌黑禹

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勤百姓甚矣故自天子

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瞻者未

之聞也淮南子脩務訓

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

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為也則為三下

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言古

人貴無為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

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

為天下用此不易之論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

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

不自為也言在上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也天

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地

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

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為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

此見帝王不自有其能

之道也。莊子

王霸之辨

此見王民有
熙皞之澤遠
伯者之民像
而興修而散
矣

王者之民。辟之春風和氣。芬香襲物。陰寓其造化之
巧。卒莫名其生育之妙。霸者之民。猶之雲行乎天。雷
震乎山。未及雨也。枯槁已有生意矣。

臣愚以為天下之亂。皆起于處士好為高論。夫上自
畿內。下至海隅。懷生之類。欣喜懽懽。豈非至治之極
哉。而蒙莊氏乃始咨嗟嘆蒙莊即莊子也
莊子蒙人名周慕容成赫
胥之世。填填顛顛。不知君臣之為恩。而德澤之為厚。

謂堯讓舜。使天下欣欣焉。至目為羶也。則過激矣。蓋
自周室既衰。諸侯力政。疆國務攻。弱國脩守。驅民于
鋒鏑戰鬪之中。嚴刑重賦。以供兵事。此天下之始苦
也。蒙莊氏謂有愉樂愉猶
悅也乃有愁苦。于是欲反于太
古之時。以相安于樂苦兩忘之境。儒者之論。夫豈如
是。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言
其功業文章。入民者深。非一端可指數也。孟子之論
王伯。其說長矣。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言王者之于民。

論王之異于
伯在三結民
心而民心之
結又推及重

使之自得乎其心非有言貌聳憊之令沾沾爾夫民
而自得其心則其與上益攀結而不可解攀固故曰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民深也使治天下不欲愉樂則
是必愁苦而後可耶後之君子羞稱五伯而其為治
反不能使民驩虞奈何其不鳥舉而去也蓋當時之
君各專其國各私其民雖其用之至煩苛矣而莫不
有憐憫之意此如貪人遣子入海以求珠貝觸霧滅
頂不得休息其心固惻惻也自秦罷封建置郡縣分
裂黔首守令治之天下之民乃天子之民非守令之

民也苦樂休戚漠不相關如胡越人矣又況井地壞

阡陌開商鞅開縣官無田以業貧民民之有田皆其

貲市而力得者以貨以力皆不知使事之義昧君臣

以為吾自有田縣官反從而征之也歛之則施腹

而讒毀怨役之則側目而視昧君臣上重以有司箠

楚寬抑箠楚所以刑朝廷雖有仁政之布格而不得

下究以不知使事之民而治以不關休戚之吏故民

皆不安于上怨懟驚倨平居無事尚以空名相制一

旦有急孰得而有之哉夫奉天子之德宣播訓勉以

此不得民心
故也

和輯百姓者誠守令責也

應詔書稿

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媾音賴之不休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桓公內行不備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至二殺兄納媾邾襲莒并國三五行事若是是其險汗浮泊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亾乃伯何也曰嗚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亾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有知人之

桓公推能推尊仲父此所以伯天下也

智安忘其怒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有決斷立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忌嫉也與高國之位高氏國氏齊之世臣也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有之夫又何可亾也其伯也宜哉

六經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此叙麟經之所由作

余聞之董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

孔子仕魯為司寇

事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壅塞也猶沮止也

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夫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

與

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弊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紀先王之政故長于

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

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

數萬其指數千

春秋一萬八千字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本仁義之本也

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

此見春秋有國者不可以不知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史記

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莊子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懲惡而勸善。

春秋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寵榮也。踰過也。片言之貶，辱

此見春秋之嚴一字不可假借

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

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

其名。

此見詩歌之興皆有所本

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

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陳壽字承祚，著三國志，善

敘事大抵簡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

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子曰：使陳壽

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史記雜黃老之道，杜奸雄之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飾是史筆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

春秋散。

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

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大戴小戴禮之衰也。

詩失於齊魯。

汝知之乎？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

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

四句新練

此段論五經之教甚詳

易教也。恭儉莊嚴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失之奢易失之賤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恭儉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賤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

教與聖人相參。

家語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

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人謂

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史有記言求言

則制度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

其述詩也興哀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

史有明得

失窮政化則詩明矣

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中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

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

人分焉。

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

文中子

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

此言三者之得皆出於史索色窄友

當去聲

此見當以六經於吾不之粗

亾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其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亾散失。至為窶人乞夫。窶貧也。丐夫乞丐之夫也。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

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乎。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人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詞競詭辯。飾奸心益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併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者乎。

文章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

多引圖緯子家言。圖緯如圖記。織緯是也。其文衍而虛。春秋諸

世家。以已損益左氏者也。其文法而暢。儀秦鞅雖諸

傳。張儀蘇秦商鞅。范雎俱有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

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

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諷。刺客游俠

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

慨。王弼州。

檀弓考工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于文者乎。其

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猶天地之曲成萬物各得其當也。班氏賢於文

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于

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

端倪也。王弼州。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

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飲而行。王弼州。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侗儻非常之人稱

焉。此見賢聖皆因尼以成文。侗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演廣也。文王囚於羑里乃演周易。仲

尼厄而作春秋。仲尼厄于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屈

見放疾楚懷王之信讒因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丘明無目者。孫子

刑脚兵法脩列

龐涓忌孫子之賢於已乃以法刑斷其兩足齊田忌進孫子於威王王問

兵法師之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不韋為秦相始王遷之於蜀呂覽呂不韋所著之書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韓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

姚賈毀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自殺說難孤憤韓子書篇名

詩三百篇大

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

此獨

舉左丘明孫子者以其無目斷足為無用之人與已之腐形同也

終以不用退而論

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空文文章也自見已情

僕竊

不遜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

此自叙其所著辨遭極刑

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起軒轅下至于

茲為表十本紀十二書八世家二十列傳七十凡百

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

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此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

太史公以刑餘為辱故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使記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

務欲使人讀之如閱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寄

古人無筆

以漆寫字上大尾小如初生科蚪也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

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

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

而設也非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

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

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

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言之具也是故理

勝者文不期工理媿者工為粉澤而間隙百出文以理為

主理既媿雖善為潤飾而間隙百端也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

此見文不以奇為貴而以理為工

學文急于求理此論文之秘也

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及復自中節目見甚順利也

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楊雄如列五味而不

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

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

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風

狂切怒之為雷霆蛟龍龜魚噴薄出波是木之奇變

逸也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

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

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元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
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
于理而徒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

按其論文以理爲主不以奇爲尚此正法眼藏先得我心哉予嘗云據理敷詞皎然天日見予文如

見予心焉

魏文典論構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
不得爲全璞之質矣鼓氣以雅暢爲美勢不可以不
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

文必如此而後可以令人賞心

渺聽之者恍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洑逶迤觀之者
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
人聲蓋謂是也

李德裕

古人以詞賦取重猶自謂壯夫不爲乃今作無益而
白首甘焉非夫也

詞不古不奇好古之甚亦乖今之亡有戴鶡冠躡珠
履者時不同也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卽解重相咨盡阮嘆曰
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公有云

此見知文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劇鉢心腑。指
摘造化。如深大澤。出珊瑚。奈何令逐臭吠聲之士。輕
讀之也。至于有美必賞。如響之應。連城卞璞。下生動
容。流水離絃。鍾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己。而薄感恩。
夫豈欺哉。

確實

按文不易得。亦不易識。然亦顧其文。謂何耳。葉水
心云。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予故嘗謂六經
而下。克棟汗牛。苟無俾身心。無資經濟者。直欲借
祖龍手段。不必作。亦不必識也。或云。博物洽聞。儒
生分事。則三代而降。往往作者。其羽翼六經。何限。
彼殫精竭慮。規模擬極。其所抵要。亦困遁寄人。
籬下。何如原本六經。自勒成一家。乃
為不朽盛事哉。是編採輯。亦以見意。

才雖有逢敏
不齊要工拙
何如耳

鸚鵡一揮

後漢禰衡賦。鸚鵡
援筆立就。

子虛百日。煮豆七步。

曹子
步七

論工拙耳。惟畫亦然。李思訓百日之功。吳道子半日
之力。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
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

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
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
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

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言年壽榮辱不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墨。見義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
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
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
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而人多不
疆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
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焉

說分陰之可惜極爾痛切且文氣有波瀾

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者
論成一家言。魏文帝

按魏文時魯國痛融。舉廣陵陳琳。朔山陽王粲。鮑
北海徐幹。驎陳留阮瑀。毓汝南應瑒。瓌東平劉楨。
幹摠之。咸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騁騷騷於一
時。然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楸
賦。雖張蔡不過也。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表章書
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顧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雜
以嘲戲。及其所善。楊雄儔也。

夫和平之旨淡薄。而愁思之旨要渺。謹愉之辭難工。
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

論極精透

野至若王公大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
以爲

〔唐文〕

此荆潭唱和次序也飄飄數語曲盡文端史稱虞
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此蓋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亦
昌黎實際云

評釋諸子摘

之二終

評釋諸子摘要卷之三

莆田宋光廷

穉脩

評訂

男

祖駿

爾逸

叅閱

祖驊

爾騁

君學

此段見學之當好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暮謂年老

學之晚也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

盲音冥

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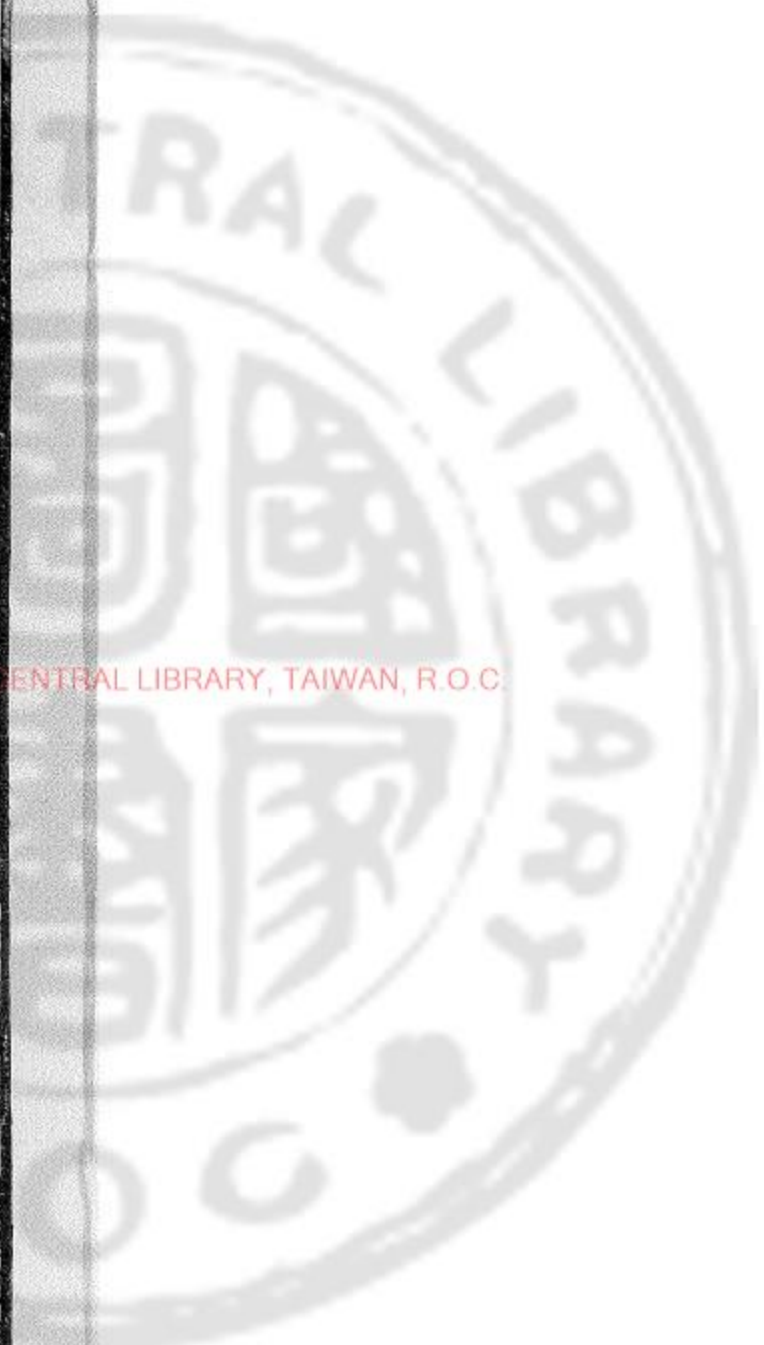
學。如日出之陽。

言始盛

壯而好學。如日出之光。

正盛也

老



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言雖老而好學

猶愈于不學也平公曰善哉說苑

執正者趨正瓦正趨走也執玉者偃偃僕而敬也執愈重則敬愈

至也執玉之重必持一敬心而不敢趨走也天子之所執者天之命也

人之心也宗社之樞而家國之柄也數句言天子之所執甚重也

天命之去留在敬人心之向背在敬宗社之安危在

敬家國之存亾在敬可不敬乎夫人不可不敬而天

子為難天子之敬更難於人也何者攻之者衆也臣聞之天子

以一人之身而享萬乘之業終日之間其雜選而前

正音否

天子所執至重不可以不敬

此見天子之身眾欲攻之者多故猶難於敬

者還而至于人主之前者皆娛心溺志之物非歌鐘內馬之娛則姣冶嫺

都皆美人之色也非精熒詭異之觀則便嬛婉佞輕麗貌

之態體度也夫心者易動而欲者易攻以易動交易攻

則懸旌不足喻矣故曰天子為難雖然急則有矣曰

難未也天理人欲迭為勝負敬勝百邪非虛言也理欲

不能並立存乎理則以敬為急則不見其難見其難

者未急焉耳言未嘗敬故也故臣願陛下急於敬敬則一心志

專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而聖學成矣夫敬非

拘攣煩苦執滯之貌之謂也心本至舒而理亦無滯縱之

則一毫無所踰。言能敬則心雖縱亦不踰于理之外執之則一毫無所

勞。執一敬則心自舒故無所勞故欽而曰安。恭而曰温。必安而後

可以言欽。必温而後可以言恭。其體固如此也。人君

惟不得其從容之趣。而徒見其檢束之形。是以遂便

於放逸之趣。而愈失其準繩之正。此聖學之所以不

明。而得失之間。非細故矣。

臣聞之為君難。夫惟為君是以難也。為君者。豈非欲

上承祖廟。下鎮撫百姓。子孫萬世為帝王者乎。夫惟

為君而至於子孫萬世。是以難也。人有負百鈞。適百

此是見流於放逸便不知敬矣

君以裕後為難

里者矣。負不甚重。道不甚遠。息有有日也。加之千鈞

而千里。里不千。息不可得矣。又加之萬鈞。而萬里。里

不萬。息不可得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鈞也。萬世之遠。

非特萬里也。浩乎其無涯。茫乎其不知所終。而欲息

何由哉。言為天下者不可一時有所息騁六駢者。必轡者也。為萬斛

者。必維者也。轡頃刻失。則蹶也。蹶顛也維頃刻失。則覆也。覆傾也

天下者。亦六轡之馬。而萬斛之舟也。心辟則轡與

維也。胡可息也。萬世之計。本於一時。終身之基。始於

一念。故明主謹之。且夫子未有不肖也。類也其親者也。麟

此見其萬世之業在敬時經營之

之子。不問知為肉角矣。鳳之子。不問知為九苞矣。言

觀天運而不相肖也。息天子為天也。

天子者天之子也。是故肖天。今夫天所以萬世

之子其可少息哉。

常存者。惟其不息。是以久而不壞。日月可以久照。雨

露可以久潤。風雷可以久撓。久奮萬物。可以久成。使

天而息。則其塊然者。將遂腐壞。顛隕惡能至今哉。是

故君人肖天。肖天者。終身如一念者也。終身如一念

故一時為萬世。言不可息也。世之人君。莫不欲有終而不

能者。以為不始于一念。與始于一念。以為不遂至於

終身者也。鳩毒鳥也在前。而人不食者。取禍速也。朝食

不暮。暮食不朝。嗜欲之禍。甚于鳩。鳩不過害人之身。嗜欲則公天下。

然。不在于朝暮。其所由來者。斬故人君。徂一時之樂。而忘終

身之患。夫孰知其始於此也。始于此。嗜欲夫始者。聖人之所

甚畏也。物莫不有始。有所始者。必有所至者也。後世

之人。其葺補機詭。亦大備矣。而始於開闢。故夫一念

之開。必至于不可止。亦猶開闢之必至於後世也。紂

為象箸而箕子唏。箕子曰。既為象箸。必為玉杯。此何故哉。誠慮其

所至也。其欲必至于無窮極。北里靡靡。池酒林肉。皆始於象箸

箕子見之矣。見其為象箸之時。知其必至于此也。前代之君。其初曷嘗

見始不可以不謹。

君處于

一念少忽其禍無窮故明時必履之

此見當杜漸防微

不兢兢哉。心有忌而方巖幾乍動而復却少忽焉而入其中則遂日益日增如水之潤寢漬而寢廣是故
一念佳麗荒淫之媒肇矣。一念珍怪奢泰之端發矣。
一念惡直彊懷之勢萌矣。一念好諛側媚之塗啓矣。
一念假借威福之算張矣。一念馳騁田獵之源濬矣。
故明王謹之也。謹一念之發端古之聖人知欲息之難持轡維之戒。法上天之道慎鳩毒之防。操之於一念之間而守之於終身之久。屏絕嗜欲不動於心。使至於不可止。是以終身之基定。萬世之業成。福祉日臻。慶流

苗裔書曰謹終于如此之謂也。昔有僕從其主於廣明之野者。喋喋旁道康莊甚悉。不知主則引車於其上矣。故人笑僕為愚。雖然僕誠愚矣。而康莊之不可不行亦審矣。此則臣之愚也。唯陛下察之。

此見君人者當謹終始杜漸防微曲盡忠悃使先生得司啓沃其所裨益明主豈淺渺哉英賢限于科目結網踈于皇家為一喑嘍

君道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

伯魯大夫僖伯之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

見君高堂德以示子孫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

飾大路

祀天

越席

結草為之

大羹

肉汁

不致

不致五味也

粢食

稷

曰不鑿昭其儉也

衮冕黻珽

衮衣九章冕冠也黻

蔽膝也珽玉笏也

帶

帶

帶

帶

帶

帶

裳幅鳥

帶革帶裳下衣幅束其

衡統紘緹

紘統冠者

紘統冠者

紘統冠者

紘統冠者

紘統冠者

紘統冠者

紘統冠者

鞞音丙鞞音朋

鞞音丙鞞音朋

鞞屬游纓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鞞大帶屬帶之垂者游旌

數也火龍黼黻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火取其明黼取其文

比象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車服器械之飾象天

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三辰日月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昭其明也

象天之明

夫德儉而有度

錯綜有度

登降有數

謂上下

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

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謂立筆督

而置其賂器於太

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辰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

諫之以德

左傳

桓二年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走

奚道至於此乎

言何道而失國

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

桓公納鼎革昭是不能昭

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

無拂拂過之土而外無輔輔佐之臣。無一人諂諛我者。甚

衆。辟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

拔矣。景公善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

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

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

問路。言雖問無益已。辟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

速亦無及已。（晏子春秋）

合符節。別契券者。符節等契皆約束也。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

晏子亦善道

噎音謁

此見上行下效捷若桴鼓

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如趙

而後偏衡石。稱懸者。所以爲平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

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上好貪

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此言上行下效捷于影響

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君子

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

則流濁。此言上之所好不可不慎。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

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言上所好

得其道則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

下亦應之信自然不待探籌投鈎而公自然不待衡石稱懸而

平自然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人勸而人

此上慎所好於而民皆樂善罰不用而人服而人自有司不勞而事理而成理

政令不煩而俗美而俗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

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歛忘費賦歛雖取

費民皆樂于趨事事業忘勞而忘已之勞寇難忘死民皆趨于赴

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

而禹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乎荀子

始生之者天地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櫻之謂天子櫻

也天子以全天為政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

以全生也立官以養民正多官而反以害生及以害

則失所為立之美辟修兵者以備寇也脩兵而反以

自攻則亦失所為脩之美呂覽

孔子見魯哀公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

上而已矣堂上者國家寡人以為迂言也以為不達

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正身

則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

正者正也之說

其唯知反之於已身者乎

言能正身故也

（百口覽）

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

統一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

統一天子必執一

統一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

統一天子必執一

所以搏之也

搏天下之心志

一則治兩則亂御驪馬者使四

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不專一則

此見身為親化之本

由故不可出門閭

楚王問為國於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

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

身

必身正而後長為國

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

為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

乎身者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

願聞齊國之政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辟之

若材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

呂氏春秋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

此宮室之崇

然民有拙冗

狹廬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釀其脆非不美也

此飲食之厚

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明主弗甘也

臣牀藉席

此晏安之娛

非不寧也

臣安也

然民有處邊城

弱音弱

此見明主不為一已樂與上下同樂

犯危難澤必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

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

裘歲登民豐年熟而民富足也乃始懸鐘鼓以受箴規之益陳干戚

以象大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淮南子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

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

亦是堯舜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者端拜而

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

而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分之使當其分摠天下之要治

執簡以御煩

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王也

五寸之矩矩正也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室而

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荀子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

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言不以不長為醜無惡不

知言不以不醜為惡醜不能惡不知病夫不醜不能不惡不

知病尚矣雖桀紂猶有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戎人

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

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自然而然習于性情今使楚人

此皆假其長以補其短

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之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去聲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

比去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也及至永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也急遽也得無

景公恃有四臣而又于田晏子以四臣不可無統而公遂回則君臣相得如鴻毛憑順風巨魚縱大壑矣

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于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都澤也故得于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也耶則行人行人官名子牛在子牛景公臣也為宗廟而不血食乎失祭也則祝人祝人祭宗廟之官太宰在為獄不中耶刑罰失平也則大理大理士師也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耶則巫賢在巫賢長于理財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言無所患也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

不亦善乎。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處乎。景公曰：善。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

韓詩外傳

湛讀曰

能審已之所戒而中和之化自應

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臣衡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

此上之嘉縱嗜慾而民必瘵矣

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恠奇物，金玉為珍，說異其狡躁，好狡躁也。康荒，康安荒亂

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

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

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絺綌綺繡，

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之力竭矣。堯之有天

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

征強凌弱，眾暴寡，於是堯廼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

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

此堯之崇儉

穀音駁

畫

大路正路四馬車也天子

越席不緣

緣結蒲

大羹

不和

不致五味

粢食不粢

殺細也

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

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

利焉年哀志憫

哀老也憫憂也

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

脫蹠也

言甚易也

哀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

王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官

室臺榭陂池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諸水曰池

苑囿猛獸熊羆玩

好珍惟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

豢

民不得食禽獸食之飽而且厭之

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

民不得完衣

顛音樵
頽音悴

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顛頽於天下是故使

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

皆仰望于人主

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

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遠非平正無以制斷

淮南子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淫惡之人

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

如天之覆蓋民

容之如地

如地之容載民

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此見天子君以爲民君當盡道以愛民

曠能因問畫
言

出乎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之牧民。勿失民之性。有君
而為之貳。貳。用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使輔佐之。勿過為非度之事。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
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
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
弟。以勸祭其政。補其行。過則失。史為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

操得其要。不
論其在人在
已

瞽者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詞。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得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
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
夏書曰。道人。道。人行人之官也。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夫。大
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氏襄十四年
人君之柄。非必萎然不自揔持。萎靡而不振。而後移於下。
操失其要。則雖在已。未嘗不在於人。言當操得其要。亦非必

卷三

者一商更君道

七

鑠然獨運而後歸於上操得其要則雖在人未嘗不在於已。淮南子

君臣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逆臺子猶梁丘馳而造焉公

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

和同之辨公私之分也晏子亦有見矣

說精

以成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詩頌殷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醲嘏無言時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于大羹

靡有爭醲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先王之濟五味和

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

二體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用以成樂器五聲五聲及變宮變徵

六律七音七音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

和其聲八風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金木水謂七音

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專用一聲不成樂矣同之不可也。如是。左氏昭二十一年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六五柔中虛已以從人。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拔茅彙征，與共開焉。泰之極，艱負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為五不言所為二臣道也。以任事為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為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為。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為

泰也。夫都俞咨命。君曰都臣曰俞喜起廢歌。唐虞尚矣。三代

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

元勳，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離，文具而

情闕。由其不相得故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制割。割始為衣也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

而已，亦其臣之力也。言桓公之伯俱由三臣之力師曠侍曰：臣請

辟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

隰音濕 此桓公皆藉三臣之力

善調和之。美既熟矣。奉而進之。而不有食。誰能疆之。

亦君之力也。

言亦其君能用臣之力故也。

新序

人之於事。其有所好者。必有所適者也。

言人有所好而欲者必其

便於已而適之也。適者快意也。

人君之於嬖幸。

嬖幸寵幸之臣。

沾躡學統。

密樣

終身而不可解。豈以忠義盛而聞見博哉。誠

適之美。

誠快意惟已所形也。

舉動自由。

無所拘制也。

形迹無礙。

形迹無礙。

此適之所從生也。

由人君適意所生。

士大夫師也。慕聖

賢忠義非微也。誦法先王。聞見非渺也。人君見之必

改容。

改容悚然。動容也。

臨之必以敬等。威所制手足。易至於

此見人君樂受幸而悼正

無室

滯也

不夷禮法所防。情意易為之不治。

治決也。

故常有嚴憚

畏忌也。

之心焉。君既安於逸而憚其臣。臣亦拘於法而

憚其君。彼此相憚。上下之不交。則由此之故矣。騏驥

駮耳。

馬名。

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

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跡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

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塞猶閉也。

權勢者。人主之車輿。

猶言人主

之柄也。

爵祿者。人臣之轡術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

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

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

此見人至有
忍澤於臣而
臣必報之智
伯可鑒也

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

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

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

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僂為襄子所殺國分為

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癩吞炭變音

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身

狗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主之恩澤使之然也

豫讓報智伯人問之讓曰中行眾人待我我固眾人

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

類音貌

此君臣相得
自相報

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歿節而殷

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

興狂風來水而水波自起木茂而鳥集林木茂盛鳥自聚集之相生之氣

也言氣之相感而生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所欲謂爵

君無以待臣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則人臣亦不君

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歿節以與君君

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

能歿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蹄

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未雨而求五穀之熟必不可之數

蹄音蹄

也數術也 淮南子

臣道

子產亦能言臣道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則賦其田如魯之為田賦國

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推知利國

雖死生不恤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子

自以為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即子寬曰國氏其

先亾乎君子作法於涼涼薄也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 左傳昭四年

四句蒼雅

夫俗主之佐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 呂覽

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季北子名曰見有禮於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鷹擊鳥鷂逐雀之逐鳥雀也言去之必疾 左傳

狐丘丈人丈人老而杖於人者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

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王

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說得極是

叔敖亦楚之良也故其言

如此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淮南子道應訓

公儀休見家織帛怒而去其婦見舍茹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

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惟嗜魚

故弗受。言惟已嗜魚故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

蔡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子茲嗜魚不受亦此見也

能自給也。給足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得相則

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

私。淮南子道應訓

宓子賤名不齊為單父邑名。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

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文中子

班固著循吏，至於文帝之時，無一可稱而載於宣帝

宓音伏

子賤得天子之教故單父鳴琴而治

古今從政不同如此

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文中子

班固著循吏，至於文帝之時，無一可稱而載於宣帝

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文中子

班固著循吏，至於文帝之時，無一可稱而載於宣帝

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文中子

班固著循吏，至於文帝之時，無一可稱而載於宣帝

卷之三

循吏傳 臣道

宣帝

之世者宣帝尚刻覈故有班班可考豈非以文帝之時天下皆循習之吏故雖以吳公為治平第一亦不足為之立傳而宣帝之世絕無僅有其亦幸而可見而已其亦不幸而可傷也已

屏山

邊音退

范宣子莫音暮邊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拆委筭屨筭之後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變乎女亦知吾

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國語

按老氏曰欲上人必以身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武子其識此矣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高燥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不

公咲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

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繫多也有鬻踊

增音愷

晏子於公始取勞衆焉為改室復為已宅

得一言而省刑百謂泰交

齊一商賈

三

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
 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若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
 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為
 人鄰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
 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然因陳桓子以

請乃許之

左氏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
 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齒
 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則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
 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
 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
 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
 不以禮不見晏子晏子春秋

晏子自重其
身故能成有
為

管仲有病桓公問誰屬國曰叔牙可乎對曰不可叔

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言終身不能忘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其可乎
隰朋之爲人也醜不若皇帝自愧以爲不若而哀不已若者
其於國也有不聞也言不自知其聞其於物也有不知也不自知其
多其其於人也有不見也不自矜其見勿已乎則隰朋可
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故曰大匠不斲
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口名覽
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於衆也猶之治
絲焉人理一縷人司一染已而付之機工杼柚旣成

此引喻見諸
臣之分任總
論王相臣

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所製也但稱曰某貴人之
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焉伯樂相之樂善識馬相其
王良御之造父驅之二人善馳驅貴人乘焉而過于市市
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
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獲有福祥也猶之晏賓焉
宴賓者酒人奉觴酒解也饗人膳夫也奉膳鼓瑟吹竽客
心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
猶之治宮室焉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
旣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

等音呼

杓音標

既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

且夫人君之於天下也辟之若天焉宰相者斗杓也

任而不勞也百官者四時也勞而不宰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

時行而杓不化而為四時也辟之於人若心焉宰相

者意也言其主一也百官者手足四肢也言其運動也意聽于

心手足四肢聽于意而意不化而為手足四肢也故

天道圜地道方君主圜臣執方宰相者立于不圜不

方之間所以幹旋四序揮使四體者也所謂大體者

我無能而無不能也合天下之能以為能我無足而無不足也

不以一己之能為能而以

而以天下之能為能非達治體者不能

不操鉛槧言不身親之也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剖劂

而天下之巧皆吾巧也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畧皆吾

畧也人君執斯道以任相則爵祿不悴言不濫及於僥倖之人

宰相執斯道而柄事則福澤無窮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

禦寇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完字辭曰羈

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此皆齊君

之惠我我受賜多矣敢辱高位豈敢為卿玷辱高位以速官謗不德而居高位是速

此見公子完善子導君

召官府之請以成告詩云翹翹車乘翹翹遠貌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

正所辭為卿桓公使為掌百工之長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

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言臣之享君只可以日

未卜其夜若夜飲則未之卜也不敢繼之以燭則不敢也君子曰酒以成

禮使其飲酒只成其禮而已不繼以淫過也義也夜飲為淫樂子完之辭夜飲得事君

之以君成禮使其君飲酒成禮弗納於邪而弗納於淫邪仁也公了完得

愛君之仁左氏

公父文伯邊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獸之家

而王猶績懼于季孫康子也之怒也其以獸為不能

事主乎其毋歎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

公九卿祖識地德言天子與公卿因朝以修陽政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

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

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

句語藥石津班姬之流也

度以知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

妖祥也官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命業事也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夜倣百工使無愒

淫而後即安倣戒也工官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

晝講其度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

也即執士朝而受業受事也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後

也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者自庶人

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音統

縣坦填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紃冕曰紃紃纁纁之無

不結紃冕上之覆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命婦成

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

也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天子之自庶士以下皆

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

獻五谷布帛之功也男女効績績功也愆則有辟辟罪也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

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

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

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其於勤勞又說許多箴規豈易得哉

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

淫矣。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綴其末。 國語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

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

於色，賢於德而不見答。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歿。其弟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親幸也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

姜惡之。石碛衛大夫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於邪。謂惡逆之事。驕奢淫泆，所自邪也。邪所自起。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

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恥，重者鮮矣。如此者少。

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聞，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

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

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

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

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

珍言

公之寵州吁也，能練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借又。能誅之，可謂社稷臣矣。

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

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

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

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吳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宜緩。急則難治。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阻兵無與。時兵則民殘而眾叛。安忍無親。安於忍則刑衆

禁音紛

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

石碛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厚從州吁如陳。石碛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

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

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請衛人自臨討

之。九日。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碛使其宰

卷三

者之商也 臣道

七

儒羊肩淮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太逆不可不除

故曰大義滅親 [左傳] 隱三年

闕且廷見令尹子常。闕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 子常與之語，問

蓄貨聚馬，歸以告其弟曰：楚其亾乎？不然，令尹其不

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

殆必亾者也。夫古者蓄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

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 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

議論是

糗音臭

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也夫也 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郵過也 則

闕于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也國也 昔

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 成

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

一筐，以羞子文。羞進也 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 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俸也復反也 人謂子文曰：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庇覆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 是勤民以自封也。

勤勞也封厚也 歟！無日矣。我逃，歟！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子文可謂深於恤民

卷三

首二簡要 臣道

若教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天下。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者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積怨滋厚。不亾何待。夫民心之愠也。愠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于成靈哉。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歿靈王。不顧于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于成靈。其獨

何力以待之。待猶也。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昭

王奔隨。國語

景公飲酒時陳桓子望見晏子。言於公為隱君之賜

此篇見齊侯知晏子施仁之賢。子受隱匿也。言匿君之不辭是服賜不顯君賜也。晏子之義。

浮子。浮過也。晏子曰。何故。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

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

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敝車也。

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

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餘飲乎。公曰。辭然後飲

駑音奴

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鄙野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脩。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王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父族為尊故乘車不徒行。毋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毋黨次之周給其家使無不足於衣食妻之黨。無凍餒者。妻又次之不能克足但不至於凍餒國中之士待臣

而舉火者數百家。舉齊之人待其周給然如此為隱

君之賜乎。廣施與為隱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以晏子之

酒觴罰桓子失言之過

求賢

明闇之別

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伯。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索求也而休於使之。休息也荀子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

人主勢已所
以致豪傑之

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勢所必然也。言人主賢則聲氣相求。故

人主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所以致豪傑之歸者。彊令之

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

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

狸致鼠，以冰致蠅，雖一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以

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呂氏春秋

郭隗對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

處，亡國與役處。役僕也。誦已而事之。誦已猶折節也。北面而受

學，則自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嘿

致士存乎已

金音否

瘡首愈

此見簡子處
于求人

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

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恣睢暴戾也。响

藉叱咄。响呵藉踐也。响呼俱反。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

士之法也。服猶事謂戰國策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拜

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及其亾也，若有餘。今主任

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國語

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

可見士貴者知之者

與聖人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故王者不四。王只伯者不六。伯有五。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辟之登山。登山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唯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太公釣於滋水。釣滋水得玉璜。周受命。呂天子失之。天子謂而千乘得之。千乘謂知與不

命呂天子失之。天子謂而千乘得之。千乘謂知與不

知也。晏子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使人問焉。名越石父。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曰。嬰未嘗得交遊也。免子於患。免負芻之苦。吾於子猶未耶。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知已者。而伸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絕。晏子乃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石父曰。夫子德之。敢不敬從。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于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呂氏

陽畫誠得治民之術子賤誠有受教之虛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畫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畫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畫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畫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說苑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葭葦木也天喟然而風，則葭

葭音加

折而巢壞。何者？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蜂附于稷攻之則損

而社鼠不薰。鼠藏于社焚之則社火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

碭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者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贖贖之以還也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罷音疲

此二論如求駿骨而千里馬至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

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咸歸之。

俱韓詩外傳

物有相求，機有相召。楚式怒蛙，楚王見怒蛙則式之重其氣也燕市

躡音壁 破不能行

駿骨，燕王使涓人買千里馬，涓人買骨以歸，明年而千里馬至。平原下士，托於躡

葉公好龍，其龍入室，安有求以實而士

汲，平原殺美女以謝躡者而士復來。彼徒聲求之，猶然足致士。烏有

求以實而士

求之以實而反效，詘於聲求者乎？必不然矣。且所謂

張穿繫於劇驂者，故患之。烏睹乎截雲之羅，包八紘而舉之者也。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不以孤之不肖，得承宗社，恐危社

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問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對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

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

其實虜也。虜謂役使之也。今王將西東，目指氣使，以求臣，輕

則厮役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允，不拘臣下以禮下之以

已，謂降已也。不乘執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

拘指，謂執子弟之禮。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見昭王誠其於下士故士翩翩然而來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伯。唯王擇焉。王曰：寡人願學而無歸。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致士先從隗始開路，謂開先進之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向居。二年，蘇子聞之，從周歸。蘇子，蘇秦也。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亦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劉向

魯王受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

鳥音扶水鳥名
帝王所見亦小楚人譏諷甚詳

君能受乎？魯王咲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以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為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邪？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為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於魯，昔有荷頓得之，以為鳧杯。荷頓，魯之富人。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無荷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璞以進，君亦以為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唯荆魯之玉為然哉？若魯國賢士之藪也。藪，大也。今君以為地不

再產則展禽柳下惠也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

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澹臺子

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

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

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叔孫

通等皆漢儒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與之沙也。遊

於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為。臣請完鼎而返

楚。無使魯庭有荆足之荆。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和

別音月獻荆山之璞。再別其足。乃抱璞。魯王慚。乃命左右以

而泣後王使人視之得良璧

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

千金致王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

矣。燕昭王於郭隗築臺而師事之士爭趨燕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

聽。黃叔度外史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

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待賢人而

移此以治天下裕如矣

成名

皆得賢人以佐之而後成王伯之令名

今天下賢者智能各特

也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

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

世奉宗廟亾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美而不與吾

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之

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

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中執法中丞也此詔令頒

行之次第也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郡守自任勸人勉駕

車遣

漢高帝

之

公卿大夫所使恣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祿賢

賞有德祿賢才

勸善刑暴

勸善類刑奸暴

五帝

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

路故旅耆老

旅謂加惠耆老若賓旅也

復孝敬

復謂優復孝弟之人也

選豪

傑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祈求也

深詔執事興廉

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

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

下究

及也

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

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

燭幽隱使幽隱畢照也

勸元元勵

武帝亦急於求賢

躡音蹄

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僂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躡也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之以道則致千里之塗躡名夫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跣逐也弛廢

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

漢武帝

乃見斥逐也御用也

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也病也其小故夫牛蹄之涔濕泥牛踐踏之中有

此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駟音祚

水曰不生鱣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鮪鮪大魚亦長月從西河上得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房巢也夫人之情莫不有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市僧也言魏國之大會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也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

卷三

諸子論要 末賢

三七

其畧得也。畧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君之

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存亾

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

者不容於衆。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體大者節疏。疏長

也。踈距者舉遠。踈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

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

不欲其大也。淮南子汜論訓

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

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璜玉也。不能無考

此見才苟適治不論汚辱

看苟能謀奚考瑕幼批行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若絲之結類。然而天下寶之者

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

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

飯牛。為秦穆公食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鼎調五味以干湯。太公之鼓

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

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澆辱。而不知其畧。以為不肖

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

也。夫發于鼎俎。伊尹也。之間出于屠酤。太公也。之肆。肆列也。

解於累紲。吾也。之中與於牛領。百里奚也。之下洗之以湯

領音全

卷三

者之商與求賢

已

沐祓音弗之以燿火燿火取火于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

也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

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

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

也為是釋度數為上自在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而求之

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言失賢人必愛賢何可言求賢

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

類者世王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肖象似也衆人之所

眩耀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

非仁愚者不長斷割有似于仁非真仁也顛者類勇而非勇顛者不知非真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

人易矣夫亂人者莠蕩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

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劍

工惑劍之似莫邪劍名者唯歐冶越人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

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碧盧或云砮砮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

聞王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

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盡而脩短可知也

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

此見才之難辨惟聖人能知之矣

而利鈍識矣。薛齊邑。庸庸氏。子通利劍也。 史兒易牙。淄澗。二木之名。

水合者嘗一哈水而其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 故

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

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

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以天下與之洗耳不就

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刀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

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汜論訓

汗明見春申君。姓黃名歇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

汗讀自注 附膚同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受鹽車之厄而上太行山 蹄申膝折尾港

喻不遇知己 無所肆其能

汗多。肺潰。肺亦汗出於膚如潰 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棘言步蹇 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

衣以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

部掘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

湔洗其惡祓除不祥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戰國策

有道之士固驕人。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相驕則不能相得 賢主則不然。士雖驕

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者

歷數帝王聖天下之望故賢之善禮士天下從之

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

也者不得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綖

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人不可

驕也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所

期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

遂武王遂之而未成不惟以身下士耶齊桓公見小

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亦可以止矣公曰不

然士驚傲爵祿者不以爵祿為意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

不以伯王為意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庸敢驚伯王乎

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脩言五公子爭立不能訓子是內行不

修伯亦可矣子產相鄭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

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二人殺二

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

之舉也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裾而

與之言璜不悅文侯曰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

受今子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

禮無乃難乎文侯可謂禮士矣

呂氏春秋

見真似不可不辨

驪音梨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賢者而先受坐之。老者坐先於眾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捨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驪牛之黃也似虎。驪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也。青葱色白黑不分。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戰國策

廐馬始駒。弛其御縶。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閑

此見士亦在人主馭之耳

與衛致千里哉。故使馬之縱駕不馴者。泛而不馴。習其行。馭

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凌節不遜者。造士者之失也。副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辟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

化之本原也。五童子三策

今夫風發於青蘋。蘋蘋草也。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披

乎數千里。靡不嗟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歸也。中

之悻者。憚闕者。暢其惜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毗而

木暴樂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物順物而化不知所

潛音慘

人君求才亦當得于牝牡驪黃之外

幹音鈴

也。以然。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則嘗觀九方臯之相馬矣。九方臯善相馬者。曲者中鉤直者中繩方圓中規矩此國馬也。天下馬若滅若沒若郵若佚。二句言恍惚難知也。牝牡驪黃所弗敢知。故以天下馬待國馬則馬不能勝。以阜棧鞭策而待天下馬則馬悲鳴而侈於性。故善觀馬之所以者九方臯之明也。人君觀人慎毋為九方臯所笑。而韜幹之士亦脊毋以國馬自多也哉。

用人

此言用人不可相溷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知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駑庸馬也。驥良馬也。伯樂名姓為之咨嗟。同轅而御則駑驥無辨。玉石相揉。和氏下和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慝謀。有能之士。隱其謀。猷。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噤口卷舌。而不言也。叔雖有餘。威不逮也。孔叢子。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不自為。而因臣之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人君之道當以靜為主。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

賢於有知有為則得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使仲父治之。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事皆得於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夫易。又況於得道術乎。
呂氏春秋

大智不形。大器不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之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喻也。

呂氏春秋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

議之也。遊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驥。欲霸王

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

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伊尹負鼎俎。鈞者

太公鈞於渭濱。與仇人僕虜。管仲射桓公中鈞。桓公仇之。非百里奚為人牧羊。故曰僕虜。非

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

見人君之欲平天下必尊賢而任士

不得賢以理
國是伐根以
求不茂寒涼
而欲流長也
豈可得子

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力而短人數矣。
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
聽而天下知齊楚之伯。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
有人。亾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
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亾。非其人而欲有功。用不得其人而欲國
之治辟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
欲發之當也。言不可得也舜禹猶若難。而況俗主乎。呂氏春秋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其國事之善否期以一月。
限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乂也。默曰。謀利
使及報也

鮪音尤

而得害。言將以襲人而不能勝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鮪

佐焉。史鮪即史魚也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

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

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不動。息兵不舉也

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

而得失榮辱定矣。呂氏春秋

魯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取王官及

郊。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

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

孟明能矢心周備也不偏以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
王室子桑能一惡棄其善 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其知人也能舉

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言沼沚之藜至薄狎采以供公侯喻秦穆不遺小善 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 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子桑有焉貽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我子孫言子桑

有舉善之謀 左傳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詞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詞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左傳

此段與子路使子羔爲宰意相似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未知可爲

大夫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 使夫往而學

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懷音泉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吾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子產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果行，此必有所害。辟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此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左傳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

不過哉。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

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

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未明以

星入，暮夜而歸，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

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口口覽）

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舜之佐七人，皆與堯

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堯舜武王於九

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

引辟見以所七人，能托其不能也。故得垂拱成。

賢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於車上，則驥不能

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蒐，後鼠前足長蒐後足短故謂

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驅驢。取甘草以

與之，蚩蚩，驅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鼯有患害，蚩蚩驅驢

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匠斲者，希不傷其手。（淮南子）道應訓

晏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披玄

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夜臨其家）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三子為臣，急於所士，無狗君之欲也。

蚩蚩，窮理之說也。

詞語彙編
定讀詳可人

景公之得伯
者以其能尊
賢于士也

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去聲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言今夕之飲極樂也微彼二子，晏子穰苴也者何治吾國。微此一臣者，梁丘也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

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忘。晏子春秋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言各有所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

可得，人不同能，言有不能也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

責焉無已。言責備甚多也知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求無足天

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邇近

也。阿黨，阿附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

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晏子春秋

甚得任人之道

宛春可謂上能道君下能體民情夫

衛靈公天寒鑿池。死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

天寒乎？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阪隅有寵，是以不寒。

組音祚

有御寒之具。今民衣敝不補，無完衣也，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

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不知天之寒。

而春知之，而令罷之，福將歸春，而怨將歸君。公曰：不

然。春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

令民以此見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

春可謂知君道矣。

呂氏春秋

齊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

穆公舉用得人故天下

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百里奚也

爵之大夫，起纍纍之中，得由余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

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史記

能知用儒而不知能用真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姬公用於周，四海皇皇。

儒

莫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孔子用於魯，齊人悼悼。

悼音臆

也。歸其侵疆，孔子夾谷之會而齊人歸所侵魯鄆謹龜隴之田魯不用真儒。

故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言不聽用孔子故也如用真儒，無敵于天下。

安得削？萬物將自賓。楊子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知其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

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順。疆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楊子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年歲之多也矣。何

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

而赴馬乎。投石而趨。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

歿矣。此則非我之所能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正辭而當諸侯

乎。謂應對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乎。此則我之所長也吾殆壯矣。

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

觀楚丘之言老當益壯不志疇昔之心

灌。小子躑躑。

新序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遇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稚幼也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

昔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

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駟

駒。初生之馬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

墮顛。既壯將老之年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驂騮騏驎。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狸鼪。

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鼪也。非其所長黃鵠白

凡見君之用王顧所長何如而年非所論也

言形性殊也

昧音米

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皆劍也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鏗使之與管彙決目出昧其便未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何見寡人之晚也（新序）

安音嬰

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往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拏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與受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悅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

割音積

此見當任人

毛剪剪也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以天下之目

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

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

群臣之歸君若幅之揆較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

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蔽聞也法令察而不苛耳

目達而不闡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

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

勤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性生也遠者懷其德懷歸也所

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

輿馬者。假或作駕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

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

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

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

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出策謀

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

於羣臣。其計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不

責其辨。不責其辨口美詞也閻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

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

揄音輸

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
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揜目而視青黃也。
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淮南子

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

無害于伯乎。仲曰。此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

何如而害霸乎。仲曰。不能知人者。害霸也。知而不能

用。與用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只使小人參之。害

伯也。夫信任不專。管仲以為害伯。譬之駕鯨鯢。大舟名

以濟險中。流舍之。而乘舴舺。小舟也必不能濟。干仞之

此見人君之欲王天下也。含賢入無以弘其治。人君之欲任賢才。也不信任無以堅其用。

鯨音除

卷之三

管子 卷之三

五

淵策驂騮周穆王八駿名以涉遠中道棄之而駢蹇驢蹇驢失夫

馬之必不能歷千里之途荀卿云人主有六患使賢者

此數句皆言任之弗才

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患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則謀不能相合雖欲成立

得乎哉陸贄云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生月有

光華日不照臨之則不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

不成由此觀之士不患無匡時之畧患無信任之人

也 文中子

子見牧守屢易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

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

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

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文中子

是說人高張賢士無名

蒞藜在田能害苗者良苗無所指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

所用其身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淪可

不察歟 漢書

言積小可以成大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支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

此見人君當任賢以圖治

昔人有言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

如得一歐冶歐冶善鑄劍越人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賢得

人則有以治之故人君之欲平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

任士是故游江海者託于舟舟楫免渡涉之苦致遠道者託

于乘與馬供趨走之勞欲伯王者託于賢賢才佐國家之治弓矢不

調調相也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和與人相得也造父不

能以致遠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以爲國況於俗王

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葵

藿爲之不採言人畏也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故宮之奇用

螿蟲釋

虞晉獻終夜不寢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得臣子

玉用楚文公側席而坐晉楚交戰楚敗文公尚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公

日得臣尚在故憂也魯致莊子於下齊人不敢過下莊子爲下大夫齊人

欲伐魯不敢過之衛致子路于蒲晉人不敢過蒲子路爲蒲宰晉人欲

伐衛不敢過之惟所用者賢也

此見各有所長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

狐狸言非其長也曹沫魯臣也奮三尺之劍曹沫與桓公會盟以劍劫之使

歸侵地三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耨

銚耨姚

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言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黨友以此士見逐而不乘。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怨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為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戰國策

夫士之在比也。其猶掄材簡乘乎。掄選也。簡擇也。匠氏始求之隴西之坂。隴西出大木者。得異榦焉。榦榦之木也。以為枹。然環材也。已合羣環而掄之。則又有環之環者矣。言更有環材之

木圉氏始求之冀北之野。圉氏牧馬者。冀北出良馬者也。得逸足焉。以為桀。然駿乘也。已合羣駿而簡之。則又有駿之駿者矣。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

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寔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寔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歸生聞之。此好生之意也。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

湯所以獲天福也。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鮮自寬暇，故寧為下國所命為

子。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

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

之不舉，不舉則撤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

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二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

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

主。殿後軍也。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錫之師于桑隧。

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統角，楚師還，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莘，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郟。郟，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

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四子者其妻樂殺之不肯伐燕尚遠乎

秣音妹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也。蒐，閱也。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子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

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以為謀主。

扞禦。禦，止也。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

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

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

者簡兵用

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公十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

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

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

陳以當之。塞井夷竈，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

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以克。郤錡時將

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二穆。楚子重子莘皆出吾

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攻之晉人從之，楚師

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燔子反處之，鄭叛，吳興。

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

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

亾。君大夫謂椒舉女宴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

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左氏襄二十六年

夫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羣

臣輻輳。輻輳之雜聚也竝進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各出

此獨運難以
奏功用賢斯
可圖治

其所以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
長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
 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衆人
 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
 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
 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
 爲天下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
 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

唯音權
用之貴各得
其宜

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
 馬羸。老瘦馬雖造父不能以致遠。善御不能御羸弱之馬以行車輕
 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畧能御者亦能使之快也是故聖人舉事
 也。豈能拂道理之數。拂戾也詭自然之性。詭違也以曲爲
 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
 之所舉。無不勝。積衆人之力以舉百鈞尤勝矣而衆智之所爲。無不
 成也。積衆人之智以成事則事自成聾者可使唯。唯也。筋也。斤也而不可使
 有聞也。瘖者。可令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
 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

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正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不可以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王者。譬猶雀之見鷓。鷓逐雀而鼠之遇狸也。狸捕鼠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

上樹表下自率化

抓音朝引也擊也

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匿逃遁也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匏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去聲食自饑也。楚靈王殺食省食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

者之摘要用人

三

餓死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勾踐也所說
是也君王好劍客百姓
多瘡瘡也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主術

夫朴斲不任斧斤見他山之翹翹千章也而喜欵段
不任銜筴見中路之翩翩千里也而喜幾得易之為

快

夫士品不同心各自盡心苟盡也隨其神識以効于

國家才無鉅細大小皆為寔用木不必杞梓楛楠隴

之大要之堅好馬不必驂騮駉駉要之馴行馴習其

也相得故納之繩墨則桑柘可與櫪楹同功皆可用也範之

此見隨才皆
可用而棄才
非可用

駘音怕

駘音匪

驅馳則駘駘惡馬也可與腰裏並駕古之駘馬有如獲落中

蠹蠹木之有跣弛不羈以棟則撓不可為棟之任以駕則泛

將泛濫雖壞材駿乘無所用之矣

薦賢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

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

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

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

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已之才者也家語

語曰為國入
寶不如獻賢
此之謂也

鮑叔可謂
薦賢相合可
謂能用賢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
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
若得一賢人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
吾君欲伯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
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射桓公中不可鮑叔曰夷吾
為其君射人者也言為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
君射人言將猶後桓公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時管仲
以朝車迎之及管子治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
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

呂覽

一忘仇以應
一舉親以薦
二子其亦心
於為國矣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嗣續其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羊舌職歿矣

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於是使祁
午為中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
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解
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
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言唯其德之人能舉似已者也左傳襄三年

者子適也薦賢

左傳

襄十三年。晉侯蒐搜于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

以與使士甸音郭將中軍。辭曰。伯游伯游荀偃長。昔臣習于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荀代

然岳士甸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

廩。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趙韓起佐之。欒廩

音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

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得慎舉晉

國之民。是以太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

言上好讓則下皆禮

宣子讓其下。皆讓。欒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寧安也永

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哀

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後使不均故從事者

怨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

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

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也。美也德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也。能也。

以馮君子。馮亦陵也。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左傳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

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

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走者而俱行。言各以其類相

及之。今求柴胡桔梗藥名出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及之。畢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郅車而載耳。言多獲車重不前

所謂王欲致士先自愧始此意

夫物各有疇。疇類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言必得也。而取火于燧。取火之木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戰國策

易泰之初九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夫致泰之道

多矣，而聖人必繫此於首者，明致治保國之要由此

其需也。需賴也。國之需賢，辟車之恃輪，舟之倚楫，乎車

摧輪則無以行，舟毀楫則無以濟。國之賢則無以理。

無以治。之賢理國，猶鳳虧六翮。無翼也。趙簡子遊西河而嘆曰：安得賢士

而與處焉？吉彙曰：鴻鵠高飛，所歸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歸，把飛不能益高，不知門下左右

此見賢之有益乎國，顧人舉之何如耳。

者，子商、子薦賢

齊音塞

亦鴻鵠有六
翻之用乎
驥縻四足
欲望摩青天
駕千里
將何藉

哉無所藉而飛行也言國無賢才則無所藉以治天下也
然而連城之壁
痊影

荆山荆山出玉之山
夜光之珠
潜輝合浦水名能出蚌珠
玉無翼而

飛珠無脛而走
揚聲于章華之臺楚靈王臺
炫燿於羅綺

之堂者
人所舉也
賢人有脛而不肯至
寧蠹材於幽

岫者
人不之舉也
賢曷故哉
是以古人競舉所知爭

引其類
才苟適治
不問世胄雖微賤亦可舉不
智苟

能謀
奚妨
糝行
在昔大臣拔竒于囚虜鮑叔進管仲
擢能

于屠屠望也
販膠鬲也
身受進賢之賞
名垂不朽之芳
顧

不休哉以是知薦賢之道大矣

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宣子盾也
河曲

之後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于犯也行
獻子執而

僂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
其主朝升之而莫

僂其車獻子韓厥也囚趙盾以為主
其誰安之宣子

召而禮之曰吾聞事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忠言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文

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阿比
孰大

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
汝勉

宣子獻禮于厥而訓之辭甚確當

策音夾

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始終其志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去聲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左氏

宰臣熙載效能舉之功烈士徇名垂不朽之業姬公周且勤吐握以相成。周成王仲父也管仲也廣推引以匡白小白桓公也南國秉人倫之鑒西京宏開閣之風凡挾一才一藝而上不能知者相君之耻也苟有才有藝而不為所知者亦士之耻也故朱門起彈策之歌。馮煖君之客彈策而歌白首多按劍之嘆。毛遂合從于楚按劍歷階而上不度上

嬌音音

溷音混

之意而概謂樹黨過矣不諒下之心而盡謂奔競也。苛刻也美嘗聞昔人曰女無美醜入宮見妬士無才不肖入朝見嫉又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蓋悲時之黜黜而痛相知之難也夫姣如西子艷如毛嬌。皆女之美色使與無鹽媼母。皆女之醜者襍處椒房。以椒煑故謂椒房竝貯金屋其美醜安所不能別而用其妬哉獨嗤夫偃僂侍傍勃屑進御恩移團扇愁溷蛾眉為君惜耳至若士抱頰閔之行負董董仲舒賈賈誼之才鬱淵雲之思擱屈原玉宋之藻其視朝貴猶鸞鷲之于醯

卷三

者子簡要 薦賢

六九

駭音決

雞馱馱生十日而超其母之于駑駘賢不肖何所不能判而

用其嫉哉所恨紫色淫聲眩視淆聽言似可亂真也為道悲

耳佩蘭服菴草香而世多逐臭之夫懷瑾握瑜而時乏

辨璧之吏此匠氏廢斤于郢人牙生輟絃于鍾子鍾子

此皆悲同志之剝落傷知已之淪喪也期歿伯牙終身不鼓夷吾興慨于鮑叔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者鮑惠子致賞于蒙莊者也惠子惠施也宋人仕為梁惠施歿而莊子寢說

言世莫可為語今有江東獨步視猶中行海內無雙伍於噲

等夫翠蚶絳螭思聳蒼梧檝膠葛肯與露蟬泥蚓竝

談乎故寧韞韞而罕耀不欲偃蹇而共芳徒憚知已

獨音櫃

此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以為理

之難奚悟知音之為貴哉

聽言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讀書有義昔黃帝有合宮

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

總章皆明堂之名衢室當衢為室以時民言也宮子曰堯開獨室聽于民也大哉乎并天

下之謀兼天下之知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

而已文中子

愜音各

文中子曰改過不愜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讀書有謀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

此見君當從諫

卷三

卷之三 聽言

三

過君失于上則臣補于下。臣諫于下則君從于上。此

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不跌取泰于否。易昏以明。既昏而復泰既

昏而復明皆得諫之益也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 [文中子]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如何。患人于中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善惡也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妨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

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

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藥石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寔不

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寔賴之。豈唯二三仲尼聞是語

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出言。道路以

目。不敢相對以目相視也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鄭防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水大甚

難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

召公諫監謗可謂體悉民心矣

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

列士獻詩獻詩以諷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典樂也史獻書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賦公卿列士賦公卿列士矇誦矇誦有矇子而無見矇周禮矇百所獻詩也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矇得失近臣盡覘親戚

補察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瞽史教誨瞽樂師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

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入

此論民不能以無言

心而言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廣平曰善敗

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

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

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口三年乃流王于

彘國語

凡說之行也不智聽智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

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宣王好射說人之自謂已

能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

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豈不悲哉！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呂覽

按宣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此自以賢過于堯舜也。

聞顏而受謙君道然也而以惡聞已過惡可也

范氏之亾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焚，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矣。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

聞其過，亦猶此也。

呂覽

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王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叢集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言已之過如進澤于百姓周厲王之流

王于彘，此鬱之敗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昏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鹿。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

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鏡考也無以 亡無日

矣。孰當可而鏡其惟士乎。有士則進言于君 趙簡子

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

所。不使人知 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中。當衆人之 必使

我醜。醜慚也 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

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于人

中。恐君之不變也。皆覽

魏武侯謀事。晉大夫文侯之子 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

喜色。欣已謀之當也 吳起魯人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

此見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

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

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 莊王曰。不穀自稱

其不善也 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

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 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書仲虺之

者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疑謂

達只或決 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

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遂巡

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 荀子

者商要聽言

三

君能用人言
則能言者皆
批頰而陳矣

滿音滿

昔秦武王好力任鄙任鄙力士也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
余歸德繆公取由余于戎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
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秩與也以升
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猷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
矣爛然分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
多也然其僑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
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
者天下之底石底細石也高祖所以勵世磨鈍也鼓舞世人之

語甚是

秦之如此安
得不亡

具

漢文梅福
論王氏書

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伎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
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
惡不章

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

言者謂之誹謗正言以匡救其非以謂之謗已過過者謂之妖言過絕

其過失之言則謂之妖怪之詞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

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阿諛虛譽者虛美熏心

寔禍蔽塞此乃秦之亾天下也阿諛虛譽者雜然在耳路溫舒尚德緩刑

者子商更聽言

畫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言必用也而難于言

人憚之不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人言之甚多而難

于用君未必用之也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

恐禍及身上有萬鈞之勢則下有糜滅之憂自非忠如龍

逢桀不道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信任節用愛人故天下安今君用財如無窮殺人不勝桀不聽殺

龍勇如賁育孰敢以言博死者以言觸人主之怒則必至于死然而

一有所中若弩觸其機戶振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寬

仁之主上以藏污納垢為心下以批鱗料鬚批龍鱗料虎鬚

言不忌憚也為志非特紆青拖紫衣錦之榮也者而後有所建

此見君有受諫則人人皆得盡言于上矣

白以無負于明時雖岩穴之人藜藿之士亦莫不揚

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于闕廷而願進其辭說然而

言者衆則疏牘日繁聽者久則情思日厭寬大則徒

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于

日繁之牘以不急之義而乘乎不忍之心則天下之

言有所壅滯淤闕而不用嗚呼盡忠竭智臣之分也

固不以難言而宛舌宛舌謂結舌不言從善轉圜納諫如流水從善如

轉圜君之盛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蓋臣觀于往

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彊愎悍拒者不與焉上陳

五帝下述三王以爲是耶則安于習而不能變以爲
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寔以爲迂遠謂不
切當于不用其策其弊爲弱弱而不決率循常式下詔求
言短刻長章受以飽蠹其弊爲故故意不行論說齟齬以
爲大謬咲而置之其弊爲輕輕忽臣下之言意有所樂愛有
所鍾法家拂士持古而爭之纏糾而不可解陽聽其
言而陰蹈其失其弊爲溺侃侃諤諤逆耳橫胸欲罪
之則不可也亦且容之其弊爲忍五弊交積是以雖
無彊懷悍拒之形而有壅滯淤闕之患今夫江河之

諸音渚

所以爲天下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來混混其去
浩浩大而蛟龍小而魚鼈順流奔走奮迅悅懌而各
得其性以灌以溉天下蒙其利而無害堰而捍之停
閉諸畜則豈惟一時有腐敗之虞其極也衝決奔潰
大者傷小者歿騰湧漂蕩而不可止世人徒見王門
之間咆勃噴怒有折鱗禿翼之菑則以爲停渚者之
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于一時而將見于他日
是以古之聖人開導以求諫虛已而用之包含其非

此言人君之
所以聽諫拒
諫者其机較
若黑白天誠
則包含不罪

卷三

者之商要聽言

三

置一通于座
右庸比常弦
尚奚止蠶之
風不可復見
哉

其莫之禦。表裏洞達。絕無纖芥疑礙未發之意。故君臣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武之君。一或不中。固不免于咆勃噴怒。而停滯者亦必至于決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未登天子之位時也犯顏之士。常保而全之。肇登大寶。拔顯忠良。樂聞誠讜。此天下所以擢心披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懼乎。人之不言。言之不用。然而不為疏通宣洩。臣恐未免于決潰也。今其端見矣。惟陛下圖之。岩穴藜藿之臣。妄言及此。不

勝戰慄之至。

應詔篇

贊論此欲
君和顏以受
諫也意亦諱
哉

陸贄言于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忽實之不間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植告善之旌。欲進善者叩旌以聞垂戒慎之鞀。武王立欲戒君令慎疑者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由是有史為書。禮法之書

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不與政聞君過

則誹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道人行人之官以木鐸徇

于路。木鐸木舌金鈴狗于路求歌謠之言而振警之。官師相規。相規討以告王

也工執藝事以諫。若丘師慶魯莊公丹楹刻桷其或不恭。邦有常

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

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伯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書善否于表木而帝德廣。斯寔聖

賢之高躅。蹤迹也陛下何疾焉。

進言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于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

棄遠矣。所說之主忠本欲立名高而說臣乃陳厚利心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

遠。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

遠。事情必不收矣。謂說者無心遠于人主之事情必不收用矣所說寔為

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而寔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知其密事語次及之

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黃老以書干韓王不用乃作難見奉王其言在其矣語新其意亦婉曲有情可取

必見疑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說彼大人之短則為刺訕
間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薦彼細人之微則疑論其挾詐而賣我之權
其所愛則以為借資借資借我而資我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嘗已嘗試
已嘗已嘗試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徑
提省畧其辭則以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浮說廣陳為知而見屈辱
時乃承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順其事机只人主疲倦
以為懦弱而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慮事而大猶有未盡也
以為草茅之夫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歸其言則而倨傲侮慢也
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人主之所敬則時以文飾之人主之所醜

則當滅其事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端而不言
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猶略也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
所擊排迺後申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言大忠之事在
臣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沾濡君臣道合乃敢辨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知盡之
難也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渥日已久長恩澤既足深計而不
疑交爭而不罪言相信之深也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
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時此說之成也

韓非子

此見為臣必諫其君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于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違棄其君之惡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于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君之休美以寧社稷。

馬融

此皆臣之諫君有裨益于主也

人臣忠諫有二。欲道行于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穎考叔懷肉以貫毋以掘地及泉。蘧莊公倉唐獻大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雍齒素與漢高帝有怨。羣

臣爭功不已。留侯教之。封之。**招四皓**四皓乃東園公。綺里李。夏公角。李先生也。以定惠

帝。高帝欲易太子。羣臣爭之。不得。呂后使人劫張良。乃為之招四皓。此所謂婉也。諫

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激主之怒。自

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李德裕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

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去其子。而疑鄰

人之父。咎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去之。因問

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

此俱韓非說韓王之語

以鄭為親已而不備言與已相親愛不虞鄭人襲胡

取之襲者掩襲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

戮即關其薄者見疑鄰人之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

矣管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刑私駕君車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乘

告彌子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

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言孝於事母雖犯與君游果園

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以所食之殘君曰愛我

哉忘其口而念及我忘已口及彌子色衰而愛弛齊

禮待之衰而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其初也言與初前見

賢是愛我及而後獲罪是矯駕吾車食者愛憎之至

變也愛惡之故見愛于主見愛于君則知當去而加親見

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陳說之士陳詞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言當先定計夫龍之為蟲也

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能刺徑尺人有嬰

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

逆鱗則幾矣言人臣說君能得其意韓非子

惟知難而後
不輕說此一
篇大旨

語氣凛然如
孤栢經霜

振直氣於朝廷不以鼎鑊刑也而奪其節伸大義
於天下不以豺狼而卷其舌

松窓子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子
賁育乃孟賁夏育也古之勇士臣之愚暗

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險阻射猛

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也

輿不及還轅車不能
返轍也人不

暇施功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軼也豈不

此上書諫
司馬相如亦
善陳詞說矣

擷音摩
有所把

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

而後行紮清道
路而出中路而馳遵中
而走猶時有銜擷之變街
馬

而況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心惟知得獸而
不思乎覆轍也其為害也不難矣夫

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

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凡事
未萌

而先見之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未起而
知避之禍固多藏于隱

微而發于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漢文 司馬相如

治道

仁政必先經界

文中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理治也

圖易子難圖可理矣

晉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言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有怠忽之心其易也。將至矣。國語

難必有兢業之心

其易也將至矣。

國語

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口覽

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

此語甚是

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家語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問之。問為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不仁者必誅。無容縱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

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

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復行。無過于思。如農之有畔。田中界也。

其過鮮矣。

左傳

此見有法在也

法之未定則生爭心法之既立則眾安堵為治之貴法也如此

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慎子曰今一兔走野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雖鄙人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呂氏春秋

黃帝

嫫母

有所美

貌醜而行真正

西施

有所醜

西施古之美女雖容儀光

詭未必正

故亾國之法有可隨者

猶嫫母有

治國之俗

琰音演

箠音避 裨音然

有可非者

猶西施有所醜也

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

此言貴者人必

取雖廉者弗釋

琬琰美玉也

弊箠醜魏在裨茵之上雖

貪者不搏

此言賤者人必惡也

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

能賤

喻賢者在下位卑污之處

惡之所在雖綦隆世不能貴

喻小人在

高顯之處

淮南子說山訓

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于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

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魯楚文子

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亾乎

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智伯也

失為政之体
矣

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
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
者也。廓之太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
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淮南子道應訓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近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
不亦邇乎。

楊子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身。惑女色則必
簡賢良也佞人用事。則諍

臣杜口。杜口言藉口而不言也
僉壬見用則正士結舌賈捐之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不以我而
賢愚人也因人之賢而賢

聖人以天下
之治治人不
以一己之治
治人

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不以我而
是非事也因事之是
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聖人不以己治天下。而以

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故
堯舜謂之自然。

關尹子

此子產之政
專子寬故得
治體且有古
人之風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于萑苻之澤。萑苻澤名于
澤中劫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

崔音九
苻音蒲

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迄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政。故詩人刺之。毋從詭隨。以謹無良。謹勅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言。曾不畏明法者。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競強也。絀也。絀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優優和也。適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

適音秋

此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觀之。自然成化焉者矣。

率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左傳。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不事嚴威而天下觀之。自然成化。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言下之所好。俱因乎上。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善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

卷三

禮記卷三

七

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

有由然也此非民之性有所效尤而然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

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

國人暴虎以勇相尚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士咸以信相與有時而能

信以從陳夫人好巫巫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畜聚民皆崇儉而家多餘畜太王躬仁邠國貴怨由此觀之治

天下者審所尚而已臣衡疏

賢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

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

觀民猶已縣之以心故不下皇序而治

也量謂度之也以已之心度民之心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

食也惡饑寒猶之已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

已惡空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惡空乏猶之已也

也出几席之近而能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

也言無一說議論不出于已而出于人則沒世無成說

學不得于已而得于人則終身無特見特見無所真見也謀

畫不斷于已而斷于人則百計無成功天下之事固

不可無所立於此也不立于已而信于人輕聽其說

韓詩外傳

而嘗試爲之未有不敗事者嗟夫適也至千里者不先聚糧而假貸於途之人假貸言治病不得其所當用之藥而百品皆試用之百藥皆用之徼倖於一物之中去聲則醫不勝勞苦病愈天下固有是理哉陳止齋

驗音奄

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于水而息之諭也政苛則民亂政煩則無逸樂

見上當端其木

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其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供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于本而

事之于未譬猶楊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堞塵磨也

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塵之貌弭正也

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含真保素意也抱

德推誠推誠心于天下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叩聲之響而聲自聞景

之象形人景像人其所修者本也未聞自治而國亂刑罰不

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禁奸暴唯神化爲貴至精

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

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人物歸陽夏日孟獸

歸故至精之象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

此至精神所契無微不至

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知者弗能誦辨者弗能形

淮南子

管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蓋

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市南宜遼美

尤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市南楚北宜遼姓名熊楚子勝欲為父報仇使

人召宜遼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尤不輟心志不懼于是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

鞅音合 鞅音統

鞅鞅鐵鎧瞋目扼擘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此于德不及

遠之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于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為治難矣遽伯玉為相

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于是簡子

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墨也觀觀之也還報曰

遽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

瘖音因

也故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舜時作士師臯陶聲瘖而刑罰

無貴于言無貴于見而自治是弗治之有貴于言者也言不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晉平公

也雖盲而治晉國無有亂政不貴于有所見故不言之令臯陶瘖也不視之見

師曠瞽也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

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

卷三

者子論要 治道

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也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

傾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

楚傾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

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

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淮南子

三尺之岸而虛車空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

任重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

仞之山而豎子童子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

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荀子

上為下之倡有作于上下自象指

此喻世之陵遲

不睹夫延陵卓子之馬乎挑之以蒼龍之文而鉤飾在前錯鍍在後前後難于馬馬因旁出天下一馬也制煩而沒質則功令亦一馬之類也安能止旁出之回荷哉

龐蹊言醫越人兄也長兄醫未形未病而醫也名不出于

家中兄醫毫末名不出于閭越人者鏡血脉而藥耳

名聞于諸侯余以醫誠有之治亦宜然然唯無兄越

人之兄而弟之則幾矣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

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綴音錫
跣音此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綆。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也。結駟連騎。

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坦也。有詭文

繁繡弱縵羅紈。羅縠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營僑跣躄短褐不

完者。營茅也。跣偶也。躄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

之相形也亦明矣。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銓衡。銓衡也。

視高下不差尺寸。無此子明主弗任而求之。浣準。浣準

水望之平。何則。入才不可專用而度。文尺量也。斗斛。可世傳

也。故國治。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

裹衣
見當隨材器
使若求全材
則難也

裹飛兔。赤象黑身。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驥裹良馬。飛兔其子。裹兔走蓋皆一

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

不家無定家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

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舍釋

也。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淮南子齊俗訓

此見為治膏
理其紀綱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瘦也。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脉

病否則肥瘠非所論。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

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天下之勢猶人身也。安危者肥瘠

也安與危猶紀綱者脉也紀綱國之本根脉不病六

不見雖瘠不害人形雖瘦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

說者謂通于紀綱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

也三代季世皆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諸侯興起兵

致敗有衰亡之証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夏自太康之後殷自

之後各傳數十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

于諸侯秦人罷侯置守是天下聚兵而焚之始皇燒

咸陽鑄金人十二大勢不分王于諸侯矣傳二世而天下傾者乃止二世胡

紀綱亾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四體不足恃也脉

而已矣視脉之病四海雖無事四海不足矜也誇也紀

綱而已矣視紀綱何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憂四

所可恃者懼四善醫善計者其扶持之易曰視履考

祥善醫善計者為之韓昌黎

今夫一人之寡一人天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謂

而風駭霆行之疾霆之擊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

外提癯夫羸老羸瘦之人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

以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羸然坐帷幄而後

童子據粵室羣湖海之珍寶貝之處女嬰珠

此見法立而人自服

玉而立乎衢塗衢塗通達之處鳥獲戾目而不敢動鳥獲至有力雖

心欲之而不敢動以法在故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

疆界強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術

天下所視而生也如藩籬然臧獲奴婢也者超履穿穴

而人主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

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之

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季淇水

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

寤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寤其覺不憂志存仁義患不古之人有

聖世為所無為而民熙皞

換音說

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槍

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攬槍彗帚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當

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擊鼓

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和氣地德五谷也不以曲故是

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沉沉盛貌於是

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

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古者抱

質是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

以算計舉也言天性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

民之若此可以語至治之世也

卷三

者子摘要 治道

七

煬音陽

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碎若梅百

百人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古

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

襍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于和氣故萬物襍累言成熟也孰肯解構人間

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訓淮南子做真

錯國於不傾之地錯置也置之于安也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

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人于不爭之官明必死

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

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

涸音福

諸甚遠德可佳

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

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

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

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

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

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

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定養桑麻育六畜則民

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

刑罰則民遠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

溘

成不疆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管子 夫牛號之溘無人。溘潦水也謂水滂之塊阜之

山無丈之材。塊阜小山也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

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裊無形也之者耶此其

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于世也必形繫而神

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虛疾也使我可繫羈

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其瞑于溷溷之域

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溷溷無垠虛之貌汗漫無生提形形生元氣之本神宇居也

溷溷

吟音軫

挈天地而委萬物。一手曰提挈舉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後物以鴻濛為景

柱。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者而浮揚乎無吟崖之際。浮揚猶遨翔也無吟崖畔

至德之世有界因以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顛顛

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

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磅礴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

蒼蒼混沌大貌優饒也 [淮南子] 倣真訓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

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天下之

如運諸掌何也。言家之不能治何以能治國疑其妾也對曰君見其牧

此見肩鉅任大者不屑于小

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不能為其指麾也且臣聞之吞舟大魚能吞舟之魚不游枝流枝流支分而流淺水也鴻鵠南飛不集汚池汚池汚下之地何則其極遠也所欲有在故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言音不相合也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列子

此言權必歸一而後得理

蓋自東周以降而體統失大政之柄移于諸侯又移于大夫于陪臣又或移于房闈移于婦人女子之手如漢呂后唐武后

于外家如漢有霍氏之變王莽之篡于貂璫貂璫乃宦官如唐文宗之于弘恭石顯又

如魚朝恩之專制于奸權蹊徑百出不可窮詰雖有天下

且驅儕排壓而仆不難矣仆墜壞也辟之王良造父皆稱

善御藉令一操左革一操右革則必相制而難行馬不能行

千里田連成竅皆善鼓琴一人鼓上一人截下終日

不成一曲則必駁襍之柄也故曰一國兩君一國不可理也

一家兩父一家不可理也言權有所分也然則政烏可不

哉相烏可不論哉

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

此言不可太嚴

治道

也陀落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

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生之法卒車裂之治國辟若張瑟

大絃組組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

御也

齊侯疥遂疢疢疔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裔欸二子齊嬖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也于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作祝史官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

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

組音旋

此有德之君自受鬼神之福

也日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愧其家事

無猜猜疑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

也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欸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君有功德祝史

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適

此淫王為神所歿

遇淫君外內頗邪邪僻也上下怨疾動作辟違舉動違從

欲厭私便私溺不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割民力輪掠

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

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畏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

改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寔信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

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俗所為之失數其美事是誣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作虛詞以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

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焉其言僭慢于鬼

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

此下又善子導君故君說而從其言

廢書甚

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言公利守山澤之利不

與淺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追

近國都之關言邊有既入服政役又承嗣大夫疆易

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歛徵無度徵

賦斂之多不守法度宮室日更改淫樂不違也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養故也所求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

也祝有益也此言雖祝安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

廢書甚

皆一有

七

姑尤以西姑尤齊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萬萬萬日億萬億日兆君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

說命有司寬政駸關去禁薄斂責已

昭二十一年

子摘要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評釋諸子摘要卷之四

莆田宋光廷

穉脩

評訂

男

祖駿

爾逸

濟參閱

祖驊

爾驥

御臣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邲

邲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

王以勤勞

晉文之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功其請賞之以地陽樊

陽樊温隧之意寢乎温原攢茅之田辭請隧

窺大物之漸襲王目之曰私德私勞正折其驕矜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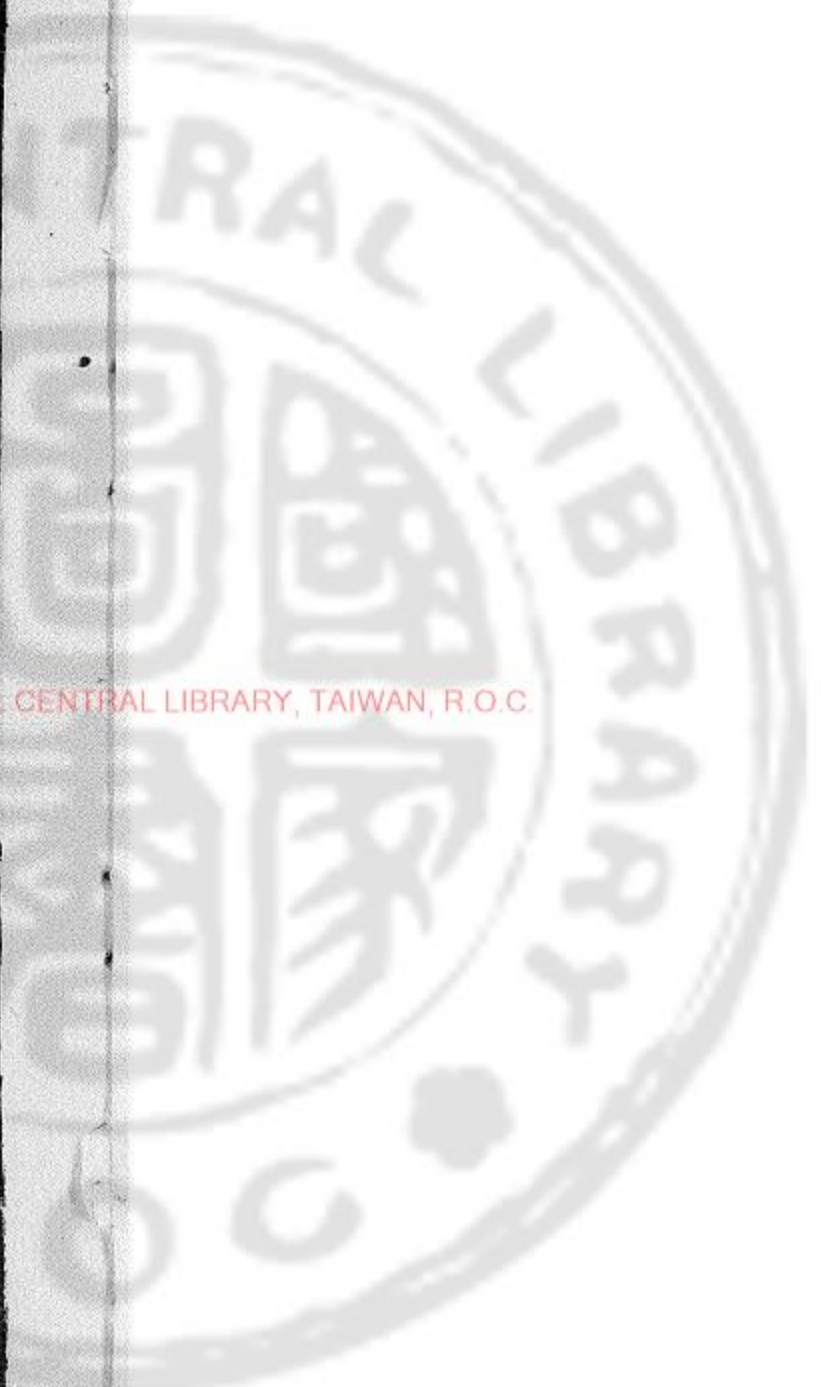
王弗許只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曰晉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畫而有之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折其驕矜不

規畫而有之



遜之意玩其辭意若優游而寔駿刻真可為告謝諸侯之法

以其職貢供王祭上帝天神五帝山以備百姓兆民

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用財用也庭直也虞虞度

億度而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使各有

寧字寧安也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

則有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內官不過九

御九御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

足以供給神祇而已魯語曰自入監九卿豈敢厭縱

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厭足也耳目聲亦惟是歿生

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歿之服以臨長百姓

而輕重布之言貴賤各有等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今天降禍

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劣也府又不佞以

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而班先王之太物以賞

私德班分也大其叔父寔應口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應猶愛憎惡也言晉文先民有

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

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光廣也俗寬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

自顯用于天下而縮引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余一

人其流辟于裔土

流放也言將放辟于荒裔也

何辭之與有若由

是姬姓也

謂文公未更姓而王

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

大物其未可改也

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伯業以興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

未可改也

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茂勉也言有德則遂自至也

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大物

也其若先王與百姓何

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

何政令之為也

何以照臨百姓而為政令乎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

自制以余為隧也

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國語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此必至之理

國尊其臣者卑其君。淖齒管齊

管典也言天典齊權

而滅湣王

李父管趙而囚主父

囚王父于涉丘

范雎

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

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

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

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

使也。

說苑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

定王弗見使單襄公對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不式言不化也

淫洏毀常。王命伐之。

此見權不可下移小不可加大

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寔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齊世與周齊。故曰甥舅。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

古來未有此識見賈冬陽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再傳諸

有此高見又能寫之筆下以導君明白痛快君安得不從其言哉

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植立也而太疆。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藩籬扞衛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

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厖如黑子之著面。黑子今所謂黧子也

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爲其所吞食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爲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托於鄉

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高皇帝瓜分四分五裂如瓜之分

也天下以王功臣王有功之臣反者蝟毛而起蝟蟲名其毛為刺

以為不可故斬也去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而虛其國擇

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

西最北出門曰上東門果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

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

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

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也錢用諸費稱

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

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

斬豈

雒音洛

鄭子移爰

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陽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郟新郟

邑名類川縣也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包取也捷接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也山東之憂矣雖高

枕而卧卒也此二世之利也可二世而安耳當今恬然適遇

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

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

願指如意但動願指麾則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

既音禍

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

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

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

陛下財幸文帝于是從謹之言徙淮陽王代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又封淮南厲王王

財與裁同四子為賈洛陽列侯

紅讀曰功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

足民衣食而傷躬耒耜以奉祭祀豈俗至能之哉

能亾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桑

素有積畜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

終著老考幼孤得遂長年之幼者無父今歲或不登

民食頗寡民不足其咎咎罪安在或詐偽為吏

以貨賂為市假為吏任賄賂為市四漁奪百姓漁者以弭取魚言陰奪民也

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蟲縣丞長吏也好法與盜盜奸法因法作奸

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于天下使明知

朕意漢景

夫釋職事而聽非譽乘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

牟竄謀

致治當得其術不然及為人新制

而于次

奇材非當之材佻長率非純賢也故曰于次

官守者雍遏而不進

如此則民俗亂于國而功臣爭于朝

奇材佻長之人于超其次功勞

之臣反不顯烈故爭于朝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

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

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于人吞舟之魚

大魚能吞舟

而擒于狐狸非其處也

夫貴富者之于勞也達事者之于察也驕恣者之于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

夫貴富者之于勞也達事者之于察也驕恣者之于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

淮南子

而擒于狐狸非其處也

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于下則不能伸理行墮于國

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

與天下交也喜怒形于心者欲見于外則守職者離

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也賞不當功誅不應

罪上下離心而君民相怨也是以執政阿立而有過

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

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

脩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為大

匠斲也與馬競走觔絕而弗能

及上車執轡。則馬歿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

明王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資以為

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

好也。無所私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諛諛之輩起昔者齊

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齊桓公問易牙曰。吾嘗天下之

味未嘗食人易牙遂殺子以進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鈞之。鈞取

也事見左傳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遺之。秦穆公欲伐戎先遺

女樂以淫其志是皆以利見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

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

此是有所好而諛諛者皆頭指而起矣

為音賞耳也

水流而土遏之。惟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

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塞。何事而不節。外

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

為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目淫則竭。竭盡也故有道之

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

寔。使自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

為寶。道貴無形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為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

守。美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殺子路。權重

也。衛君出公軼也景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怯弱

此言得其要而自願指

鍵百捷

之夫自非勇士愚蠢之輩受制于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于幹末不得强于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于臂搏後櫻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于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徑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

淮南子主術訓

御民

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荀子

此皆不徇乎利者也

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貿遷如商賈有國之君不

息牛羊息繁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言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爭

也家卿不脩幣家卿上卿不修幣謂不修財幣取息之也大夫不為場園治稼穡曰場樹葉蔬曰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

施而耻積藏然後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

也容集其手而力作也 [荀子]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矣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惟得其道為可闔廬吳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越魯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不可以拒敵內之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劍不徒斷劍不自斷必藉人力車不自行車不自行必資牛馬或使之也夫種麥而

此見用民當有紀剛

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君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用民有紀有綱一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辱害所以為罰克也榮利所以為賞寔也賞罰皆有克寔則民無不用矣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劍劔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賞罰有克也莫邪劍名不為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以拙能

與不能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灘水。又復不進。又倒而投之。灘水。如此者三。雖造父善御也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御馬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于御。人王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鹽之用有所托也。不適則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後可行。惡乎托。托于愛利之心。論

威固不可少亦不專于威若專于威則非也

喻善治天下者當治之以不治

威乃可行。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呂氏春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陸跳也。字書作驢。驢馬健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言馬之真性非辭安革而惡乘但無美于榮華義臺猶鹽臺路寢路正也。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燒謂燒織以爍之。治其蹄。剔之。剔謂剪其毛。刻之。

連之以羈。羈。羈勒也。馬帶及絆也。絆前兩足也。編

之以卓棧。卓槽也。馬闌也。編木作棧。似林曰棧。以禦濕也。木棚也。馬之歿者十

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驟街也。整之。齊之。乘馬列于

前有檝飾之患。飾謂加飾于馬。鑣也。排衙也。而後有鞭策

鬻音直

檝音厥

之威而馬之歿者已過半矣。馬制于人而不得自陶樂其樂故歿者多

泥匠也者曰我善治埴。土黏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

者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

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豈不失土木之性哉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

下之過也。言捺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歿而後已謂之善治不亦過乎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彼民有常性。織

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言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不可去者衣食不可歿者耕織

此天下之所同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故至

隊音遂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詳徐貌顛顛專一也此自足于內無所求

及之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蹊徑也隧道也

故止于一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禽獸

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是故禽獸可繫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

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樸而民性得矣。及至

聖人無煩 莊子

蹙蹙為仁。蹉蹉為義。皆用心為仁義之貌而天下始疑矣。澶漫

擗音孽

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澶漫淫行也。摘擗糾摘那碎而為禮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白玉不毀。孰為珪

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

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率棄本崇末于其天

夫殘樸以為素。系有殘夫殘樸以為素。系有殘器工匠之罪。从夫。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言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

失。夫加之以衡扼。衡轅前橫木扼馬頸也。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

闐音因。而馬知介倪。介倪猶脾倪也。闐扼驚曼。闐曲也。驚抵也。言曲頸于

突之也。詭銜竊轡。銜口中勒也。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自

身無情之民也。葛天之民也可取。

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挽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莊子

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撓刺船棹也。資用也。

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

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水城也。塘提也。皆所以畜水。故循

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

城音咸

卷四

諸子論要 御民

三

吾人舉動不
可以不慎
斯音亭

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

比干。日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脛。冬月

見朝涉水者以其脛耐寒斲而視之也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

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

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

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不可

不審。淮南子

此見當教民
而後可用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于是乎出定襄王。十二

五年定襄王以夫務民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于見用之信于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伐原在二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

辭。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平聲

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王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左傳

此大聖教民
成性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因其自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

而蕩之則雖使之成教易俗。言悶然無迹舉滅其賊心。而

皆進其獨志言民賊心自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

所由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

然弟之哉溟溟甚貴之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于外也心不居

則得不 莊子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民也顏淵對曰

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

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

驂列兩服入廐謂外馬壁裂中馬牽引而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

駕召顏淵趨促速也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

此段見窮其丁則必至于危

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

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魯舜巧于使民

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不窮民之力造父不

窮其馬不盡馬之力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故

與馬俱無失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盡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猶求馬不已用之力此其極是以知之也見以

之將失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顏淵對曰臣

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荀子

御馬順馬之性御民亦當順民之性

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馬體與車相調御心和于馬御者之心與馬也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從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吾于御民亦云

御民亦云

季孫欲以田賦

田賦以田出賦也

使冉有訪于仲尼

冉有為季氏宰

此見田賦不康子欲加賦可行故仲尼寓意于不對

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所行之事當度于禮何如施取其厚施與于人貴從

厚事舉其中

所作之事必本中正

歛從其薄

取民賦歛當從其薄

如是則

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

所行不以禮而惟事貪心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縱以田出賦又必不足

且子季孫若欲

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謂藉田之法周公所制

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

苟苟且也弗聽

左氏

政既成自相率而為善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

一鄉之間長幼有別不敢違越

朝不越爵

朝廷之上

爵秩次第不敢越次

罷士無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

與其為善于鄉也不如為善于里與其為善于里也

不如為善于國是故人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持終身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管子

景王周靈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災降戾戾下也反至也於是乎量資幣財也權輕重以振撓民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者

於是乎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毋輕曰子物輕則子獨行

物重則以毋權而行之子毋相通民皆以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訪其用也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毋而

行子言毋不足則以子權而行之小大利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

此見大錢不可鑄民用不可適取一過取之上下必至于不可支之患

而作重言本竭而未寡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

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土之用心至于空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既空之必至厚

民不給民不供將有遠志遠志通是離民也且夫

備有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若救疾累資幣平

是相入也言不相為用可先而不備謂之

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或匱財是謂召災周固

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

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國將民之與處而離之與民皆同

處而以厚取于民不倍而逃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災可以禦止則而乃自召之

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綿也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

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

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

桔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桔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亾藪澤

肆既犬盡也民力彫落也盡田疇荒蕪言不治也資用乏匱資用無所出也君子將險危也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

民用以寔王府絕民用與錢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其

竭也大曰潢小曰汙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亾王

其若之何言無救災之弊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周官周六官災各備

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

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于民翳猶屏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也

也其民國語也

筦子曰倉廩寔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傷農事則饑之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害女紅則寒之原也生之有時而用之

無度用度奢也則物力必屈屈蓋古之治天下至纖至

悉細微也故其畜積足持故時多餘積今背本而趨末食者

此章見民事不可緩以其國用所係也國有積儲雖兵旱頗仍不能為之災國安可不足哉

甚衆蠶食者多是天下之大殘也大害也淫侈之俗日日以

長奢縱之俗日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行大

而不能少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

甚多靡散也二句言所生不能償所耗天下財產何得不蹙蹙傾漢

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

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言胥于危而上

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禹湯之時亦有

大旱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旱即不幸有方二三水湯有十年之聚故勝七年之旱

賣爵子賣爵

又賣子也

聞耳聞于天

子之耳也

危欲墜之意

罷言疲

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邊陲兵起有急數十

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兵寇既興又加大旱故曰相乘天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較其

骨左傳有易子而食所骸而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

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國有積蓄生民之命有賴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

不成以攻則取欲攻人則必為我所取以守則固自守其國其城必固以

戰則勝相戰則我必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

之農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遊食之民轉

此見農事當為本

言務耕農厚
蓄積則天下
安富何乃不
爲而危若此

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誼論積儲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以未嫁姑姊蓋寡者一人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

上爲下之美
正計盜當自
上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此見以庶其
竊邑之盜皆
自武子之
又安能去哉

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禮邾庶其也吾謂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子爲上而乃來外盜欲使紇去治之安能哉

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邑漆間

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禮盜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

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既以物賞之又欲使紇去之是則難也

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

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

民之歸也。上之爲乃民所視效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也。戒也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

其所也。所宜也又可禁乎？
左氏

善得御民之道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事已過不能見將然未成之事也夫

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未來之時當以禮禁節之而法者禁于已然

之後已前者又以法禁之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

用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慶賞必加于善類刑罰以懲

惡刑罰必及于惡人先王執此之政賞罰之政堅如金石決不可稍弱

行此之令賞罰之令信如四時決不可少易也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據此政令如天地之公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禮云禮

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渺細也使民日遷

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所擇用也舍所棄置也取

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極中也萌始生也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積累

漸漬此皆由主之漸漬致之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

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

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欲民皆善其心

也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而以政令導之者不同也或道之以德

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

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

此皆由主之漸漬致之

此見天下之大亦在至土之自治何如

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保子孫與湯武同其心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年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耳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置之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故天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置之失宜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怨之如仇讐

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故是非其明効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樂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今民賣僮謂隸妾也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乃若今之織成

以為安祓及領標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而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縵以偏諸謂以偏諸縵著之也美者

黼黻黼者織為斧形黻者刺為象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

此文帝知富民而不知所

以教之故民不卑定經制會召客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

致便至帝以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忿疾為心權下不屈者力盡也始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厚

是今日之容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

褻以啟異也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亾平聲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亾平聲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

虜欲其二平聲為姦邪胡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

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言天下安不可搖動

此特為大尊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尊

早之差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

也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婿也言

不當出之秦家猶人身體借父耰鋤慮有德色耰田器言

以耰及鉏借與其父毋取箕箒立而誅語誅責讓也抱哺

其子與公併侷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

者亾幾耳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下几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

歷六國兼天下。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所求者得也終不知

反也。廉魏之節仁義之厚信。讀曰申并兼之法遂進取

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

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

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相爭也而上亡制度棄禮

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

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

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剝謂割取之也舉兩廟之器。舉取也

剝音駮

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白晝日中也白不陰

晦剽也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僞文書劫也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言矯僞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不知正國俗勵行義也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恬安也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至于風俗大故安

然不以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適當也謂事為意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

此時張蒼為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如此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也理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植建也僵偃也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使管子而愚人也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寔則無禮義廉耻可也如管子微知治體當寒心而憂之矣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墟墟為丘墟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

定經常制令君君臣臣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等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

惑眾信其為忠信也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執持而循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楫所以刺船

也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謂士農工商也勿

使襍處襍處則其言詘詘亂其事易易變公曰處士

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

管子論士農工商之事處之各有其道

其言稠密詳士講道藝者也閒
悉可謂知治燕猶清淨者也

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

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也。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

功著。功牢也權節其用。權平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

也比比其善惡協和協其剛柔也且莫從事于四方。施其物用于四方也以飭

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

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資之也

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

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輶馬以周四方。周偏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且莫從事于此。以

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

輶音輶

賈音價

莫章

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求財樹藝權各有宜也

節其用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大小之宜耒耜枷芟枷所以擊草芟所以芟草及寒

擊莫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莫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

深耕而疾耨之疾速耨也以待時雨時雨至當種之也時雨既

至挾其槍刈耨鍤在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也以旦莫從

事于田野脫衣就功脫解也首戴茅蒲笠類身衣襍襖襖類

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

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

足賴也。國語

御朝廷內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娶塗山氏女生啟而桀

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有娥國簡狄生契紂之殺

也嬖妲己惟妲己之言是用所舉者貴之憎者誅之周之興也以姜原姜原

及太任文王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

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

此見國之存
凶係平內相

之賢者昭明
三代足徵

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史記〕

自官寺用
權貽毒國家

甚矣官寺之不易勝也。陳陳蕃實實武不勝而家族

非王知之王
烏能察其奸

袁紹官蹇顧素橫紹不勝而家族

而除其當

勝之而國遂亾。後國訓李訓注鄭注不勝而家族

官守澄守良勢極驕訓注密

崔胤胤奏除宦官是日不勝而家族

謀誅之事覺士良斬訓注

殺之。勝之而國遂亾。故夫創業之主必貴始也。

等百人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

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

楚姬為不食鳥獸之肉。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

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國之禁。黑也黑者無防

寺人掌女官之戒。官刑則人道逆宦人之在王朝

者，其來舊矣。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紹管穰，有功于楚晉。勃紹立公子無虧景監繆賢著

庸於秦趙。繆賢薦舍人藺相如宦者預薦舉及其敝

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買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璫貂皆給

事殿省。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

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思固主心。故中外

服從。上下屏氣。屏氣不敢出言。或稱伊伊尹霍霍光之勛。功也

無謝于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賢文友之功。或謂良平之

績。張良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

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順上意者則寵

之以三族之富。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直言忤之者則夷滅之以三族也。漢

之紀綱。則大亂矣。後漢書

烏乎。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狄國也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尺。劍也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

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三軍得勝則奏凱歌

而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

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

見莊宗得天下之由

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
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
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
與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與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
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
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積于忽
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公

議古

脣享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未見
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
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水已成冰則時寒矣宜知天下之寒魚鼈藏之
也嘗也一脔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荆人欲
襲宋使人先表澶水澶水暴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
襲溺死者千有餘人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
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
荆人襲宋以水決之而反以自蔽不知所以決之道故也今世主法先王之法也
有似于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

澶

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辟之良醫病萬變藥

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人之病有萬般藥之味有萬品既變他病而藥如前則人

必傷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殤天也夫不敢議法者衆

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

天下七十一聖。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

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鄒只論其能斷而已良馬

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駿只論其行千里而已夫成功名者

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

水。遽鏤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鏤者

爲治不能因時制宜之變

通之權是刻舟求劍之泥也

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如此。不亦惑乎。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言法當隨時變易

有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人問其

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荆

國之爲政。有似于此。呂氏春秋

此見法與道異

法者所以適變。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不可不一。

惟先王之道。因時爲便。爲法不同。考之無疵。用之無

敝。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曾子南豐

夫芻狗祭祀用之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

言始焉用之
甚貴有持而
喻

昧音米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音朔昧焉。昧猶迷惑目睛，虧避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于魯，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言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期不勞而有功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鑿木為之前，輕後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槔音黑

夫桔槔

鑿木為之前，輕後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期于合時宜適

而巳。故譬三皇五帝之禮樂法度，其猶粗梨楸柚耶？

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樂法度者，應時而變者

也。彼以為美，此以為惡，故當今取後祖而衣以周公

之服，彼必齧齧挽裂也。破也盡去而後慊也。快也觀古今之異

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美女病心而曠也。楚額也其

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

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彼知美曠

曠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后，可喻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后，可也。

而不知贖之所以美。言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莊子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

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

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禮樂之

情者。能作皆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樂護之所用者也。

樂護音矩約

樂方也護度法也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為之練冠。故有

慈母之服。

慈母父所命養已者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為總麻三月昭公獨練也

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侯國侯蓼侯阜陶之石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之美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

廢此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

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

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令行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舊。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亾。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

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

也。循隨也 汎論訓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

此見不必法古要之通變宜民

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

舜時有苗叛舜執于戚舞于兩

階之間有苗服從

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

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

制猶從也賢者

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束也

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

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

春秋變周。

變改也

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

數句論甚明切

子弟循。

循遵也

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

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藉與時變禮義與俗易

為學者循先嚴業據藉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

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

淮南子

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體一也辟若絲竹金石

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于體伯樂韓風秦牙

管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藉殊方

其得民心鈞之也。

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

始雖異而要歸同也

喻善治者當以神不以形

亾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剗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
 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鑪橐埴皆治具也坊土形也非巧冶不能以
 治金巧冶治金匠也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刺毛屠牛吐齊
之大屠刺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庖丁齊屠
截髮也何則游乎眾虛之間眾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
 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師文師
 樂師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錢錢發運開相通
 陰閉獨閉也眩錯眩因而入于冥冥之恥神調之極游

此皆得手應心之歎難以言詮傳也

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
 瞽師之放意宿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
 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于繩
 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
 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于五音無所比而
 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
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于寂寞
淮南子齊俗訓

禮樂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和。

周禮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周禮

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禮記

于報本反始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

禮記

此見先王之制禮作樂之意。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禮記

此言禮為一身儀威不可頃刻忽之。

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頃臾離者也。頃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頃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者。敬之經也。敬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晉惠公以慢瑤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

主受玉情內史告王曰。晉侯其無后乎。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瑤。先自棄也。

文公以肅命而

與嗣。文公重耳也。襄王賜之大輅弓矢。晉侯曰。重耳敢不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

以傲享徵亾。儀察福禍也。今天子傲取禍之道。與

此言敬忽之情異而吉凶之應自殊。

缺以敬妻受服。與缺稱其妻饋食相敬如賓晉大夫

夫子圍以大明昭亂。楚公子圍享趙文子賦大明之

自以為為遠音罷以既醉保祿。楚遠罷使于晉晉侯享

遠氏有后于良霄以鶉奔喪家。良霄賦鶉之奔奔文

為禍矣詩以言志志子展以草蟲昌故。鄭伯享趙文

從君文子使各賦詩以見志子展賦詩草蟲文君子

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也。勸躬坐

必抱鼓。手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

言不越乎表著之位。朝廷有定著野會有表衣有繪

之位視不道結繪之中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

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

夫之望也。中論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此見陳氏善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

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

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其施

之民也厚。謂以私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

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

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美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

亾則國其國也巳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

以巳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湑湑漫也大夫不叔叔不公利不作

公曰善哉我不能美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

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貞正也姑

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乎天地

稟受也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左氏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天下溺所失微而其

為亂大者禮也禮之于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

也如繩墨之于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

國家無禮不寧荀子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

也哉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羣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為余至大行禮

此又見禮之守常為國其式化業如此禮其可已哉

此見禮之當

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也文衡也以繁其飾日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十二品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枯草以為之也朱絃洞越朱絃練為之也皮弁布裳弁以鹿子皮為之也裳裳積素布為之也

越瑟底孔太羹玄酒太羹肉湑不調以鹽菜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言彫飾是奢侈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管子夏聖門之高第也猶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周禮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

君子有位者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庶人也太牢而祭謂

之攘管仲縷蓋朱紘山節藻梲此奢之過于禮也君子以為

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此儉

為禮也君子以為隘矣。禮器

子曰治國而無禮辟猶瞽者之無相瞽無目者與俵俵乎

其何之辟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此見禮意得中

禮之用大也如此

子大叔引子產之言以告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

經而民寔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

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酸鹹

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

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失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簡子

曰甚哉禮之大也。左氏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惟是幾安而

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

懲艾悲彼家難家難謂文王囚羑里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

終哉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君子不為約則

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

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

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

一段詞語題
入新裁且論
禮樂亦透

陽音叫
數音擊

二氣相應理
亦固然

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
為禮以損滅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
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
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
以飾厥性故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嘑噉之聲興而
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
而况懷吾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周禮

無一而非樂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樂名以治

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

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以致鬼神奏之郊廟以和邦

國頌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夷

君之以作動物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

之以八音周禮

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治道

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弁人有其母歿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孺子泣言

如嬰兒之失母無休也檀弓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成王賜魯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美言文王之化猶未也猶有商紂之亂故然勤

而不怨矣然可見文王愛勤為之歌邶庸衛即三監

論歷代帝王之樂甚兩詳

悉且辭語幽雅可挹

卷四

者子適要禮樂

三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難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然康叔武公德化

深遠民猶秉義不至于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乎言我聞二君德化入人之深故其能如是也為之歌王王王國風黍離也王室當在雅

哀微而列在國風人猶尊之故稱王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殞滅故愛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順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識其政事煩碎已甚民不能久為之歌齊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大風言其風化欲大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言其後將復興為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

敢荒淫以成王業故云之東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夏聲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

聲周之舊平王東遷襄公受其故地也為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

婉儉而易行風泯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為之歌唐此晉詩而謂之唐者本叔虞始封之地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憂深

思遠情發于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

主淫聲放蕩無所畏思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鄆

下及曹風也國小無所刺譏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王之

德無二怨而不言雖怨商紂之政而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哀乎周德

哀小猶有先王之遺民也以其時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為

之歌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和樂聲曲而有

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歌周魯

之詩頌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傲也曲而不屈

適而不偏相迫也遠而不攜攜二也遷而不淫遷徙也文王徙鄴武

王居鄴淫過蕩也復而不厭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

不匱窮也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

以道雖復止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五聲官商角徵羽八方之

氣謂之節有度八音克守有序無相奪盛德之所同

也三頌盛德皆同見舞象劓南籥者劓籥皆舞者所執象劓

文王曰美哉猶有憾憾恨也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周公

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成湯樂

也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言湯德弘大如此聖

人之難也聖人處世變之難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

不德勤勞水土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劓者舜

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劓南籥二音

不敢觀已

左傳

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堅其革胃利其兵刃而勝不在此矣。高城

深池不足以爲固。高其城墉鑿其深也而固不在此。嚴令繁刑不足

以爲威。嚴其法令多其刑罰而威不在此。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

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若鉅鐵。施

鑽如蠶蠶。鑽謂矛刀及矢鏃也。輕利剽邀。言疾也。卒如燂風。然而

兵殆於垂涉。唐昧歿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

無堅革利兵哉。參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堅甲利兵爲其不由禮義故衆分也。其所

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

逢害尋 萬害百瘥 邀音速

此不由其道之故

之以鄧林。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飲飲于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歿棄其杖化爲

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槁乾也。葉也。是

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

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紂膏銅柱亦加炭令有罪者行名爲炮烙刑。殺無

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言無人必保其性命。然而周師至而

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

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不待試于兵而自屈。城廓不集。溝池不

掘。毋事掘深。固塞不樹。毋恃掘深。機變不張。抗智變詐不必用。然而國

禮音源

此則由其道者也

卷四

禮樂

聖

晏然不畏外而固者

國境奠安無外國之侵者

無他故焉明道而

均分之

明道義而均上下之分役之必以時

時役而誠愛之則下應之

如景響

而誠心愛民則下應之如響

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

事君以禮義民有不由禮義者然後待之以刑

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而天

下服辜人不尤其上知辜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

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

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

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

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

地惡

平聲下

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

音

亾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

是禮之三本也

史記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

也本末相順

言隆殺皆歸太

終始相應

禮始于脫畧

殺也殺與脫畧稅相應也

至文有以辨

言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

至察有以

說言禮有明隆殺益損委曲情文足以說人心

天下從之者治不從之者

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

小人庶人禮則法也

之貌誠深矣

言禮之貌信深厚矣

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

雖

鄒子堅白同異之辨明察入于其貌誠大矣。言禮之貌信廣

大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雖有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于

其貌誠高矣。言禮之貌信尊高矣暴慢恣睢

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雖有暴慢為高之屬入于禮義之中自然成墜

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準繩也一設而曲直自明

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衡秤也一懸而物之輕重自見規矩誠錯

則不可欺以方圓。規為員之器矩為方之器君子審禮則不可欺

以詐僞。詐僞謂堅白同異等也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

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

此見該物之落俗暴慢輕至者則物不

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史記禮書

樂本足以飾治而平情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

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

正聖。脾屬土宮于五音亦屬土故宮動脾餘倣此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

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

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

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

居中央君也

此言琴音有宮商寓君臣之義

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

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

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

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

齊而好禮

此樂之感人深正應將欲為治自

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

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

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

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

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

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

雅頌之音目親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

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王者制事立

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

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

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

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故望雲氣以知勝負

聞聲効勝負周禮云太師執

而詔其吉凶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

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

兵書云夫戰太

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角則軍擾宮則軍和徵則將急羽則兵弱

同聲相從物之自然

太史之為律

書其始不言

律而言兵不

言兵之用而

言兵之儼及

言儼兵于漢

文帝尤加詳

可謂知制律

之時而達制

律之意

救世音釋

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疆暴。平亂世。夷平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晉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遼興遼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于大較大較大法也。不權輕

此以尊寵顯

榮。豈管辱失

守。侵犯削弱

相。友見武可

用。而不可第

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

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者不可廢于家。教而答責之家之必有也

刑罰不可捐於國。刑罰懲惡國之不能去也。誅伐不可偃于天下。

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

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悍服。權非輕也。秦

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

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

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

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

蠕音軟

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
脩。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
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謂動身欲有進
取之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
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
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謂無意用兵
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其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
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言雖能得勝動亦
耗病。亦損傷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

銷鉅。未能去兵也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

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亦可

謂和樂者乎。史記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

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言遂安于樂業自年六十七。翁

亦未嘗入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嬰兒之嬉戲孔子所

以不用兵為至樂。應前六律於兵。厥為尤重。

稱有德君子者耶

史記

刑賞

此見賞罰之公

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已也。非以已之喜怒為賞罰也以為國也。適

於已。合已意者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逆已而意者而

便於國者。謂有功于國者也不加罰焉。故楚莊共雍共雍楚臣也

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

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喻於理乎。

淮南子

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

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行之施德

于民也善則歸君也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當其怨也怨則

歸已也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

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

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言不可以假人也淮南子道應訓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

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

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言勝鄴之術臣聞之卻子

鄴音業晉文公之能伯由其能虛心用人也

虎文公召郤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言無辭賞虎非親言者也，而賞及之。虎非親進

言文公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知者也。晉文公曰：久矣。因大亂之餘，猶能以伯其由此與。曰覽

若賞罰之當則士自歸

衛君問于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

功及也。言賞不加于有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言罰不加于有罪

也。猶舉核而呼狗，闕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說苑

鄭人鑄刑書。金刑書于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

曰：始吾有虞于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晉先王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用設法也法

七者皆言施預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

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

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

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慎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

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疆。施之于事爲涖斷之以剛。義斷

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正也官忠信之長

此言尚刑不可為治而三代尚刑皆象世事也

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如此民始可治而不生禍亂。

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巧于規避而益生奸權竝有

爭心以徵于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弗

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

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哀亦為刑書謂之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

用三代之末法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譏子產尚刑之失也詩曰儀式

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文王以德為儀式故有安靖四方之功又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如是何辟之有。

政寬則糾之言詩唯以德與以刑乃子產相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

救世本意漢法不競從寔錐刀之末。錐刀末喻小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

此意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亾必多制。數改其法也其

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左傳

祥災

秋宋大水公莊使弔焉對曰孤寔不敬天降之災又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

宋之興也宜

罪已其興也勃焉勃盛貌桀紂罪天其亾也忽焉忽速貌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

其度乎言懼罪已也名禮稱孤也其度幾于與也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

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

焉誣欺也天道不誦誦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無腥穢之德無事于禳

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有腥穢之德則不能禳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數言的當

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遠也言文王德不遠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遠德方

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

故民卒流亾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亾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亾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左傳

征伐

古之賢王有義兵以義而動不害民也而無偃兵家無怒咎則

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豎子嬰兒無所畏憚也國無刑罰則

百姓之相侵也立見百姓無所懲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

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

此見征伐亦不可無補充尤以義

卷四

諸子商要 征伐

五十四

誅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只是當用夫

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

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

辟之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

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

下良藥也亦大矣呂氏春秋

趙簡子歿未葬中牟入齊叛也中牟自入臣于齊已葬五日襄

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法鼓以進眾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

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

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

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淮南子道應訓

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亾困于會稽忿心

張膽勾踐會稽之敗臥薪嘗膽曰爾忘會稽之耻乎氣如湧泉不可遏也選練甲

卒赴火若滅然而身請為臣妻請為妾親執戈為吳

兵先馬走言先馬前而走也果擒之於于遂故老子曰柔之

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

先弱而後強此勾踐之智也

親之

知此道而親行之

故霸中國

淮南子道應訓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

此見舉兵以義民自悔服

苦民民之說也

說之者望其救已也

若孝子之見慈親也

其心誠也

若饑者之見美食也

其心切也

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

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

不能有其民而況暴君乎

言雖中才之主遇此義兵猶不能有其民況暴虐之

君民不

呂覽

此同力度德之意

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于胸

中美豈掩于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戰國策

虢公敗戎于棗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

言敗戎而有功

是天奪之鑿

鑿所以自照

而益其疾也

驕則生疾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稔熟也為下五年晉

滅虢

左傳

陽門之介夫歿司馬子罕入而哭之晉人之覘宋者

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歿而子罕哭之哀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

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檀弓

語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蠻夷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酖鳥名。暱，近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

所惡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左傳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莊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

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

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

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之。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于長勺。

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迹也。登軾而望之，曰：

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

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左傳

此得戰之法

惟察獄以情是盡心之忠，故可以戰也。此得戰之本也。

卷四

諸二簡要 征伐

三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

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展喜以言而退秦師其言確如金石可佳

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

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對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

曰：「恃先王之命。」晉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

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

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

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此用

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氏

穆王將征犬戎。西戎別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

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

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

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向方也以文

脩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

此篇辭語委曲柔婉讀之令人心解

此教可一篇
獨領

滋大管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
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而自窋于戎狄
之間堯封棄于郃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狄不敢怠業時序其
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
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
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

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祭于祖考

也月祀月祀于曾高時享時享于祧歲貢歲貢于壇墀終王先王

之訓也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

內有遺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

修文文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

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者則有刑誅

也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

不王謂以文詞告曉之地遠者罪輕也于是乎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

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

此句應前

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

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

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職謂其嗣子以其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

兵。享兵貢之禮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頓敗也吾

聞犬戎樹惇。樹立也言大戎立性惇樸也能帥奮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國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杵音子

東郭垂乃能

得桓公之意

于無形無聲

可謂杰出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歎日之

後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僨者延

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以意而揣度知之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

者鐘鼓之色。其色舒暢愀然清淨者緼經之色。其色哀苦敦然

克滿者。其色張大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此處已窺公欲伐莒之意

卷四

者商要征伐

魯高東周禮所以不可取

也。敦然克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言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之未服者。其言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間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說苑〕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也

國之大事在戎龜可以決大疑故卜之以龜

聞之。國將亾。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國本必先傾覆而後末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尚知本也。故不可動。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携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伯王所用故。〔左氏〕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寡鼓。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大

者之商夏征伐

三

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休解也而忘其死也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彙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蚤修完完器清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彙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藏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之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左氏昭五年

見與兵有一
定之應不可
不慎于興作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救民之亂誅其暴虐是仗義而興兵故曰義兵義兵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敵先來侵已故曰應兵應兵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以小事之故爭忿角氣忿忿兵忿兵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人土地寶物興兵以奪之故曰貪兵貪兵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恃吾大國人民之多興兵以威服乎人故曰驕兵驕兵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魏侯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侯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蝸音瓜

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于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忌畏

而走或言然後扶音秩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至微而有兩角者君知之乎。曰：然有

愴音敵

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十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之無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寔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以四海之內。

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然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小大。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客出而君愴然。若有所亡也。自悼所爭者細。客出。惠子見

卷四

者一商文紙

三

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嗃，管聲。吹劔首者，呶。音血，呶然如風過。而已矣。劔首，劔環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于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言曾不足聞。〔莊子〕

攬音博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攬，言取也。廢，言棄也。一云：攬者，援書銘廢者，斬右首。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

輕重之辨較然，子華子亦善教君。

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莊子

虞之二憂，公自取之也。賢如言之奇，乃不用其言，悲夫。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虢存與存，國必與，亡必矣。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伯，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毋弟也號仲虢

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毋弟也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

盟用

司盟之官將號是滅何愛于虞

言既滅虢必至虞何相愛也

且虞能親

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

逼乎

桓莊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也

親以寵偏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

寵偏猶殺之況國之大乎

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

據我

據猶依也

對曰鬼神非人寔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

馨香之遠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

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絜有德則見絜言物一

而異用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

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

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衆神之各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人圍上陽問

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

丙之辰龍尾伏辰

龍尾星日月之會日辰日在尾故尾星伏覓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旅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旂

鶉之賁賁天色焯焯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交晦朔交會

丙

子曰。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

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日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

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左氏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

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

夫其非眾之謂。言伯比意不在于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

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後。將

自用也。狃狀也。蒲騷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

乎。夫固為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

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

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

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

也。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與盧戎兩

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師囚于治父。縊自到也。荒谷

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左氏

御夷

此篇論御夷
詳悉縝密無
毫芒脫漏

書戒蠻夷猶憂詩稱戎狄是懲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高祖
 使劉敬往呂后時樊噲李布呂后時樊噲李布匈奴遺書不遜樊噲欲
 結和親與之孝文時賈誼鼂錯賈誼治安策嘆匈奴孝武時
 王恢王恢馬邑之詐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文士之儒
 則守和親介胄武夫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

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
 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美有用
 武而克伐之美有卑下而承事之美有威服而臣畜
 之美詘伸異變詘屈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
 也晉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與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哀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謂驕傲倨慢不悛也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去聲以
 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

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

馬。行軍細柳是也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

陳。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嘆息。思古名臣。名臣廉頗李牧也。帝曰。吾獨不得此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此

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

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

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言之以仁義則難入

說之以厚利則易從也結之于天耳。于天謂盟誓也。堅其約耳。故與之厚利

以投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

匈奴雖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

于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

哺。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不亦便于

天下乎。胡人之馬不見于長城。羽檄露布。不必行于中國。非天下之大便也。察仲舒之

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是仲舒之論亦未當也。

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言以未當也。傷費

者亦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

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

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不狃也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讓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去聲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努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于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其言守空約而期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亾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廷

究音尼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亾干戈之役弓矢積武庫之塵老雅鋤素磨之影是也後六十餘載之間遭

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

侍子邊境之禍構起也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

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恍忽無常言無定性

叛服不測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不責之以臣禮如其

後嗣遂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

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

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

此見夷狄衣冠風俗與中國迥別

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此言匈奴不可以質子厚利服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不可以經遠也。經久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尚矣。王莽時欲伐匈奴，嚴尤三策論周之得中策，漢之得下策，乃秦之無策是也。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世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外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

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皆蠻夷甲陋之俗。射獵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只視之如禽獸，誰與之誓盟。不就攻伐，與之相攻。約之則費賂，財賂也。而見欺攻之則勞師。勞我師也。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匈奴地寒，則五穀不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不入聲外之而。疎而不戚，疎之而不相親也。政教不及其人，政教不施于其地。正朔不加其國，正朔之禮不加其國。來則懲戒，來則懲戒。而禦止之，來則禦止。去則備而守之，去則備而守。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

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漢書

數句見盛世未嘗談兵王者未始無戰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

下既平天子大凱大凱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蒐蒐索也取不彘者獮應殺氣也振整也旅衆也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

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晉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

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廓之居委積之守

遷徙鳥舉遷移如鳥之舉何定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

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匈奴之地五穀不生何利之有不足

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調和調也得其民不服政教安能調

和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

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郤地千里以河

爲境地固澤鹵澤鹵謂地多沮澤而鹹鹵也不生五穀然後發天

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載死者不可勝

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東腫琅瑯負海

此下又使字以與高帝悔之相照見秦皇不悔故又前後兩個不聽皆同而前云又使天下後云高帝悔之此兩句便異乃秦漢所

以分也

此句道匈奴之性極象所以攻之不可也

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饟。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殍者相望。道殍謂殍于道路也。相望言多也。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搏擊也。搏人之行。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亾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匈奴。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侵驅來侵邊境而敝畧人。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畜以禽獸而不督責也。而下循近世之失。乃與兵以攻之。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慮易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

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外市與外國交通求利也故尉陀章却。章

叛秦歸羽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

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

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王父偃

御將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子玉楚大夫，得臣其名也。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趙有廉頗馬服。馬服君趙奢也，二人皆趙名將。強秦不敢窺兵井

陘。近漢有郅都魏尚。郅都斬匈奴，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幕。

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谷永

御將得人則敵國寒心

此善將伐謀善師不陳者也

蓋嘗貨殖而有感於兵事云：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

饒爭時，故矯弦負矢，射鵬扼虎，出死力以角一勝隊

卒之任也。以多筭筭，少筭以少筭筭，無筭。善將者技

之以計而索其情，將帥之任也。乃若動之九天，藏之

九地，無竒非正，無正非竒。善謀者得之。恍惚莫測，此之謂

天下之將。夫是以不可御，將不能而御，戰敗什也。將

能而御，戰敗九也。能而不御，必勝之術也。

蓋兵以正合，以竒勝。竒正相生，循環無端。循環無端變化不測

變于呼吸，斷于頃臾，自非假不御之權，少從中制，且

用兵之道巧妙莫貴于用奇守正

將策馬首而東之事何由濟今夫耀蟬者明其火疑之也釣魚者芳其餌誘之也此竒正之說也鴟夷子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牡益右以為牝一陳之間猶有牝牡則安往而不用竒乎甚哉竒正之相瀆而為將者之所獨運也然則所謂將將者何御之以不御也

古者命將致齋于廟敬其事也授之以鉞鉞節鉞重其任也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

用將而製於者疑外監者此獨得用

不聞君命亞夫營細柳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聲其重如此故無掣肘之患竒乃可施也漢高于信信即淮陰侯也術而不御者也後主即昭烈也于武侯諸葛孔明尊而不御者也景聽亞夫委梁敝吳晉事方棘棘荆棘也言其國亂倚重二謝二謝謝安謝玄也其不御勢也故左園右方非所以責獲援之捷也鎔飾利鏃非所以中和鸞之音也中制外監則動不非得自由所以語任將之概也

淮南子

秦白起武安君也無李牧乃北邊良將敵矣用趙郭開即趙括也素反間以括代廉頗也而趙舉金粘罕乃北邊良將敵矣用

此見任將貴
慎

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為魏僂。檀道濟也。齊緯之為周僂。律斛光也。唐莊之為明宗僂。郭崇韜也。噫。權臣在內。大將未有能立功于外。蓋自古矣。故敵國往往乘而間之。任將者乃慎之哉。

將兵

有天下者當
審其所御

或問徂詐與亾孰愈。

言其詐與無詐誰優

曰。亾愈。

言與其用徂詐不若亾

猶勝也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

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師無徂詐之人將便誰

也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便。

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

類

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

失其御則反間皆叛

故有天

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備德任賢則舞于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敵于天下何徂詐之有

李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

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

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

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

惟其無步伍故犯之亦無以禁也

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

二子所為名
將

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史記

不忘戰之臣可以保國好戰之臣多以敵國之主可不審所用

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寔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不侔言不相合也是故不忘戰之臣

多慮而有備。深慮患害之禍，即如何以備禦之好戰之臣貪勝而寡

憂。貪心利勝而長慮却顧則無之也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寔內。外之清平而內亦克寔貪勝寡憂者多事以虛國。外多事而國亦虛耗也是故

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恐變故適臨而

好戰之臣唯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

已無奇策以禦之

恐天下安于而已，不能立武勇之功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寧靜而毋動寧佚而無勞

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承平之莫樹此所以安也

此人主之當察也。言人主當用不忘戰之臣以保國，不可用好戰之臣以敵國也

韓王問兵于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

軍旅對。韓王曰：魯齊桓陳師于召陵，以聲楚。

責楚不供貢之罪。而遂建九合之績。成九合諸侯之功秦王出兵于

函谷以迎敵，而卒修六鼎之形。六鼎即六國也孰非用武之

明驗哉！春秋戰國于今，談兵者雲集。如雲之集言多也角武

韓王欲驕武徵君引之以德化言武不可尚亦善道君者也

者燦舉

燦速也急于登用

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

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

此時用武以立功無藉于禮樂也

夫制敵

者非禘讓之化

言禮樂揖遜之化難以制敵

強國者非威儀之容

欲強大國家非藉禮樂可得

故禮樂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

徵君奚隱厥術而不誨寡人是使寡人無奮也

奮武也

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

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

以金鼓

兵以鼓進金退

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劍節而後舉

有節制而舉

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

行音梳

此以禮樂為

治尚德化

百格

樂

不知禮樂也

而猶足以節制

節制而舉動

是以伯其身而天

下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啻乎伯

但

也不但伯而已也

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

格化也

虞廷之舞

聞其于羽矣

舜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也

而未聞以其兵也豈

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于羽者乃有虞之所

以為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

此尚介冑之時也

以百姓為蟻

蟻

殘棄百姓如小蟲之輕也

以刀鋸為金帛

視干戈如金銀疋帛

苟有匹夫

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

之勿效也

外史

此段見誠心于舞則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

敵矣。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令能無敵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無

敵矣。故曰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

之于此。則必勝之于彼矣。雖江河之險。則陵之。江河險阻

則憑雖有太山之塞。則陷之。太山固塞則傾陷并氣專精。心

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聽。一諸武而已矣。形神心志俱注

于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

子。豫讓臣事智伯欲為智伯必報其仇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

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心。則何敵

之有矣。言匹夫之人尚如此況萬乘乎今以木擊木則梓。梓也以水投

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

之勢也。呂氏春秋

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寔。寔則勇。無氣則虛

虛則怯。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北敗也戰其

怯者也。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

為福也大。其為害也亦大。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

為害也亦大。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

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戰。則不可窮

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不可勝在已。

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

之術。以遇可勝之敵。則兵無失矣。呂氏春秋

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

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

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

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

視卒如嬰兒。保之不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

故可與之俱歿。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

此見天時與民力並重

一夫決拾萬夫齊勇行兵之法也。徒以愛勝而玩不

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恩威當兼濟故善用兵者譬如卒

然。卒然者。常山之蛇。首動尾應一倡五從也。孫子

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

而人樂歿。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吳子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道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

也。民畏其吏。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必先知

畏侮之權。尉繚子

趙奢謂田單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

兵則吳于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于之劍。吳人于將造二肉

人處焉可

人主得此三者可與戰矣

曹殺之得宜

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析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固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戰國策

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行者則有室家之思居者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不相諳。新用之卒。未能與敵情諳熟。委臨敵恐

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

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

萬。不如召募數十。

韓文公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者。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

軍。北之堂上。言謀之于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以君臣互

之。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拆

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箏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

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

者。在勞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

也。則其國無足宿憂也。宿猶留也。何以知其然也。逸治在

善為王業者。逸遂而有成。不善為王業者。勞亂而罔功。

我而勞治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

則趨之。言在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戰國策

今夫習技擊。整部署。被營壘法也。明賞罰。定章程。嚴

約束法也。非所以論于法之外也。總微射。隱出神入。

鬼若漆園之語。莊子為漆園史參寥若季主九方甄之先知。

若西極化人。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晚近世兵家者。流

方且為舟劍。方且為規磨。即說以渺論。猶不能喻。故

趙括讀父書。債于長平。括徒讀父書而不能。用為武安君白起所敗房次

律倣古車法。陳濤斜之。劔。房次儒者用兵。行師俱倣古法。此不知變通衣

此見貴因時制宜有變通之權不可泥古而執法

下咲之。此無異。繇彼其以耳目所睹。記謂可嘗試。表

見孰知時勢無極。惡得常法者哉。稷善樹藝。不能使

禾冬生時也。稷雖善樹藝不能違時東鄰之利。移之西鄰。則為病

勢也。執古之法以御今之時。強上聲今之時以就古之

法。何以異於衆醫不察病之所繇。治之所宜。猥執古

方而曰。是倉扁之方也。不亦愚乎。

傳曰。三軍之司命在將。國之輕重安危在將。主將之

任誠重矣。輕重安危所係豈不為重挽大木者。千人輿。譎非一夫

之力也。按大木必藉千人之力。一夫安能挽之致千里者。驂駕。嚙膝。非

譎首于

疲驚之任也。

致十里必以良馬善走疲弱之駑安能

故有獨化之慮。

知慮

必有廣攬之暮。

廣大謀猷

有高世之畧。

高世之偉畧

必有下人

之度。

能下人之度量也

吾不務筭務擊筭者則有餘筭吾不

務勇務擊勇者則有餘勇吾不務技務擊技者則有

餘技謀臣猛將譬諸雲雨。

言連綿之多也

運籌。

運籌出帷帳謀畧也

之中折衝尊俎。

列子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之上而功名顯于春

秋矣何則十家之聚豪者為魁。

魁首也

則十家之子弟

屈首聽之矣英雄之在戲下亦戲下之所屈首也誠

拔舉亟登與之窮達則三軍之眾望風馳命即臂指

此見主將貴于得人心

相運。

言無不如意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一呼百諾相得之神也

故曰

用百人之所服則得百人之力用千人之所服則得

千人之力是以為將者務擊人心匹夫之心猶不可

失。

主將貴得人心雖匹夫亦不失

況英雄乎英雄之見無與俗同而

吾繫阿偏之辭牽拘攣之見聞于成事如是者兵危

審畫未泄也而彼所為言灑灑與吾合不以此時立

斷及疑其嘗已則兵危籌畧竒正往往出于吾意所

不及而吾信必然之畫詆詆不用。

詆詆言棄而不用者也

則豪

傑約結。

約結謂繩于約束不得展其才能者也

納履而去如是者兵危。

用兵之秋匹夫之心尚不可失况英雄之輩而不得其心則兵必危矣

用兵之勢貴在勇往

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

于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也刑于二辰也德士日也

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

矢激則踰白則遠夫括淇衛箇輅括箭括也淇衛箇輅箭之所出也

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幘縞細也腐荷之矰矰箭也

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

貫兕甲而徑于革盾矣夫風之疾至于飛屋折木虛

舉之下人遲自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之有

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于千仞之隄若

北音背

轉員石千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

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敗也

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于天

下誰敢在于上者詭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

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桎也萬人之更進更代

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

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

夫水勢勝火章莖之臺燒章莖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

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益盎而以灌之

猶以一縷引千鈞烏乎濟

梁音浮

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勢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淮南子〕兵畧訓

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鬪，無術之軍也。

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也。為鴻鵠者，

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

是故聖人藏于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于無形也。

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表而為之儀，無名無

狀，變而為之象，深哉調調，謂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

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

物之有象者，可以取而無形者，難以求也。此亦即無形之意，而極論之。

所疑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言深淵也。

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淮南子〕兵畧訓

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

勝，而後求勝，修己于人，求勝于敵，己未能治也，而攻

人之亂，是猶以水應水，以火救火也，何所能制。今使

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為埴，陶人復變為埴，土不能化埴也。

也。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

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

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于人治為亂奇，飽為

同莫足以相治，句極是也。

饑音佚為勞音音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
淮南子兵畧訓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臨武君曰請問

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

北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

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

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微六馬不和。則

造父上聲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

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

此見用兵攻戰以得民為先

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乘勢以所

行者。變詐也。奇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

臨武君以勢利權謀論兵。感忽恍惚也。悠闇遠視也。分別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不測。孫吳用

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也。吳謂魏武侯將

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帝王之志立心如此也君之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惰者

也。路亶者也。路暴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

滑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

也。乃王者之兵也。民親附論兵也。孫卿以士

商具讀作日

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

若赴水火入焉焦

沒耳故仁人上下

說人上下相愛之意。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

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

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詐而讓之與先驚而後擊

之一也

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

且仁人之用千里之

國則將有百里之聽

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

用百

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薄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

故仁人之兵

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列列行言動皆有條也。

延則若莫邪之

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

美劍也。

之利鋒當之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辨短潰懷散也。

圜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

者角摧

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

案角塵埴隴種東

籠而退耳

皆壞敗彼靡之貌塵埴之貌如木寔垂下然。

且夫暴國之君將

誰與至哉彼其所以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

驩若父母其好我芬

香也。

若椒蘭

草香。

彼反顧其上則若

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跡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

所好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

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不可得詐龍。

荀子

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
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公之節制。桓
公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
熬投石焉。遇魏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 [荀子]

國事

終篇備述秦之不得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叛令狐之盟故晉厲曰晉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逮我獻晉公及穆秦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婚姻。獻公以女伯姬嫁于秦穆公天禍晉國。文公如在齊齊。

惠公如秦。避驪姬之難也無祿晉無福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

德。舊相好之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

大勲。而為韓之師。秦獲惠公于韓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生用

集我文公。納重耳是穆之成也。成安晉之功文公躬擐甲胄。

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

胤也。嗣也而朝諸秦。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則亦既報舊德。

矣。鄭人怒君之疆場。謂鄭侵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晉自以鄭貳于楚而與秦圍之鄭寔未嘗侵陳也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

及鄭盟。燭之武言于穆公與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言將欲致死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能全

擐音環 跋音拔

而返無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言有大功于秦也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弔穆公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

我殺地奸絕我好奸心之起絕我舊好伐我保城征伐我保城之邑殄

滅我費滑滑晉同姓離散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

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勛納文公之勛而懼社稷之隕是

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于秦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聞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也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

年晉百襄秦穆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蝨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蕩擗我邊疆

境界也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悛改也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俘殺戮也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道

晉及君秦桓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順也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

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芟刈也夷傷也虔劉

我邊陲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

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伯車秦襄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

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

狐之會。今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

棄盟誓曰白狄及君同州。及與君之仇讐而我之昏

姻也。季隗厲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

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

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

而心寔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

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秦之如此且為狄與楚同

三公穆康公楚三王。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往來也余唯

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宣揚之以

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

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

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寔圖利之秦

穆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

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雙音抽

晉侯侵襲其不備曹伐衛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三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

免其族報施也報發璧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

于何有從役之勞魏犇傷于胸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距躍三百

距躍趙越也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

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宋人使門尹般如

晉師告急門尹般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

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于藉之告楚假藉齊晉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不許齊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與宋人楚子

入居于申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

九年而友凡三十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而除其害除

界音比

告請故日頑

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

九年而友凡三十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

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而除其害除

諸子簡要

國事

七

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

難去聲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三者皆晉軍志之言晉

之謂矣謂今與晉通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聞伯比之

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

之師唯兩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寔從之若敖武王之祖父

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曹伯見

執在宋已失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故言復衛封曹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

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亾之我則

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

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携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携離也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

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言其也

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行師理直為壯理屈為老豈在

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

豐德楚所報以退二舍為

晉師直為壯理屈為老

王有贈送之惠

所以報也。

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

背惠食言。

以允其讐。

允猶當也。讐謂楚也。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

直氣盈飽。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

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國歸父，崔天，齊

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之子也。城濮，乃衛地。

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誦。

聽其歌誦，恐衆畏險故。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謀。原，喻晉君美信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以念舊惠也。

公疑焉。疑衆謂已

背舊謀新。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

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河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來貞子曰：

漢陽諸姬，楚寔盡之。

貞子，來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故也。

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

伏己而監其腦。

監，定也。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

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

宜故權言以荅夢。

子玉使鬬勃請戰。

鬬勃，楚之大夫也。

曰：請與君之

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寓，寄也。

晉侯使栾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

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不獲之止命。

敢煩大

詳音判

夫闕勃也謂二三子煩大夫令戒懲子玉子西之屬也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詰朝詰朝平旦也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五萬二千

五百在背曰鞞在胸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言駕乘脩脩晉侯登有莘之虛以

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國名少長猶言大小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也巳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

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

右子西闕宜中子上闕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楚右師潰敗也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

稍却也栾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也楚師馳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

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楚師皆敗奔潰也子玉收其卒

而止三軍唯有中軍完是大崩矣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左氏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瑩邲之戰楚獲晉知瑩晉射殺楚襄老囚穀臣至是以往來之于是荀首佐中軍

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

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俘囚也馘割左耳也言為楚之所執

無二心以盡
臣禮所以報
也正是

獲執事不以寡鼓之以其血使歸即戮就戮于晉君之惠

也臣寔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緩其民力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

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

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謙稱其不善也對

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歟且

不朽身雖歿而感楚之恩終不能于朽腐也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

之外臣首稱于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知氏

之亦歿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若晉不許戮使嗣祖宗之

位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

違遠避也其竭力致歿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左氏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

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使人執尊酌

酒請為之佐也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乃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

將司聰也樂乃所以聰耳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

桀以乙卯亡故國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此見股肱一體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遇女

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又飲外嬖外都大

者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服以旌禮

也旌表禮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容貌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寔志氣和則

克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言以出令臣寔司味二御

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公說撤

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也改而止秋八

月使荀躒佐下車以說焉左氏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

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棄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

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

成釜十則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

也也加一謂加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山木

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賈如在山民參

慶百殯

卷四

諸子商與國事

七

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

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踊則足者屨言別多也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噢咻痛念之聲謂陳氏者也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太姬已

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太祖姬其妃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

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

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

罷音疲

聞公命如逃寇讐趨避不肯從入也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

俊以樂悵憂悵藏悵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至讒

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不大也言風興以務大顯後世

猶懈怠況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

也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朕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

已朕又無子無賢子也公室無度又無法度也幸而得死言得

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也左氏

建置

翟王使使音四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三休三折而休也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曰

否翟實國也烏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

尺壤階三紫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

者太苦居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新書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伍舉秋也升焉曰臺美夫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

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德也致遠以為明能致遠大也不

述莊王儉素之風可以畏服諸侯

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謂用楹鏤謂刻楠而以金石

匏木之昌大囂庶為樂囂詳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

色以為明而少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

臺高不過望國氛氛侵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所俎豆之陳木

不妨守備不防城廓守備之財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府藏民不廢時

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

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駟乃鄭子之駟也問誰贊事則

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

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

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為之徵發舉國

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

至者而後後太宰啟疆請于魯侯啟疆楚卿遠子也魯侯乃昭公也

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楚子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請盟而僅得

以來使富都邠豎贊焉富富于容貌都邠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

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

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于目

則美德則否也縮于財用縮取也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

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美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

民寔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

義不弘則邇者騷離無德義以致人則人離叛而遠者距違天子

之貴也惟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

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

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蒿憔悴而困忘其安樂而有

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

榭不過講軍寔臺不過望芬祥望芬祥之氣故榭度于大

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禱地其為不賈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

此見先王之為臺榭皆所以為民非娛心快意而侈觀美也

乎爲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
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度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度民子來王在
靈囿麋鹿攸伏夫爲臺榭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
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左傳

預防

夫鴻鵠之未孚于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
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六
翮之未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

從事于無形則易于力從

荒忽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努利繒微繳蒲

事于有形則難爲功

且子善射也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

可攘裳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
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于無形之
外而不留思盡慮于成事之內是無患禍弗能傷也

淮南子人間訓

秦知築修城以備亾如皇得織記亾秦者胡遂築長城以備之不知築修

之所以亾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

謂趙高用事于中而作亂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

此句唯當

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淮南子人問訓

浩浩之海。濟樓杭之力也。濟度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濟巨

航者大海也。如無舟楫之利。以翼之。如航何。猶富人國眾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如國何。或曰

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奔壘謂馬

子貴先事之。驚逸抵敵。壘者防。可謂可救矣。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力于未奔沉。

言知者用於未然之前。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言禦災在患在乎預防。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楊子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

事貴有備有。備無患。莒因不備而亡。

惡。眾沈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因楚公子平。楚人

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楚遂入鄆。言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陋也。而

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處。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

而不修城廓。浹城辰之間。自亦至亥。言二月。而楚其三都無

備也。三都。渠丘。莒。鄆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草可為雜用。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賤陋之人也。凡百君子。莫

不代匱。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左傳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必危。易

卷之四

卷之四

防

兵不可元亦不可廢何極是

曰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晉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卒為勾踐所滅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說苑

國之大事在戎嗜能廢兵此見先王亦有訓武之法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晉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隙服也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

刈音劉

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潰亂

也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謂王

者不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謂不用也數十年之後甲

兵頓弊言壞也而民日以安于逸樂卒有盜賊之警卒遽

也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唐玄宗

號天下豈不大治唯其民安于太平之樂參于游戲

之間參養也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

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如獸

之奔而走如鳥之窟而逃也。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崩而唐

室因以微之。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辟一身。王公貴

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

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哉。

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

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肥膚所浸

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害也。今王

公貴人處于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

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

此見養身之道通于治民

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
逸而能勞。趨行動作。使其合於四體。習於寒暑之變。
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言治民亦如養身
身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脆柔肉也如婦
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
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
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
太過與。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
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蘇文

當防未然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寒火方熒。初光也。寒泉方竇。初出也。

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太王之早計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楚目前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故使人告急于晉。

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言非所當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

乎。此見天意不可救也。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宜。川澤納污。山藪藏

疾。毒害之居之。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時勢如此。乃天道之

所為也。君其待之乃止。止而不救也。使解楊如宋。晉欲救宋以伯宗之

諫而止乃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虛言懼楚。鄭

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宋。不許。

三而許之。三強解楊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有樓櫓可望遠者。楚使解楊登之呼宋人而告以晉不救。

遂致其君命。解楊既將至之命致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言汝棄約

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信載義而行之。為利。國家之利也。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欲成吾君之命。故許君以反命且義。無二信。無二義。刑加爾。君胡以我為棄約也。

卷之四

者之簡要預防

五

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行二命君

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廢墜也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許楚君以反命，正欲成吾晉君之命成而成

命。臣之祿也。是長享其天祿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獲成君命成

又何求。亦雖效亦不怨也楚子舍之以歸。五月，楚師將去宋。

前年圍宋積九月，不服故將撤圍去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申舟之子怒眾不殺

其父故稽首而言曰：毋畏知死。先是楚穆王與宋昭公田孟諸宋，公違命，毋畏扶其僕故

其使聘時知必為宋所殺而不敢廢王命。冒死而行王棄言焉。謂王許申舟以

伐宋乘服而去顯棄前言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時為王御曰：築室反畔。

者。築室於宋分其歸田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起之。自寡君使元以病告也。困病曰：敝

邑易子而食。糧乏折骸以爨。無薪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

盟而告王。子反因其詞強故懼而先與元定約楚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言楚不得詐，宋不得備楚，左傳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即荀林父也

曰：無及於鄭也。及救而勦民焉。用之。勤民勞楚歸而動

不後。時楚師既歸，動兵伐鄭未為晚也隋武子也。士會曰：善。會聞用師

罷音疲
譏音讎

觀寡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言其國強盛不

為是征。伐以討罪不因此六事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悲叛

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

者立矣。晉歲入陳。討夏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

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陣也楚武王更為此軍法商農工賈

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在軍之左者使之追求草

前茅慮無。茅楚以茅為旌幟在前者持之宿備中權

後勁。中軍以制權謀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

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用其典常其君之舉也。內姓選

於親。親戚外姓選於舊。故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人。兼弱也。詩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耆昧也。武曰。惟無競。唯烈。撫弱者昧。以負烈

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武勇

能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矣

與羣臣之効力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

不成丈夫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能受此辱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即荀首林父之弟曰此師殆哉周易

有曰在師之臨師卦初六變為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初六爻

辭言師出當以節制號令苟失之則必敗而凶矣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

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知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

師而不從臨孰大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翦子尸之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莚子以偏師

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楚鄭

楚亾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進兵濟河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謂荀林父先穀士會卻克趙朔栾書不猶愈乎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迎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友將右將飲馬於河與師則飲馬於河等弓於入而歸聞晉師既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晉歲

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伍參欲戰計亦左矣

夫曰

晉上商臣預防

五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旆，旗也。反之，示欲歸也。伍參言

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荀林父新執軍政也。未能行令。其佐

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謂荀林父、士會、趙朔。專行

不獲。不得專制。聽而無上。聽命于下。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謂楚王辟晉師。如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

乘轅而北。叔敖南轅反旆，故改乘轅使之北向也。次于管以待之。晉師

在敖鄆之間。敖，音高。鄆，地名。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言不得已從楚。未有貳心。寔則事晉而無貳心。楚師驟勝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繼其後。楚

蔡武子之言誠可以長晉國也。

師必敗。蒍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

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

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訓民之言。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治兵器也。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訓兵之言。訓之以若敖蚡冒，筮路

也。蓋縷也。蔽衣。以啓山林，箴之曰：楚君又訓民以楚先君勤儉啓上之事，且

作箴以訓其民。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此段破皇成驟勝而驕之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

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此段破皇成楚師已老之言。其

蚡音憤

君之戎分爲二廣

左廣右廣每廣有車十五乘

廣有一卒

百人爲卒

偏之兩

周制二十五人爲兩楚倍之周用士十五人楚用五百人

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

每日右廣雞鳴駕馬數其時刻至日中而止

左則受之以至于

昏

左廣則代右廣駕馬日入而止

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內官宿直遊更以防不測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

叔入盟

鄭子良在楚也

楚鄭親矣

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勝得屬又何俟必從

燕子知季曰原辱咎之徒也

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寔

其言必長晉國

晉陰飴甥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

會秦伯盟於王城秦

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

親

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立圍也

曰必報讐

待秦命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

君子怨謂之必歸

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

服者

服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

服者

言有合於泰伯之心故館而敬之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可當一事之功秦可

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

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左傳

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

肉尊之此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對曰

天威不遠言天威不遠威嚴常在小白余敢

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隕越廢墜也據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